

三名臣書牘

# 三名臣書牘卷四

湘陰左文襄公書牘目錄

九十九首

上徐希菴先生

與周汝充

答胡潤芝

答胡潤芝

與江岷樵

與陶少雲

答胡潤芝

答劉霞仙

與曾滌生

答王璞山

與李希菴

答署鄂撫胡潤之中丞

答王璞山

與王子壽

答夏憩亭

與胡潤之

答胡潤之

與李希菴

與胡潤之

與曾滌帥

與胡潤之

答毛寄雲中丞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曾節相

答曾節相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順天府尹王孝鳳

答譚文卿

答朱茗生

答劉克菴銀臺

答劉毅齋太常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劉毅齋

答曾沅浦宮保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金和甫



目錄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吳子儁太史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劉毅齋

與吳桐雲

與雲貴總督劉蔭渠制軍

與劉毅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劉克庵

答張朗齋

答張朗齋提軍

答譚文卿

與譚文卿

---

與兩江總督沈幼丹制軍  
答兩江總督沈幼丹制軍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福州稅務司美利登  
與陶少雲  
與楊石泉  
與劉克庵  
答周受三  
答郭筠仙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王子壽  
答駱籥門宮保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楊石泉

答沈幼丹中丞

答夏小濤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浙撫楊石泉中丞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劉毅齋京師

答陳舫仙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總統嵩武軍張朗齋提軍

答譚文卿

---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譚文卿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楊石泉

答金和甫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朱茗生少司馬

答楊石泉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署甘藩楊石泉方伯

答楊石泉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劉毅齋

與楊石泉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劉毅齋爵帥

答楊石泉

答上海製造局李勉林觀察

答閻丹初大司農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三名臣書牘卷四目錄終

# 三名臣書牘卷四

湘陰左文襄公書牘

香山何天柱鈔

上徐熙庵先生 道光癸巳

都門敏送。月紀兩更。瞻企之忱。日月與積。敬維葆華審道。俎朱豆張。世仰儒宗。播榮葉語。小子何幸。乃託門牆。請謁之餘。備聞至道。諄諄昭認。不替有加。雖洪壑不棄纖鱗。曠壑不遺發莽。而含宏之施。亦可謂勤矣。宗棠蚤歲孤貧。失時廢學。章句末技。且尠所窺。每觀古今。蓄道能文章。卓然爲時論。不可少之人。天地不數生之才者。即其英妙之年。類皆能堅自植立。不爲流俗所轉移。其始亦未嘗不爲世詬病也。及其功成事就。而天下翕然歸之。如賈誼。諸葛亮。陳亮輩。可指數乎。夫人生無百年之身。大業非百年可就。小時喜弄跳梁。不能遽責以學問之事。老而龍鍾垂憊。非復可用之人。求其可用。其惟壯時乎。而又以妻子室家科舉徵逐。故阻其來。修迺至。割其餘景。以爲讀書求道之。

日其何能成矣。比者春榜既放。檢點南歸。覩時務之艱棘。莫如荒政及鹽河漕諸務。將求其書與其掌故。講明而切究之。求副國家養士之意。與吾夫子平生期許之殷。十餘年外。或者其稍有所得乎。然其成與不成。則仍非今日所能自必者也。敢附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敬陳所懷。小子狂簡。吾夫子其何以益之。塵颺蔽明。山川修阻。東望爲勞。末緣請業。倚裝作字。箋啟失莊。敬維霽鑒不宣。

與周汝充

弟兄依依數年之久。一旦遠別。又計期在數年之外。老弟謂奉思之勤。當如何也。寄居尊廡。爲日已多。而我二人始終無間。吾弟天資純粹。溫直可敬。兄所深知。亦鄉俗所共許者。惟思外舅早歲捐逝。外姑苦辛撫育。代終之誼。既周仁慈之恩。復至。吾弟宜如何樹立。以娛慈母者。報先人也。竊念弟輩讀書做人。總在明理二字。讀書時。須細看古人處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氣象。及自己處事接物時。又細心將古人比擬。設若古人當此。其措置之法。當是如何。我自己任性爲之。又當如何。然後自己過錯。始見古人道理。始出斷。不可以古人之書與自己處事接物爲兩事也。老弟家計雖頗充裕。然

自奉總須質樸。浮費最宜節省。一絲一粒。當思物力之艱。一人一物。當思處置之法。如此則光前裕後。可以爲保家之令子。可以爲鄉邑之完人。而異日科名之顯揚。又不必言也。兄做人讀書。俱無可觀。而顧以此勸吾弟者。固忠告愚忱。聊效一得。亦知吾弟之能受盡言耳。北上之期。當在初九十。念及此別。曷勝悵想。貴處讀書明理。頗難其人。惟敦安則大異流俗。隨事可咨議而行。然其性情頗不好談人過。吾弟若虛心實意待之。自有切磋之益也。

上賀蔗農先生 庚子

胡湘林至。見吾師手書碑字。真氣內含。和悅而靜。實兼東坡香光勝處。玩味不忍釋。見已鈎櫨入石。泐工已竣。稍遲即可拓出寄呈也。洋事於屢次挫衄之餘。忽又失利。愁憤何可言。時事如此。而經武知名。足繫一時之望者。尙未覩其人。天下人材。自足供一時之用。安必其絀於今耶。軍興以來。大小十數戰。彼族尙知出奇制勝。多方誤我。而我師不能致寇。每爲寇所致。南塘束伍之法。既未見諸戎間。江陵馭將之方。亦未聞之。當軸此上。不能謀。士不能死。公叔禹人所爲感歎難已者也。近詔按失守諸將罪狀。軍法從



事。諸公若能肅將天威。一新紀律。置將卒於必死之地。而明示以必不死之機。北正朱子所謂強弱之勢。勇怯之情。祇在腔子裡一轉者也。桑榆之效。其可圖乎。抑事勢之可慮者。虜以數十艘之衆。牽制吾七省之兵。主客之勢。旣返。勞逸之勢。頓異。携度。夷情。必將師伍胥肆楚之謀。用匈奴困漢之計。魚緆擾擾。長此安窮。益饜調兵。勞費何極。是不待攻城掠地而我先有坐困之勢矣。近來每遇警報。輒調鄰遠官兵。赴洋防守。所用非其所習。未戰先靡。兵以易地而弗良。餉以繁鉅而難措。豈計之得哉。且內地營制。碁布星羅。皆所以壯聲威而潛銷反側。徵調旣久。營伍空虛。乾隆嘉慶年間。即以數省大兵。聚勦紅苗。旋有三省。教匪之變。由今而論。隱憂雖尙。未形而前。事實爲可鑒。若不及時。熟籌通變之方。持久之策。正恐事終無補。而患不勝防也。竊念彼族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富強之術。遠甲諸番。兵威屢挫之餘。尤足以啓戎心而張敵胆。誠欲勾當此事。匪但不能急且夕之功。而亦不能求歲月之效。故今日情形。所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當一省防勦之用。而後可以省兵節饜。爲固守持久之謀。其策如練漁屯。設礮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議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輓帳之利。更造礮船火

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敍功。數者實力行之。畫疆爲守。明定約束。天子時以不測之恩威行之。庶幾在我無勞費之苦。而海上屹然有金湯之固。以之制敵。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爲戰。天下事其終可爲乎。山齋無事。每披往昔海防紀載。揆度今日情形。敢謂帷幄之籌。似無易此。而埋頭牖下。如蟄甕中。軍中議論。末由聞問。伏乞吾師於見聞之餘。備以見示。

答胡潤芝 己酉

得執事歲杪急步所遞手書。敬悉一切。少穆宮保愛士之盛心。執事推薦之雅誼。非復尋常所有。天下士粗識道理者。類知敬慕宮保。僕久蟄狹鄉。頗厭聲聞。宮保固無從知僕。然自十數年來。聞諸師友所稱述。臬觀宮保。與陶文毅往復書疏。與文毅私所紀載。數事。僕則實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已後。行河出關入關之役。僕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爾來公行蹤所至。而東南而西北。而西南。計程且數萬里。海波沙磧。旌節弓刀。客之能從公游者。知復幾人。烏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隨者。尙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來書謂宮保愛君心赤。憂國形癯。鉅細一手。勤瘁備至。望僕有以分其勞。陳義至

大。所以敦勉而迫促之者甚切。僕之才之學。固未足以堪此。雖然。如僕本懷。豈不亟思稍出所長。以佐萬一者哉。歐陽公辭范文正記室之辟。有曰。古人所以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僕誠無似。然得府主如宮保者。從容陪侍。日觀其設施措注之迹。與夫莅官御事之心。當有深於昔之所聞所見者。縱不能有當於公之意。然其有益於僕。則決可知矣。尙何所疑而待執事之敦促也。顧事固未能如我意者。孤姪年已十七。家嫂急欲爲之授室。期在今年。又陶壻去冬書來。預訂讀書長沙之約。僕以小女故。未能恣然。且此子從學八年。資識尙正。冀有所就以延文毅之澤。坐此羈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懷悵結。耿耿此心。云何能已。安順之治。開水利。興學校。劾貪污。治巨盜。旌節烈。結宿案。綱舉目張。民懷吏畏。論者服。執事之才之勇。僕則謂執事誠心愛民之不可及也。樂園先生嘗云。世之言吏事者。動言才情。不知才生於情。情苟不至。才於何有。僕每服爲確論。今世守令如執事之明敏。有執者未必遂無其人。然細察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聰明才力。用之於揣摩迎合承奉竿牘之間。而實意之及於民者。益鮮。卽有時勉自振作。奮欲有

爲亦動於近名干譽之心。非其隱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交執事有年。信安順之治之異於世俗所爲者。以此願益勉之。頗聞揭參之舉。有議其不護鄉曲者。人心之不同如此。然充彼人之心。不過使執事不爲好官而已。而執事所以爲執事者。自在。不直以此實胸臆。中年時飽歷憂虞。微有所得。嘗集古人忍過事堪喜憂多道轉親二語。書爲楹帖。每一靜對。輒復怡然。亦願執事常誦之。

答胡潤之 辛亥

保甲團練冊諭一一閱訖。大段簡易可行。法止此。法惟潤之真能行之。故其效臻。此久。久不倦。黎平治矣。合一郡之人。皆有捕盜之責。皆爲捕盜之人。盜將安往。從至纖至細。起結成大局。不特內訌不作。卽外侮亦自息矣。黎平羣盜淵藪。素號難治。此時軍興防堵。文法稍寬。併力整理。徐爲之謀。生聚教訓。則數十年不霑王化之民。庶有望乎。粵西用兵以來。譚時務者。皆知團練保甲之利。然團練之法。粵西行之未覩其效者。蓋治小盜。則團練固不易之法。若當劇賊縱橫防勦併急之日。則用團練斷宜參用礮堡。夫團練云者。取其自相團結。免爲賊所擄掠裹脅而已。自捍鄉里。人有固志。熟於地形。便於

設險。愚者亦能出奇。怯者亦能自奮。此其利也。若使與猾賊。驅逐於數十里外。彼鄉民者。不習行陳。不知紀律。不走則死耳。烏覩所謂利哉。且無事之日。竭民之財力。以奉兵。有事之日。復以其身命代兵。冒險而赴敵。卒之訓練未嫻。十戰十北。糜爛其民。以求一日之僥倖。而不可得。仁者之所不爲也。三省教匪之事。亦有調團丁赴勦立功者。一州一縣之間。倉卒遇警。兵不時至。不得已而爲此。教匪滋事。首尾七年。山民習見逆賊伎倆。時相訓練。又其牧令能撫循其民。故民亦樂爲之用。然樂園先生嘗言。凡賊過境。鄉民憑險固守。伺賊大隊已過。始截其落後數隊。處處如此。賊必日有損傷。又云。偵賊安營之處。附近堡寨。每夜遙以過山鳥槍轟之。俾賊不能甘臥。久之精力自疲。又云。鄉民習藝。只習銃石遠攻之具。至刀矛決命須臾之間。可不必學。諸所望於鄉民者。止此。非知其難與劇寇爭鋒。而重惜其徒死與團練原制賊要著。所以未覩其利者。正坐不用礮堡之失耳。有堡以安其老弱婦女米糧器具。有事移置其中。則人心自固。堡四隅各建一礮。礮居壯丁。弩銃礮石各守具。預貯其中。兩礮相距遠近。總以礮石相及爲度。層留銃眼不限多少。外環深濠。暗設機。穿計堡之大者。周不過一里。可藏數千人。一堡四。

礮。壯夫乘礮禦賊者常不過百數十人。既少可以更番迭戰。晝夜不懈。儲峙薪汲。先時籌辦。守具一切預行安設。有警入堡坐須其來。此不必知勇過人者而後可爲之也。如近賊之處無地不團練。無團練非礮堡聲勢聯絡及數百里官兵擇要駐守其營壘亦如礮堡之式爲諸堡聲援逆賊外援絕問諜難通釜魚几肉何難撲滅。聞粵西之寇狡悍異衆。兵勇屢次失利。賊反安居巢穴。若無所事。師疲餉乏。大將束手論者不得其要。輒謂賊勇而我怯也。賊詐而我拙也。亦知賊常爲主乎。我常爲客乎。賊先據羅深洞。官兵圍之數月。賊未嘗輕犯官兵也。官兵數進則數失利。旋據新圩亦未嘗輕犯官兵也。官兵數進則又失利。今分據永安州亦然。官兵之失利又屢矣。豈兵勇之竟不足用。將領之全不足恃。與賊常爲主而我常爲客。故賊暇而我忙。賊逸而我勞。賊設伏設險以待我而我輒中其計。兵法曰謀定而後戰。又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賊知之而我不悟。此勝敗利鈍之機所由分也。果於附近賊巢之處令鄉民盡爲礮堡。官給費以倡之。險要之地官兵營之亦如礮堡之式以步步爲營之法同時漸進。逼近賊巢。賊知我將合圍必併力來撲。則賊爲客而我爲主矣。凡立營之處須溝深壘固不獨

我有憑藉。胆氣自壯。兼令賊之藤牌火罐。俱失其長。又弁兵之。所以遇賊。輒潰者。以束伍之令。不嚴。故賞罰不能行。所以屢致敗。覬者將領不曉分合奇正之術。勉務浪戰。以求勝。又不善用間諜。致屢陷伏。中賊既廣用間諜。我又不能變易視聽。以誤之。故至此也。時事方殷。需才孔亟。如老兄者。或不能無借重之日。勉思奇策。以副倚寄。山中散人蕭閒之筆。未必有當。惟教其不逮。則幸甚耳。

與江岷樵 壬子

瀏陽之徵義堂。在該縣下東鄉。距縣四十里。其恃衆強橫。事非一端。特未敢顯行悖亂耳。粵賊攻城時。曾遣人密約其首周國虞糾黨幫助。周末遽應。而其素仇王氏。遂欲因此構陷其罪。周國虞畏懼。遣其侄帥衆三百入城。託名保衛庫獄。且藉以自明其非賊黨。又師曹瞞挾漢猷之故智。使王氏不得仇已。其立心不過如此。徵義堂之人。良莠不一。有曾世珍鄧萬發者。遂糾衆焚燬獅山書院。殺廩生王應蘋。并乘機搶掠各富戶財帛。奸淫子女。附近之上東鄉各團忿恨起而相持。白沙團尤勁欲與徵義堂決死戰。縣令趙慈柔得民。然庸懦姑息。無剗斷之才。惟務苟且了事。屢使西南北三鄉紳耆。爲之和解。迄無成說。周國虞畏罪藏匿。不出鄧

曾二兇。恐黨散勢孤。不爲大府擒治。必遭白沙團衆報復。因立議必允其帶夥黨一二人投效。始肯息事。趙令計無復之。亦欲大府姑從所請。殊不知鄧曾二兇所以不敢妄動者。原懼官兵勦辦。與白沙團之徐擬其後耳。今旣允其投效。則白沙團衆不敢與之爲仇。兩兇與其黨一二千人偕來。官府亦不能置之於法。是我終無如兩兇。而徒以失白沙團衆之心也。殊爲失計。且此一二千人者。亦將何所位置耶。中丞委通判裕麟往瀏陽查辦。繼遣典史孔昭文。武舉諸殿元。改裝易服。到彼處詳悉查探。其途間稟報附閱。今又得邱惺菴先生書。所言似可照辦。鈔閱。然此事若附之庸人。必不能了。已發

告示四十道交該縣張貼趙令尙存而未發

且恐損威失體。釀成後禍。老兄旋師之後。卽請由平江小路。馳赴瀏陽縣。駐營其地。大張告諭。令徵義團衆速將滋事各犯獻出。一面傳知鄰團。集勇併力。

尅期會勦。一面札平江縣。將各隘口嚴加防堵。毋令被勦各匪竄逸。該匪等四面受敵。勢必不支。其死黨聞不過數百人。亦必聞風知畏。且徵義堂之人。其有身家而安本分者。計不下三分之二。必不樂護黨逞兇。自取誅戮。網獻之舉。或在意中。卽不然。因各團之勢。四面兜勦。似亦無難。戴事此股迫近省城。又蓄謀已久。不早爲之所。實爲可慮。謹



將思慮所到者。條件左方。伏乞留意。此時中丞不欲聲張。慮有洩漏。院司道府衙門。俱有該堂之人。而該縣署中。則隨處皆是。故尊處亦不及札飭。俟到瀏陽後。卽補札送來可也。

一徵義堂聚黨至四千餘人。有身家安本分者頗多。其藉勢逞兇者。實不過數百。此時若執定徵義堂三字。不分良莠。謂凡挂名徵義堂者不赦。無論誅不勝誅。且必致良民畏葸。轉堅其從逆之志。台駕到時。卽宜大張告示。諭以此來奉撫部院札諭。不問徵義堂。與非徵義堂。但問爲匪與不爲匪。良民能將曾世珍鄧萬發及各匪網獻者。照軍功例給賞。其前此偶誤入之人。能擒獻匪黨者。卽係良民。不問其從前應得之罪。分別給予獎賞。并多製良民二字印帖。凡來營自投者。每戶開報姓名。填注印帖。令黏貼門首。以便識認。免致大兵進。勦玉石俱焚。庶黨類解散。賊勢益孤矣。

一徵義堂會首周國虞。宜與趙令商酌。密遣人招其投首也。周國虞既充會首。於會中情形。自爲熟悉。若伊肯投首。辦理較易。但須秘密。免致爲兩兇所挾。不能自脫。一各團衆宜早爲聯絡。使之併力齊進。以助軍威。而寒賊膽也。賊匪盤踞。不過數處。若

四處緊迫。勢何能長。且各團恨賊入骨。因勢利導。成功自易。而其中可用之人。如涂元音。尤爲賊所畏。與賊勢不兩立。想似此類者。尙復不少。宜亟收而用之。

一進兵宜神速。令其不測也。賊慮官兵勦辦。揚言如官兵勦已。定先將趙令殺害。此次進兵。宜從平江徑抵瀏陽縣。或縣東一帶有險可扼之處。就地紮營。務令該匪等不得衝犯縣城。又邱先生書中所言小坪洞。亦匪黨出入處。其路一通該縣北鄉。一通平江。亦宜防堵。須尋訪平江之熟識路徑者。爲之引導。當其取道平江時。只云搜捕晏仲武餘匪。及將近瀏。畧計程一日可到。即五更起程。捲甲疾趨。直抵該處。賊匪只防我省中發兵。斷不料從平江取道而來也。某處可以扼要立營。某處宜防竄逸。須預先詢明。一成竹在胸。則虜在吾目中矣。

以上數條。據愚見所及者。爲吾兄陳其梗概。然兵機瞬息立變。憑空遙揣。何濟於事。想老謀必有以處此也。得兄除此大害。何止伸國法而快人心。卽長沙永除肘腋之禍矣。

與陶少雲 癸丑

自仙舫方伯去後。曾寄一函。至今未曾寄信。此間公件繁雜。數月之中。兩平土匪。一勦

由河南竄入粵賊。日不暇給。賊攻江西。我軍設防田鎮。制軍於軍謀一切。專委之我。又各州縣公事稟啟。皆我一手批答。晝夜無暇。故不及通信也。觀墻手書及上制軍啟事。甚通曉妥當。大慰私懷。制軍亦贊不絕口。能乘此閒暇之時。多讀書。多閱歷。將來成就。何可限量。前月二十七日。粵賊由河南新鄭確山羅山竄入湖北之黃安。意圖由麻城黃州內河出江。上竄漢口武昌。僕於其時。盡遣省城兵勇三千有餘。力扼之團風鎮。官軍到甫數刻。賊三千餘果由此水陸併進。直入大江。卒見官軍。倉皇失措。我軍勇直進力戰數時。斃賊百有餘名。賊殊死鬥。我後隊繼至。持令督戰之武弁亦到。徧諭三軍。退一步者斬。先進者賞。士卒梟水向前。斃賊無數。立斬騎馬賊目僞總制羅某。賊始大卻。夜半復鼓噪乘之。賊自驚呼。大兵齊到。紛紛落水。溺斃者又無數。天甫明。分水陸竄去。我兵分水陸兩路追之。陸路之兵。要之於馬鞍山。陣斬百數十名。賊遂四散逃去。由水路竄者。水路之兵。要之黃石港。殺賊數十。賊只八名竄去。計此役自前月二十八至初五日。甫及八日。斃賊近千名。溺斃者數百。餘俱薙髮潛逃。各州縣日有所獲。奪賊驟馬百數十匹。民間牽去者尙在外。燒沉賊船七十餘隻。賊之輜重盡棄。兵不暇取。爲鄉民

所分者。約數十萬金。賊之由羅田竄入安徽。不過二三百人。皆拚死往奔。狼狽萬狀。沿途自言。起事以來。未見官兵死戰如此者。見又遣兵勇五百五十名。由水路追入皖境。若前途稍有迎勦之兵。此賊定無遺種。亦一快事也。是役非制軍相信之堅。斷不能有此奇捷。亦緣文武皆能聽我計議。彼此相應。故能如此。然其實亦天時人事相合而成。臨陣不遇順風。兩路不能會齊。亦不能臻此。我兵勇殺賊如此之多。而陣亡只三數名。受傷者不過三十餘名。尤爲近時稀見之事。僕擬於此月暫歸省視。因江西尙未解圍。田鎮之防。刻須嚴密。而北路與河南交界各處。捻匪四起。尤須先事預防。故不能抽身。俟中秋前後再定。賊之由揚州竄安徽河南者。其一股已渡黃河。見圍懷慶府。官軍雖在外圍之。然相距尙十里內外。不能制其死命。其由河南出竄者。則盡於湖北。由此逃去者不復成股矣。用兵無他。祇要訓練得法。謀畧總須先賊一著。自然應手。僕自去年佐制軍平瀏陽土匪。解長沙重圍。今年平通城廣濟土匪。勦此股賊匪。頗有閱歷。然其實亦只與平昔所論相合。尙有見到而未能行者。若朝廷與制軍以欽差大臣勦賊。吾與岷樵佐之。老賊何遂猖狂至此。凡吾所謀。岷樵與曾滌生嚴仙舫皆親見之。胡潤

之亦有所聞。非欺人語也。制軍待我以至誠。事無巨細。儘委於我。此最難得。去年瀏陽案保舉。駱中丞以我首先決策。奏以直隸州升用。我上書辭之。已無及矣。

答胡潤芝 甲寅

初三日信已接到。二十七日。水師試追賊船。至君山。探其虛實。旋抵岳陽。中途擊沉賊小船二隻。賊船數百。盡泊南津港內。灣曲處俱設伏。戰船旋回泊銅梓湖。三十日復出隊。賊船出港抵拒。我兵鏖戰數時之久。燒沉賊船數十百號。奪獲數十號。初一日追至城陵磯。截賊尾船數十號。賊匪全數下竄。岳州克復。陸路兵尙未來也。水師紅旗報捷。初四日到省。次日復接塔軍門初三日新牆來函。則言賊自空城下竄。并非水師勦賊。并擬另具片奏。殊爲詫異。若水師盡是假仗。則各營所報獲礮位三十餘尊。船隻馬匹油鹽錢米旗幟器械。從何得來。若云真是擊退。則塔公此言。何如此之遽也。正疑擬間。忽水師續報。初三日賊復自城陵磯上竄。船約數百號。我水師以四五十船。分作三起。誘之截之。橫遮擊之。相持六時之久。斃賊黃緞黃袍紫巾冠黃馬褂頭目一人。似是丞相之類斃賊約數百人。並殺賊目汪得勝淹斃無數。割取首級百餘顆。生擒百餘人。奪賊大船六十餘隻。擊沉

無算。燒燬火藥二十餘石。大礮三十餘尊。擡槍紅槍二百餘件。黃紗旗龍鳳旗及刀矛器械。無算。馬三十餘匹。追賊直至楊林磯。始收帆而回。據稟賊船只十數隻得脫。賊之附水近岸者。踉蹌奔逃。惜岸上無兵勇接應。不然。賊無一得脫者。此楊厚庵之稟。彭雪琴之信。所言如此。非僅褚公誇張之詞。此仗自係實在大勝。然則賊之所以空岳城而下竄者。其爲誘我深入無疑。各路稟報皆云。賊於岳城外紮營盤十七。皆極堅固。南津港水寨亦然。君山扁山均紮有礮臺。其駐岳之意。堅矣。何以未經大挫。旋即棄去。蓋欲俟我水陸并進。賊用全力分路攻襲。使我全軍爲其所陷。然後可隨所欲往耳。生賊口供云。賊欲攻取荊州辰州。以爲入川之計。故其意未嘗暫忘岳州也。賊供又云。來者是頭一起。尙有二起三起陸續而來。此次一大捷。足寒其胆。功不在湘潭之下。塔三兄曾約水師會勦。水師已進。而塔軍尙遲遲吾行。岳州已空。官軍亦自當隨機前進。乃尙日行三十里何耶。此君自湘潭一戰後。官頻進而氣頗餒。煞是可怪。黃子春今日自大營回。據云。塔是好人。若得正人有謀畧者佐之。原可獨當一面。惜不甚留心於此。又爲一玉參將所誤。去年弟在鄂。於桂東失事一稟。察出玉山退蕙情狀。白之石帥立劾之。適曾滌

公見其批飭嚴厲。遂代爲緩頰云。塔老三說此人是烏遠芳後一人。不可遽劾。當詳察。因此閣筆。至今伊亦自悔不已也。今日卽發嚴札。調其速赴常德中軍叅將本任。不准逗遛軍營。并屬中丞密函與塔。如再留營。定卽嚴參轉辦。所以保全之也。此人走開塔公。或者仍可復故。吾嘗謂人不可負心。亦不可負人之知。我輩稱揚一人。實不容易。彼受我之知者。竟不如我心中所期。此卽負心之甚。以此責人。以此自責。故近來落落寡合。而常有自懣之時。於朋友僕隸中。屢見之矣。知人固難。許人又豈易事哉。前湘潭捷後。人之敬仰佩服塔三兄者。吾卽喜之。非爲塔喜爲我喜也。嗣催其速赴岳州不卽去。先約十日。繼而半月。二十日。繼而一月。未有行意。吾爲此大不快。每對衆大言。塔老三可叅也。滌公先以爲過。繼亦知吾之無他。而持論之公也。此君以候補都司。弟於稠衆中。首識拔之。伊至今不知從何來也薦之。石帥滌公。未及兩年。膺兩君保薦。伊又有三次戰功。遂擢至提督。乃竟不自勉勵如此。如今若寫信去規他。又恐其冒險輕進。或致誤事。以故執筆旋停者數矣。此心之苦。誰知之者。滌公明日卽開行。陳鎮軍人甚明白。帶去之廣勇六百五十名。頗有好手。但野性難馴。而管帶之人。皆鴉片朋友。求如褚者。明白水戰亦不可

多得。李鶴人暫不能去。以此不甚放心。若得如楊彭者十人。可以橫行舟楫之國矣。人材難得。如何如何。廣勇不善。駕馭竟可無所不至。滌公才短。麾下又無懃懇有條理之人。前自岳州歸後。弟無三日不過。其軍絮聒之。伊卻肯聽話。所以諸事尙有幾分。弟擬在此料量十日後。即暫歸家。由家赴縣。或起早赴岳。或坐船赴岳。謹與兄約。誰早到誰等。誰或不耐等。則遣快足速之。此吾省一大關係。事荆河。腦城陵。磯必設重鎮。吾兩人者。破十日功夫。必可籌畫周到。只要有錢不愁無辦法。此處籌定之後。爾我進退再定。可也。

### 答劉霞仙

十四日始從老潤函中得尊書一紙。老潤言陸軍已抵紙坊。計期當在初九初十。師船已過萍州。計數日內。前隊必已開仗。今日彭雪琴來談片時。覩其創痕已復。精神奕奕。喜極欲狂。此時水營有船有勇有餉而無礮。真是無法。近命製劈山百尊。式如大臺礮而半斤子半斤羣子可致遠四五里。勒限一月成工。此器似可用。每三板擬左右列兩尊。安於船舷可俯可仰。可前可後。如賊以小船環繞。則此物擊之便。浙江龔振麟不能來。吾知黃中丞之難與言。



也。所遣來監製之人。則備員而已。鐵模大小四副。大者千三百餘斤。次減半。又次減半。小者僅百數十斤。擬俟其來。先照鑄三百餘及百餘斤鐵模數副。模多則礮可速得多矣。水勇正在招募。鳳凰麻陽之人似強。王佐清不減蕭捷三。譙瓊林亦樸實有勇。散目中亦正留意選擇。將來或不致草草。每三板一隻。用錢至百緡以外。木料、油、灰、麻、筋、鐵釘、槳、葉、事事俱取最上者。計一船可得兩船之用。吾先云。價必百緡而滌公以爲侈。今何如矣。三板已造好二十隻。數日可下水。其四十隻月內均可竣事。便當駕往岳州。日事操練。俾熟船礮之性。長龍快蟹當接續爲之。東南澤國。利用舟楫。自湖北以下至海。地勢步步低窪。爲湖澤巨陂者無數。非陸賊所宜。賊鶴起蠻方。狼奔下國。雖據沿江數城。曾無根本之固。所恃者劫掠供食耳。水師能制之於江中。則賊無所得食。東西馳突。均所不能。如蟹斷足有死而已。吾向謂此賊乃必滅之賊。特無如無滅賊之人。故令鼠子得氣。湘潭岳州之捷。再有三兩處。似此者。則江南句當可了矣。但賊平之後。川黔湖廣之勇。必不安帖。須數年除治之力。始可漸就安謐耳。吾非山人。亦非經綸之手。自前年至今。兩次竊預保奏。過其所期。來示謂滌公擬以藍頂花翎尊武侯。大非相處之道。

長沙、瀏、陽、湘、潭。兄頗有勞。受之。尙可無忤。至此。次克復岳州。則相距三百餘里。未嘗有一日汗馬之勞。又未嘗偶參帷幄之議。何以處己。何以服人。方望溪與友論出處。天不欲廢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進之階。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則同知直隸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後爲官耶。且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同知較知縣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實。非素願知府。則近民而民不之親。近官而官不稟畏。官職愈大。責任愈重。而報稱爲難。不可爲也。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旣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爲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滌公質厚。必不解出此大約。必潤之。從中慫恿。兩諸葛又從而媒擊之。遂有此論。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諸我。尤非所堪。兩諸葛懵然爲其顛倒。一何可笑。幸此議中輟。可以不提。否則必乞詳爲滌公陳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議安置。此身之策。若眞以藍頂加於綸巾之上者。吾當被髮入山。誓不復出矣。

與曾滌生

石逆自義甯趨新昌。茶陵竄去之賊。兩趨江西。永新永寧安福萬載俱陷。聞遂合併爲一。而江西當事似不甚爲意。心竊憂之。南康縣勇旣不果調。所恃惟平江勇耳。九江湖口之勢俱單。何以禦之。聞廬州德安兩府皆賊自退。并非窮蹙。而武昌賊亦無多。是其協力以圖江西。已可概見。羅山克蒲圻咸甯後。率師抵鄂。如能速拔鄂城。鄙意謂宜由興國通山以趨南康。章門但能堅守。則羅山會九江鳳營聲勢甚壯。可以制石羅兩豎之命也。劉培元勇不如鮑超。而穩練有餘。惜亦病耳。雪琴初一日自衡醴而來。計已抵大營。病甫愈而不能任勞。心竊念之。聞水師之在南康者。多吸鴉片。常不在船。而湖中小划時穿插營中。深爲可慮。論治軍之嚴肅。彭視楊爲優。次青一營勇好。而將頗少。周鳳山紀律布置均可。而士不附之。看來水陸均難放心。本擬南路平靖。則遣璞山蔭渠由醴陵以出江西。乃郴城未復。而周雲耀又殉永明之難。忠勇有餘方略不足可爲痛惜趙游擊永年又亡於寧遠。南路事棘。未遑其他。貴州苗盡變。晃州已可危。近銅仁松洮相繼失守。孝廉徐梅兩逆。竟爲戎首。見已圍撲鎮筸城。氛甚惡也。吾省兼支五省之寇。籌餉倍難。於籌兵。各路有七八十日不得餉者。日憂飢潰。當茲兵燹之後。穀賤如泥。商賈不通。農民重

困。竟未知天欲何爲也。淮鹽之議。已蒙允許。若此策果行。歲可得數十萬。本省攸賴。而尊營亦與有益焉。不料江西道梗。不能不作罷論也。

### 答王璞山

得二十六二十八兩日捷報。殊用欣然。粵賊以何祿陳金剛爲渠魁。土匪以王大才李石保李華芝爲渠魁。雖皆碌碌不足道。然數賊不除。終爲禍本也。揣其蹤迹。似已竄入宜章界。不知三堡能遮截否。賊之竄逸者尙多。恐一時不能芟艾淨盡。終是不了之局。永明賊尙未他竄。此事尙當畢。又須移師西向。戎馬關山。竟無了日。敬兄之功。又憐兄之瘁也。逆渠石達開。率悍賊南犯。因平江戒備甚嚴。轉由北界竄。江西義甯劉鎮全軍覆沒。之後。賊勢益張。江西無一人起而捍之。任賊長驅深入。而茶陵竄去之賊。與之會合。瑞州臨江兩府。先後失陷。樟樹巨鎮。爲賊所踞。鄱縣之賊。又撲吉安。切近長沙之袁州。又復岌岌。萬載新昌。上高。新喻。均已設立僞官。章門西南路。均爲賊有。彼中當事。憤憤。恐勢必不支也。周梧岡率勇三千餘。自九江來援南昌。滌公水軍。猶駐南康。陸路僅李次青平勇三千餘。勢單可慮。羅羅山見尙攻鄂城之賊。擬俟鄂事了結。再赴江西。聞

漢陽北岸之賊。均渡江守鄂。恐賊計將以孤城牽制此軍也。江西與吾鄉爲唇齒。彼中一有蹉跌。吾鄉東路防不勝防。且滌公爲今時辦賊之人。豈可使有差失。見商之中丞。擬以六千君子之軍。赴江援勦。以全大局。但師行糧隨。非裹三月之餉。不能越境。此時月餉且欠缺許久。三月之餉。從何得來。念之憤憤。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蝕盡。無他學術。不明天理。漸滅故也。釀此浩劫。實非一朝如何如何。老兄忠勇義烈。卓然偉人。近時造詣。益覺闕深。尤徵日新盛業。能克己者。必能克敵。功名之著。抑其末也。惟來示於鄙人。推獎太過。殊非所宜。譽人而令人不敢承。亦非慎言之道。願母然也。老兄愛才若命。疾惡如風。可爲薄俗師。然於喜怒未發時。竊願少留意。恐察之不精。則發之或不當也。何如商之。是非終歸於明。而評量必求其當可矣。至於預辭保薦之說。已轉達中丞。此等高識。在常人或尙疑其矯激。吾於璞山。固知其心矣。

與李希庵 丙辰

制軍二月初吉之奏。非欲馴龍。乃思伏虎。幸奉硃批。須咨詢駱秉章。看其人才具如何。能否赴湖北大營。奏明請旨。中丞覆奏尙未拜發。蓋措詞頗難耳。中丞聞羅山之傷。感

念不已。尊處遣人來省覓葷。卽作字與文式嚴方伯。代求一兩四錢。交去足帶呈。方伯固遼人。所藏較市肆者爲眞。方伯義不取值。云爲羅山者。爲大局也。兩君子之用心。吾鄉人皆宜感之。如宜服此。則速進爲妙。兄可代羅山作書謝方伯也。天下紛紛。吾曹適了。其厄武鄉。不云乎。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則亦惟殫其心力。盡其職守。俟之而已。得江西走卒自問道至者。詢知周梧岡於前月十七八日兩次失利。盡喪其軍資甲仗。賊氛漸逼章門。二十五日。彼卒自章門起程。則省垣人心震駭。遷徙紛紛。市肆均閉。氣象極不佳。又聞撫州二十三日已失守矣。滌公來章門參商軍事。聞仍須出督水軍。湘軍水陸均單。甚爲岌岌。石逆盡銳攻犯。斷非孤軍所能當。而鄂城未克。羅山復又受傷。念之心碎。萍鄉萬載。雖頗獲勝仗。然瞻前顧後。不能急切馳援。卽克袁州。亦斷不能飛越臨瑞。蓋恐吉瑞之乘虛擬其後也。見擬調璞山回衡。商酌行止。中丞念滌公甚切。思再爲援手。如可羅掘。以供則吉安一路不可少矣。段君事仍待再察。滌公會贊之。霞仙謂其能當一營官。弟曾與談兩次。人甚明幹。而能約束士卒。其在水師時。未曾建功。其在次青處當營官。則頗勤懇有條理。弟與霞言。嫌其稍近滑也。昨晤祈陽令陳意如。則亟稱

其勤樸。蓋上年與之共守城者。鄙意謂中才全在策勵。此等當是頻年所收。召皆滌公。唾餘也。而在湖南均有所建。立因思人才極乏之時。再不寬以錄之。則凡需激勵而後成。磨練而後出者。舉遭屈抑矣。只要其人天良未盡。汨沒便可有用。吾察人頗嚴。用人頗緩。信人頗篤。此中自謂稍有分寸也。中丞任我最專。故能驅使人使各盡所長。卽如黃南坡、王璞山、裕時卿、蕭啟江、劉培元、楊虎臣等。皆人所不滿者。究之所誤何事。人亦不得議之。厨丁作食。殺果都是此種。而味之旨否。分焉。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凡用人。用其朝氣。用其所長。常令其喜悅。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窮其所短。迫以所不能。則得才之用矣。譚瓊林因吾一罵而遽死。此心常耿耿。蓋其赴鄂也非所願。而到鄂以後。吾所責望者甚嚴。而彼之才不足副之也。見在其勇多隸田興恕。而其軍特強。但不戢耳。以此一人推之。均可作如是觀矣。槐軒好人。而志意似衰落。子春倔強。而器局太不宏。吾所不取。且容察之。

答署鄂撫胡潤之中丞 丙辰

接三月初七日一函。又初八日廖劉等一函。則羅山真死矣。悲痛何似。彭之與殤同一。

死也。使羅山以一老諸生。終於牖下。亦復何味。轟轟烈烈。大做一場。志雖未伸。而氣亦少。舒吾不爲羅山慟。而且爲羅山幸。但不知生民浩劫。何日可了。天於斯人。豈遂無意乎。迪庵權統其軍事。以威望。以官階。以士卒親附而論。宜也。峙衡仍回洪山同紮。賊必不敢輕來撲營。尊處各營。亟須留意大礮。試放數日。賊必來猛撲。幸謹備之。劉霞仙已兩函速其來。惟其太翁性太執拗。動以逆親兩字呵之。霞仙未能爲絕裾之行也。今日曾沅浦來此。又屬其明晨專人坐請之。并告羅老之喪。至朱鐵橋則以老母禁其外出之故。恐難必赴耳。滌公六弟名國華。號溫甫者。已來營。其人有血性。有才具。當可帶一營。羅老三營。似須汰存爲兩。以霞與溫統之。或可也。章門事勢岌岌。周鳳山以三千餘人。敵數萬之賊。賊更番疊戰。而官軍不休息。以致此挫。非戰之罪也。與悍賊對壘。至多不過五成隊。梧桐出入成隊。以致營壘被踏。蓋賊太多。出隊又不能少。所以難也。滌公入章門。盡調水陸兩軍。爲守省城之計。其勢不得不如此。然東路又糜爛矣。江西事恐不可爲。以民心全變。大勢已去也。滌公望羅山眼穿。而羅復如此。奈之何哉。璞山追粵賊。尙未返楚。此公麾下才一千五百人。意欲其由茶鄴出吉安一路。當增至三四千始



可。然此時搜括已盡。從何處取此巨餉。且楚境與江西相首尾。平江以東。至於興國。一有闌入。則鄂省戒嚴。湘之北路。又須重兵駐守。而南路之廣西。西路之貴州。皆亂門也。戒備稍疎。即禍不旋踵。吾省何時得息肩乎。其亦終亡而已。吾省人才。供數省之用。而本省見在能當一面者。除璞山蔭渠而外。實難其人。籌餉籌將兩事。已智盡能索。擬欲自領一軍。爲異日死鬥之地。而中丞未之許。且亦無餉可措也。河南賊勢如燎原。廟堂必先憂此。東南請兵餉。必無以應。北岸十二萬。虛糜可惜。其舉動多係魁蔭庭所爲。此公爽亮而無實際。丁果、臣、周、笠、西、輩。儒而迂者也。張仲遠過於自信。王子壽好人而非經濟之才。談則美而施之實事。則多滯也。用人最難。林天直、劉富成、皆老兄所不甚許可者。然弟用之。則無不如志矣。老兄望人大高。而所用則往往取其低者。試平心察之。

## 答王璞山

見兩次手書。怒氣勃勃紙上。擬不作覆以避其鋒。且以全交道也。然竊念閣下知我固不深。我於閣下雖知爲豪傑之士而敬之慕之。然未能深測其詣。則姑盡吾心所欲言者言之。以觀其是否也。閣下之善用兵。此不必我而知之也。走卒童子知之矣。然僕所

不滿者。充其所至。不過一志士而欲自命爲聖賢也。自命爲聖賢固不可。乃閣下旣以聖賢自命。而欲以庸衆處人。并以不肖責人。是尤不可也。昨從中丞處。見閣下上葉公書。及正月以後日記。其中是非不明之處。難以枚舉。而於人之頌之者。雖至猥瑣不足道。猶必錄之。於所規益之詞。則惟錄警庵矜露二字。不知幕下客其盡以阿諛之言。誤閣下乎。抑由閣下強直自遂。不能聞其過也。陽明學術之差。讀學部通辨及清獻遺書者。略能言其概。竊謂如陽明先生姑母論其事功。其志業卓然一代偉人。其行事之散見於儒先紀載者。亦斷非尋常儒者所能幾及。爲道統學術計。則陽儒陰釋之辨。不可不嚴。若論立身大節。則陽明固亦無可議矣。人之以陽明諛閣下者。非知言之人。亦何足責。然閣下之於此。不但不以爲歉。且有爾何曾比予。於是之意。此非僕所敢知也。至於矜與露之說。警庵能爲此言。庶能不負閣下者。閣下亦於所言不能無稍動。然方且因餉饋之不繼。大聲疾呼。謂己之勞苦功高。不爲人所諒如此。己之能節餉如此。人之不能如此。某也奸。某也惡。其不能容我而恤我之士卒如此。呼冤訴苦。刺刺不休。其得不謂之矜且露耶。夫餉饋不繼。與卹賞之不以時。局中諸公。誠不爲無過矣。然當此三

空四盡之時。主兵者亦安知籌餉之苦。使局中所存足供支發。而於閣下獨靳焉。責之宜也。當茲時局艱難。朝不謀夕之時。而猶節縮他軍。以供麾下之士。自上年以前。固未敢缺也。此心甯復有他。至新正以後。閣下追賊出境。文報闕如。有謂其仍在江華者。有謂其仍在藍山者。閣下既未嘗言其行蹤所至。而此間亦祇謂旦夕可得消息。日復一日。遂致逾期。此亦未嘗無可原也。閣下謂他營之卹賞均已發給。而尊營獨缺。僕於局中一切。固未嘗詳究。然所知者。李相堂一軍二千人。共欠月餉七萬有奇。趙玉班一軍千人。共欠一萬五千有奇。遑問恤賞一節。其以月餉扣卹賞與否。固未及知。然欠發之餉。不獨尊營爲然也明矣。大抵撤遣之日。則卹賞與餉銀。固不能不一一核算明白。定期清償。其見在未撤者。局中以姑且陸續支給。先清勇糧。以免飢潰。而卹賞且從後償之。此舉之不然。僕亦再三言之。蔭渠在長沙時亦云。必不得已。毋甯緩口糧而發卹賞。且以廬州缺餉八月。而卹賞隨給。亦能戰勝爲證。可見局中之非偏薄於麾下也。平心而論。局中諸公。不知戰陣之事。於此事未免處置失宜。其云母得轆轉一語。尤未免措詞失當。然亦非有心與閣下爲難也明矣。閣下當平賊立功之時。當路方倚爲長城。君

自主兵。彼自籌餉。又無從生其嫉。功妬能之見。即果有他。亦何必於公牘中。故相指摘乎。子產有君子之道。四事上之敬。乃其一也。方伯觀察。爲官寮之尊。閣下亦宜稍伸州民之禮。今以一時疏誤。遽爾怒於色。而徵於聲。可乎。至於局委員。不過共襄鈎覈之役。出納是司。其於大端。均須大僚裁決。抑何足怪。就令有行詐售僞者。出於其中。亦當婉告。當路不宜泛及。主持局務之人。方爲得理。

### 與王子壽

石逆此次上竄。有潤迪厚三君子持之。早知其不足爲害。惟城中殘喘得以稍延。恐旦夕未能卽下。逆賊仍有竄援江西之意。彼間自楚軍抵瑞之後。大局漸轉。聲息頻通。當可支也。如石逆眞竄瑞郡。中丞擬移援鄂之旅。東赴瑞州。且俟其蹤跡稍定。再作區處。吾鄉以一省支五省之寇。境外皆賊。防不勝防。惟有度其緩急。捲甲趨之。所苦餉費繁鉅。實有難支耳。向提軍聞已卒於軍。此後金陵之局。當有轉機。自江浙來者。人人皆稱此公之能。老兄前書亦首舉之。不知何說。此公自廣西盜起之時。卽身與其事。前後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自廟堂至於草野。無不同聲推服。而此賊由谿峒而至江淮。蔓延

天下此公始終兵事數年不但祿位無損卽譽望亦復赫然不但村野之人推爲健將即韜略最優熟習古今事理者亦復云云何不察之甚也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有時廟堂之所謂是而草野非之衆人之所謂是而君子非之是尙有亂而未亂也今乃併爲一談如此然則是非之眞終不可得而明而天下之亂其未有已也此公之不能爲將在忌克而不愛惜人才一語弟深有以知之故敢爲此論也卽此一條筆墨亦難盡寫留作曝背時一談可耳

答夏憩亭 丁巳

援江之軍蕭軍爲最數十百戰殺賊數千而陣亡者不過數十其精可知然蕭之所以強則以楊田劉均一時佳選而并隸之固非蔭渠所及蔭渠所帶楚勇爲多此勇雖可用然從戎日久習氣已深不如楊田劉糾合各方精銳之士又加以訓練之功較爲精當也就人才而論則蔭渠實優於濬川不獨其心地篤厚足以服衆且閱歷已久謹慎周密亦非濬所能及萬載人多與濬川往來且目覩戰績故盛推之然知兩君之深母有如弟者濬川久屯上高以增兵爲請此蔭渠所不爲也其幕下士多鋪張已功尤爲

惡習。弟在幕府。於諸君勞績。知之最真。從未嘗以意見爲親疏。即于克袁之役。溶之功。自小於蔭。而中丞待之無少殊。蓋知蔭之心。而亦思有以慰溶之心也。蔭於克袁後。仍勉思報稱。而溶頗遲遲。蔭急進而溶緩進。必待滌帥之命。而後爲攻臨之謀。駐軍上高。又以兵單不遽進。田忠普老虎威軍已到上高。而稟中不叙。仍以增兵爲詞。此豈樸忠者所爲乎。去劉培元之六百。而來田興恕之千二百。尙言兵單。延一月。則糜數萬之餉。豈不可惜。中丞已嚴批督之矣。攻臨瑞。乃顧江西大局。若論湖南大局。則吉安亦不可緩。弟與聞帷幄之議。所圖者國家大計。爲天下大局起見。則江西不可不援。爲江西大局起見。則臨江不可不復。尊諭所云。成心私心。則早忘之矣。楊寶峰一軍。應穩駐萬載。爲是。蓋萬載毗連上高。上高人心甚壞。不僅英溝嶺匪徒爲可慮。蕭軍匆匆一過。斷不能淨其根株。聞科慶尙未伏誅。瑞州尙未克復。萬載豈可無兵駐守。來諭擬令進攻臨瑞。臨瑞旣復。卽往攻吉安。此殊不可以言會攻臨瑞。則臨瑞兵力。不爲不厚。以言乘勝攻吉安。則臨瑞若復。兵力更覺有餘。何須楊寶峯一軍乎。萬載爲兩省衝途。餘孽未除。防患不可不預。此枝移駐。豈可再移。中丞前已札飭。不得擅調矣。至合江西湖南兩省。

之力。直趨江南。此言雖壯而勢則未能。湖南以一方兼支五省。非中丞之知人善任。則斷不能。非官紳一力維持。則此局早壞。援江西已屬竭蹶。不支更何能遠圖。江南乎。至江西則民困已極。自顧不遑。全省蕩平之後。收拾殊不易。恐亦未能語此耳。滌公已發實收二百。則勸捐有資。昨劉峙衡來信。欲親家以捐資濟瑞軍。此枝兵馬。斷不可令其空乏。想親家自能知之。勸江西捐。供江西餉。楚省不復分惠。想亦江西所共諒者也。辛鴈發死有餘辜。其積蓄亦從賊而來。殺之而藉沒其家。亦是正辦。蔭渠爲之緩頰。乃婦人之仁。中丞已札萬載解湖南審辦矣。所以不卽在江西辦理者。原以蔭渠既有免罪之札。不使其爲難。且無以安反側之心。此犯解湖南。亦不遽殺。但不任其安居萬載。致有不虞耳。經笙世姪氣質甚好。但須多讀有用之書。見面卽教以道理。斷不容氣。弟生平待人。總是侃直。見友朋有過。卽面糾之。何況子姪。此卽親家所謂太露圭角者也。見今風氣外愈謙而內愈僞。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一笑。

與胡潤之

宜昌賊竄當陽。聞甚無多。或可盡滅。不至由松滋入澧。乃大幸耳。傳聞有召回已散川

勇之說。則楚禍恐尙不了。川勇不可用。非勇不可用。實則川勇乃川匪耳。已遣復招。則示之以怯。恐以後難遣。遣則復變也。鄂省不過暫時難支。若論商旅之易通。財用之易致。左右伸縮均足有爲。則用湘不如用鄂。遠甚。閣下所深惡者。鄂之吏治軍政也。鄂之兵將。鄂之官民。固難與圖存。然必欲捨鄂之兵民官將而別思圖存之法。則亦有所未喻。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起。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又聞三代不易民而治。是官民不足。尤也。楊忠武爲近代名將。三省之事。首尾七年。諸將疲兵。隸楊數月。則爲精卒。古人謂有強將無弱兵。此其徵也。今欲盡以湖南兵勇易之。無論無是事。且亦多費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徒勞何益。戚南塘以浙兵赴北。此不過過治事。則然若謂盡遼薊之防。均以浙兵實之。此豈三千之數所能耶。張石帥赴鄂。僅以岷樵四百楚勇自隨。此外則湖南鎮算乾州之兵耳。然亦不過三四百而止。鵝公頸之戰。則襄郢兵亦多著戰功。不盡恃湖南兵力。弟在石帥幕。亦不肯輕調湘兵。不肯輕費湘省物力。數月之久。謹調南省火藥三萬斤。礮位百尊。銀千兩。錢一萬貫而已。假使石帥不移山左。吳澂帥不速來。田鎮其不可守乎。閣下所急者。人才也。然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嘗試譬之。草皆藥也。能



嘗之試之而確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則專用襍用均無不可否則必之山而求榛必之隰而求苓烏乎可且烏乎能也曾滌生嘗歎人才難得吾曰君水陸萬餘人矣而謂無人然則此萬餘人者無可用乎集十人於此則必有一稍長者吾令其爲九人之魁則此九人者必無異詞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見在湘省所用皆滌公用之而不盡或吐棄不復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滌又往往見其長而欲用之矣然則滌之棄才不已多乎閣下開口便求將才談何容易然實論之將才雖多閣下亦未能識未能用也頗牧起翦今無其倫拊髀興歎宜矣張榮貴鮑超之選豈其少乎丁篁村唐義渠又豈少乎東征以後曾滌生所欲調而未得者周雲耀王璞山耳湘省支持數省豈僅恃此兩君乎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非開誠心布公道不能得人心非獎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氣不用人之暮氣不能盡人之才非令其優劣得所不能盡人之用閣下亦於是講求之而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今一概吐棄之恐徒勞而無益耳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此聖人示人用人之法也痢疾緣外感而起

然下痢既久。則正氣必爲所耗。上則簡思慮以養脾。和陰陽以利氣。藥物無可須耳。補劑想已服過不少。恐所補者邪則病益甚。克伐之品。則固不宜。脾可悅而不可鬱。脾恃心氣以養。心氣須常遣舒暢。則悅而不鬱。蓋留意焉。

答胡潤之 丁巳

得七月初二日書。知張文煥何紹彩等打小勝仗。亦足慰心。尊書於養氣之說。未知其深。終是打小仗。手段連聲之雷。不震食鼠之貓。不威解此者。其璞山乎。迪庵以下。未足語。此近得一奇士。頗能似之。見令募一千二百人。四月後必可打大仗。成就當在峙衡之上。且緩再說。海瑛是前年所拔者。人甚聰明。而頗有浮動之氣。見置之安鄉卡中。且磨礮之以滌其年少子弟之過。再看何如。丁華先澧州人。鄉曲有志之士。稍近於誇。蓋其土風使然。澧人多任俠而少真氣。留心久矣。伊輔先生見人談忠義。卽忠義。見人談兵。卽兵。其賞識蓋因自璞山所來耳。若其真才。璞豈肯放之乎。葆芝岑甚有吏幹。此間兩次特保之人。其母不樂其遠出。此間亦不放也。如其奏調。仍是一奏了事。來書云。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并無愚人。此論極透。而往往觀老兄行事。卻亦不免。豈非明。

有。餘。而。誠。不。足。耶。大。凡。人。習。慣。則。難。移。程。子。見。獵。心。喜。惟。程。子。始。自。知。之。故。曰。變。化。氣。質。爲。難。也。璞。山。廣。昌。之。捷。又。殺。賊。三。千。餘。聞。吉。安。之。敗。始。歸。藤。田。先。擬。進。勦。新。淦。聞。賊。有。到。樂。安。之。信。故。少。俟。之。此。軍。回。則。臨。吉。兩。郡。有。可。恃。矣。前。書。擬。屬。峙。衡。抽。閒。打。新。淦。惟。聞。瑞。賊。竄。去。三。千。餘。而。城。賊。仍。負。固。不。出。歲。事。尙。無。期。峙。未。必。能。抽。閒。前。去。而。尊。軍。既。出。終。是。可。慮。峙。衡。仍。當。催。其。速。赴。鄂。中。以。鄂。中。派。援。之。將。回。援。鄂。中。江。西。中。丞。豈。能。阻。之。璞。山。非。俟。江。西。肅。清。不。肯。赴。鄂。以。大。局。論。江。西。爲。賊。所。必。圖。賊。數。之。多。尙。數。十。萬。較。鄂。尤。難。支。而。通。省。無。一。良。將。亦。終。是。不。了。之。局。璞。意。之。欲。留。江。西。以。身。自。任。亦。難。得。也。滌。公。仍。請。終。制。批。回。准。其。暫。留。籍。終。制。如。江。西。有。警。再。赴。江。西。而。其。所。陳。爲。難。之。處。概。無。一。語。及。之。此。公。仍。負。氣。如。故。我。亦。負。氣。如。故。也。鄂。中。官。吏。多。湘。官。湘。人。往。往。以。湘。之。利。獻。於。鄂。爲。自。媚。計。而。不。顧。大。局。湘。之。木。稅。征。於。湘。則。爲。橫。征。暴。斂。征。於。鄂。則。爲。名。正。言。順。鄉。中。有。一。笑。話。與。此。正。相。似。有。兩。昆。同。立。門。前。弟。持。一。萊。菔。生。嚼。之。甫。入。口。乃。兄。自。旁。批。其。頰。詈。曰。清。晨。不。宜。吃。生。冷。物。奪。而。啖。之。此。一。事。也。川。鹽。官。運。我。爲。畫。策。而。閣。下。採。之。乃。常。德。設。棧。盡。籠。湘。省。鹽。釐。之。利。使。我。爲。湘。人。所。不。容。此。又。有。一。笑。話。有。兩。

人商偷其隣之牛者。一人爲之畫策曰。吾鄰牛圈與吾牛圈比。鑿牆而入。吾先之。子爲吾調。及偷者方牽鄰牛。而人已牽偷者之牛遁矣。凡此皆瘠人以自肥者之資也。市井盜賊之智。而官司行之。了無愧怍。方自詫曰。吾籌餉之工也。損湘以培鄂。仁者不爲。况湘亦何負於鄂乎。鄂所藉以爲詞者東征也。昔滌公東征。自岳州出境。至田鎮。所食皆湘餉。武漢再陷以後。鄂省何事不資吾湘。頻年以來。吾湘抗五省之賊。每歲百數十萬金。見在出境援師已二萬六千若地丁錢糧。漕折。僅敷額餉。廉俸。應支各項。此百數十萬者。全賴捐輸。釐金而捐輸。屢次搜括。已無可著手。閣下忽創爲捐米之局。而制軍昨尙欲交岳州勸諭。不過微變設局之名。於是而捐輸無望矣。釐金一事。江粵黔各邊方用兵。路途梗阻。商賈絕迹。近惟安鄉岳州兩卡。每月可兩三萬貫。而鹽稅爲一大宗。今議官運之。湖南各卡一例放行。而原奏商販得隨官運之後。是以官運帶商販。而無商之非官。湖南釐鹽卡局可撤矣。原奏所云楚省引地。袤延數千里之大。此語將湖南併包在內。運思誠巧耳。吾不知天下何處非引地。以食鹽之地而論。則天下皆引地也。不獨楚省以行鹽之地。則鄂與湘同一淮鹽。川鹽。潞鹽。引地也。並無所謂楚省借官運二字。奪吾湘鹽。

釐之利歸之鄂。其術耶。其誠耶。設棧於常德。委員駐棧督辦。發往長沙益陽等處分銷。是以常德爲沙市宜昌耳。奏所不及。則以督札一紙行之。閣下方謂天下惟下愚之人。乃好用智術。稍聰明者斷不爲之。誠不足欲以術濟之亦由才短故耳有多少好事不做偏要以攘竊爲生活可笑此舉其下愚耶。其聰明耶。近苦日痛。兩眼忽不識字。前承寄張仲遠所議漕事稿。不能著筆。本亦無從著筆非盡飾詞也敬謝不敏。蓋吾亦有智術焉。將勉強試之矣。一笑。

與李希庵 已未

黃子春陳品南江華大捷。嶺西肅清。隨擣嶺東。則賊已竄至錦田。將赴連州會合粵東羣賊。八月二十四日。胡都司國安等擣宜章黃沙堡之賊。斃悍賊二百餘。賊悉竄廣東連州之星子司。凱軍已至郴州。中丞令統所部及胡都司梁都司魏質齋諸軍。越境勦之。當易收拾。此賊若滅。則吾鄉南路。暫可安枕數月。頻年兩粵之寇。縱橫界上。自璞山痛勦後。從未敢擾及邊境。今年因石逆竄入。遂猖獗如此。非一再重創之。不能圖旦夕之安也。黃子春陳品南作一路。張凱章作一路。胡國安魏質齋作一路。平兩粵零匪尙有餘力。惟石逆一股。大有由黔窺蜀之意。蜀無可恃之將。且亂民伏而未動者。多至不

可勝數。黔中羣盜如毛。計苗匪、教匪、成股者不下數十萬。石逆一入其境，便不可復制矣。弟屢致書滌公潤公，意在急圖保蜀。潤公意滌非督蜀不能有爲。欲由湖南上游扼之。而官相方奏請滌共勦皖賊。此間因樊燮事，不便再與相公立異。滌意又不思入蜀。故未敢決其實。皖賊雖多，尙在岳下游。蜀據長江之上，未可令其潰裂。此理易明。若論中原形勢，則皖可出豫，東蜀亦可出關，洛要害故相等耳。弟已決計出幕，不復侈口談論大局。自二年至今，所處之地，介於不紳不幕之間，蹤跡太幻，早已爲世所指目。今更孤蹤特立，日與忌我疑我者爲伍，身家無可惜，性命不足惜。特拌此身家性命，而於大局桑梓均無絲毫之裨，則殊不值耳。謹奉身暫退，以待機之可轉。來書云官相及潤公均與尊處微有嫌隙，此却一無所聞。潤公於賢昆仲，契合最深，情同骨肉，斷無纖毫芥蒂。弟可百口保之。至官相，則本無知人之明，亦無好賢之意。其待南軍之優，則實由撐門面起見，亦無足怪。此公與弟，則嫌隙已深。伏而未發者數年，潤公嘗言其心地之厚，而不知實未嘗相忘也。然此公亦無殺人手段。弟早知之。弟生死早置度外，何況禍福。何況毀譽。況此案亦萬無連及之理。兄請放心。毋因是憤憤爲禱。

與胡潤之 庚申

數年已來。所辦皆公家之事。所言皆公家之言。蓋幕之職。原以助官爲理。旣爲人役。自不得不殫精竭慮。爲之。唐之馬周。以徒步而致卿相。本朝之王文端、陳文恭、林文忠。皆以幕客起家。就中端人正士。本極不乏。無如利其食者多。其途近雜。則亦有指爲口實者。僕當咸豐二年賊偪長沙之時。從前并未一聞時議。中秋後方挈幼累入山避寇。親知多從之游。甫十餘日。忽枉張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應。而江岷樵自長沙以書來勸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謂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而僕於林文忠、公處聞公言。滇之張石卿、黔之胡潤之、黃惺齋。乃吾左右手。因詢石公所長。則固開爽敏幹。不易得見者。遂欲一往參焉。比見石公於圍城中。握手如舊。干以數策。立見施行。自此留置幕中。長沙解圍兩月餘。石公奉權督湖廣之命。強僕赴鄂。是爲三年正月十二日。逮九月十三日。石公赴山左任。僕乃辭歸。自是匿居深山。誓不與聞時事。而籥門中丞三遣使幣入山。敦促再出。時逆賊披猖。已陷岳州而南。距長沙七十里耳。不得已勉爲一行。四年三月初八日入署。至九年臘月二十日出署。中間事

變多端。皆公與滌公所聞見者。亦張駱二公疏稿中所備具者。前後八年。猶堪覆按。此後世能忘我。固爲意外之幸。倘復強納諸世網之中。真不知稅駕何所。無已。則舍帷幄而事戎軒。少伸草莽報國之誼。蓋數年襄畫軍事。卒未一履行間。上年寶慶之役。以將領進止未能畫一。亟請於駱籥公。願疾馳軍前。一爲籌度。希庵回湘視師。亦力勸其行。中丞堅以左右無人。不令遠去。致使微願不遂。每以爲歉。今後如不能卑棲巖壑。卒爲外人物色及之。則請以數百人營官。自處披堅執銳。以從事焉。幸而濟。則殺賊之素志。可償。不幸而敗。則免胄陷陳。就吾死所。其不敢妄希統領者。以軍旅之事。非可以未親閱歷之人嘗試之。營官隨大隊接仗數十戰之後。歷練必多。部下人才優劣。亦審方期。漸有把握。否則貿然任重。顛蹶堪虞。不但誤國。兼以自誤。殊非所取。必不得已而出。則學戰爲宜。若從容坐嘯。乖其素願矣。

### 與曾滌帥

自二套口登舟後。節節阻風。行十六日始抵長沙。已聞節下新拜總制兩江之命。并奉前月二十八日賜書。見示寄潤公書稿。敬仰籌慮之精。以見今時勢言之。下手之方。無



以踰此。惟公處兵數太單。鄂軍未能多調。自不能不速爲選募。以資分撥。正與意城玉班人樹諸君子商議間。適中丞處接到部文。奉隨同襄辦之命。昨日已刻復奉大咨行知。并商辦九條。當一一遵行。惟玉班見紮城上。中丞時以邊事見詢。未必肯令其遠出耳。凱章之軍。見駐郴州。中丞前接大咨後。卽令楊栗甫臣安募四千人往代。意欲俟栗甫至郴。而後以凱軍來。宗棠歸時。卽請催凱軍先發。比接尊處初五日咨。又以飛札催之矣。陳俊臣所部桂勇。素稱能戰。惟紀律尙須講求。其營固不止千人。然營哨頗難其選。如以千人或千五百人應命。自是一枝勁旅。藍山獠勇強而民勇弱。楊廣文籍隸芷江。或募於芷爲宜。芷固產勇也。尊處咨開所需槍礮子藥鍋帳。湘中自能照付。次青口糧。爲數無多。中丞亦當應之。比接大咨。令募練五千。或親統來皖。或請霞仙統領前來。則人數頗多。局面亦覺少異。凡爲統將者。必親募。人數多於增附。人數然後連掉。易而呼應。靈若選募者。一人而統領者。一人或本部少而增附者多。則驟難浹洽。動形阻迕。不可不慮也。昨已飛致霞仙。請其自募二千五百人。而宗棠開募時。擬卽并列。霞仙台銜俾衆共知。庶以後分帶合帶均無不宜也。至此軍軍資行資。已託意城轉達中丞。飭局

應付。當無齟齬。請釋蓋懷。蘇州之失。爲公計者。如杭郡未失。宜先以偏師保越。爲圖吳之地。庶將來山內山外兩路進兵。可免旁趨歧出之慮。而餉地可保。否則賊勢蔓及於越。而賊巢穩踞金陵。大軍直指蘇臺。如擊長蛇之腰。防其首尾俱應。且吳中封疆大帥。或殉或逃。枝郡旁縣多已淪覆。下河上海。誰與圖存。如越中有一軍爲公宣布威德。則三吳人士均有所係屬。而箠壺之奉。尙有可圖。否則形勢中阻。不但餉源易斷。音耗難通。亦孤吳中士民望歲之心。而貽中朝士大夫以口實矣。公督兩江。江西乃其兼轄。此邦於軍事素無條理。平時養勇數萬。臨事未能得一割之効。欠餉最多。糜餉最甚。公之所知。釐金一節。聞亦雜亂無章。所取於商者煩。所歸於公者約。公欲分而有之。自宜大加整理。爲今之計。似須將江西兵事餉事。先爲之經畫。令所司將兵數釐數。一一開呈。逐爲區處。兵精而餉節。釐旺則餉饒。似亦當務之急也。三省合辦之局。此間亦頗議及。惟見在大兵。盡扼南路及靖州一帶。月費近二十萬。不但合辦無此兵。亦無此餉。宗棠歸時。始商之中丞意城。東自藍山臨武。西迄永明江華。偏築礮牆。以省兵力。已委馬春臯觀察及王人樹前往經畫。大約須三四月始可蒞事。此工若成。東西兩路。每路三千。

人。即。數。守。禦。可。抽。撥。七。八。千。人。應。敵。矣。

與胡潤之

十五日奉上一函。計已達覽。縱陽血戰得之。賊援必急。亦可稍牽賊勢。滌公渡江。兵力猶單。而廷旨催其由浙援吳。必不能赴。凱軍四千。已催其速由茶陵出撫州。如賊尙在浙境。則先扼饒廣。杭城無恙。則入浙爲固。越窺吳之計。賊勢披猖。蔓延日廣。滌公大軍。數尙不能分。山內山外兩枝。更何能分。偏師以援越。然局勢如此。三路缺一必不支也。公意三大枝。一出揚州。造水師。一出浙江。造水師。一大枝復分爲三支。從徽甯廣德趨吳。的是妙著。惟恐無此兵力。無此將才。如何如何。弟日間料理。選募諸事。立四營官。四總哨。每三百二十餘人爲一總哨外收璞山舊部四旗一千四百。別精選勇士爲八隊。親兵共二百人。以奮勇著名者爲其隊長。每隊二十五人。供臨陣衝堵之用。將來以五千人爲率。或不草草。湘中見成營官。定議不調。惟李金暘一營。籥門先生欲以付我。蓋此子難以鈴束調馴也。霞仙奉命募六千人。恐難招齊。能以二三千人應卽好。霞鄉中應募已空。且六千君子亦殊難爲長也。弟部多用驍士。名爲楚軍。數處盡用湘鄉勇丁。無論一縣難供。數省之用。且一處有挫。士氣均衰。非計也。非

霞仙所能帶。霞仙亦必不願帶之。弟自行耳。七月訓練成軍後。或取道江西以赴皖南。或由水路徑赴皖南。均未能定。且看局勢如何。鮑春霆已來營否。新增之二千人。尙未知穩實可靠否。禮營亦似非健者。滌公渡江。恐必有賊尋鬪。或是大股悍賊。亦未可定。殊難放心。弟軍難速成。不能奮飛。爲之懸懸。來示執筆而籌。終不如枕戈而寢。誠爲確論。弟於軍務兵機。頗常留意。惟臨陣指揮。協宜與否。實不能自信。俟閱歷數仗。方有把握。蕭濬川四月二十七日在蜀病故。其軍無可代統者。必散無疑。蜀事真無可爲也。阿瞞已到長沙。忽奉扶柩回籍。無庸督辦四川軍務之命。爲之愕然。不自解其何故。渠意深慮江南後命。蓋猶於馬上望三台星耳。江西來咨。欲湖南募勇萬餘赴江。言彼處東路兵力之單。毫無足恃。不知前疏防兵四萬盡置何處令人耽憂。滌公來咨。欲湖南認二成。江西認八成之餉。湖南義不容辭。但非得兩三小統領率之而去。何以放心。此則甚費躊躇也。候補四品京堂。尙未見有專奏謝恩者。或者起程到營時。呈請代奏爲妥。如補一缺。則不能不專謝矣。日間勞甚。數日後卽出城住營訓練。已堅請王梅村來營幫辦數月。開數仗後聽其自便。尙未慨許。亦頗患病上年屢調不出無如何此以情懇之或稍動耳滌公昨以三千統領札調之。恐不應

也。

答毛寄雲中丞

辛酉

去歲道出襄陽。辱承垂注。逾恒銘感無既。西還後。適有襄辦軍務之命。晨夕簡練不皇。比師過章門。即疊聞宣歙失守之耗。自此轉戰江皖之交。屢當劇寇。馳驅戎馬。箋候久疏。中間聞承新命。改畀雄藩。且喜近接光儀。得親教益。嗣籥門中丞書來。知復新拜撫湘之命。吾湘之習聞公名。及有事東征者。莫不同聲慶幸。咸以爲得所庇賴也。頃從滌帥處得奉惠書。殷殷以籥公前事爲詢。具仰大君子虛懷求治之意。籥門先生之撫吾湘。前後十載。德政旣不勝書。武節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遺愛之尤溥者。無如剔漕弊。罷大錢兩事。其靖未形之亂。不動聲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謂明治體而識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湘中財賦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軍興以來。內固疆圉。外救鄰封。未嘗請大府之錢。未嘗乞鄰封之助。兵無飢噪之事。民無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擬莫測。所由孰知其廉慎仁恕之德。足立其本。精誠專一之行。足善其用也。至於援鄂。援黔。援江。援粵。裹糧趨事。師出有功。未嘗自伐。以克復袁州。臨江兩郡。荷花。

翎之賜。以京察與頭品頂帶之加。皆欣躍承受。如叨異數。此又古大臣退讓盛節。功不自功。有非尋常所能倣者。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籌。九載於茲。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雖以此爲媿相所不容。爲小人所共搆。未敢以此幾微變其初度也。外間論者。每以籥公之才不勝其德爲疑。豈知同時所歎爲有德者。固不如籥公。即稱爲有才者。所成亦遠不之逮乎。公今開府吾湘。滌潤兩帥。均謂公才公望。將有遠邁籥公者。宗棠不敢爲雷同之論。但求公之志事。一如籥公。則吾儕小人得庇以安。而時局必大有所濟。其爲慶幸。寧有已耶。筠仙意城均時至長沙。兩君均與公雅故。張弛所宜。及人才長短。如蒙下問。自當縷告。無俟鄙人之曉曉也。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癸亥

前奉鈞函。并公牘二件。比於二月初八日呈覆。諒邀崇鑒。十五日嚴州營次。又奉大札。敬承一切。富碩行被盜。及馬總兵受傷兩案。當飭甯紹台道溫處道確查。茲據史致譔稟稱。法兵與廣勇爭毆一事。係屬衅由彼起。該道抵任後。與嵒樂德克日意格德格北買勒忒談及此事。無不歸咎於馬總兵。而該國提督及領事官。俱遠在上海。未准續行

照會。疑係該提督等自知理屈。或已中止。是以姑置勿論。詎料正月間。伏提督復自滬來甯。索取前項養傷卹賞銀兩。動多要挾。該道反覆辨論。始覺詞窮。念其新派參將德爾梅赴紹接帶兵勇。攻勦正資其力。不得不通融辦理。遂將前索償項減去一半。給銀四千兩。且局紳等登舟面付。議定後無他說。永斷葛藤等語。查此案本無實給銀兩之理。惟既由該道從權了結。永斷葛藤。而尙復嘵嘵。則更可置之不論。至富碩行被劫貨物。果在温州合泰襪貨店售賣。自應跟究原買之人。訪查此案下落。惟事隔兩年。難保不贓售人逸。從前地方官。因循諱飾。積習相沿。原無可容回護。宗棠已於未奉明諭之先。將該管道府分別參撤。新署溫處道周開錫。力圖振作。斷不至如前之顛預了事。頃據稟稱。訪聞前年洋面。曾有夷船被廣艇劫殺之事。已懸重賞。派人前往躋拏。贓盜能否就獲。雖未可定。然總當嚴切跟追。俾其無所藉口。再紹興府城。因賊竄收復。殺賊無多。乃洋勇入城。復搜括在城米物。據爲己有。勒派紳民變價。否則運而之他。官紳往與力爭。幾遭反噬。蕭山賊遣財物。亦悉被席捲而去。其官軍之先入城者。復被洋勇徧身搜索。兵勇皆積怒而未敢言。洋人在內地強橫之狀。實有不可以情理論者。上年

冬間。宗堂曾以洋將洋兵之害。詳告史致諤。屬其勿事招致。以湮其源。無如甬滬各紳富。均視洋將爲重。必欲求其助防同勦。以致自貽伊戚。見飭各軍。勿與計較。冀可免啓衅端。此時兵力已敷。分布若更令其隨同防勦。不惟與內地兵勇兩不相安。且地方收復。殘黎甫離。兵燹喘息。僅屬蒿目傷心。何堪再受外師之擾。兼之洋將有功。則益形驕慢。居之不疑。日後更多。要挾已飭史道。乘我軍聲威正盛。將洋兵陸續遣撤。據史道稟稱。常安軍。即英國教練綠頭勇一千名。亦擬調回甯郡。分別遣撤。惟法酋教練花頭黃頭各勇一千五百名。見改名常捷軍。閱時既久。喧賓奪主。見方以勒達二將身歿行陣。爲口實。德爾梅昨又屢請攻杭城。經革道張景渠婉言阻止。此勇必須早撤。地方庶可安謐。餉需庶可節省。然不先遣撤英酋所帶綠頭勇。則法酋必不馴服。且紹紳承買米物。定價洋十一萬元。分立五箇月。票據此款不清。必不聽撤。見擬一面將綠頭勇妥爲遣去。一面由史道與甯紳籌商。或由甯設法措款。代紹紳先行湊還。使其無所藉口。儻該國或仍向貴處饒舌。務懇將外間擬辦情形。示知俾免歧異。大局幸甚。

### 答曾節相



承示批飭朱唐等不肯速戰之非。正如意所欲出。諸將擢至總兵。則位尊金多。自爲之念重。軍中所以有頂紅心黑之謠也。尊處與各鎮公牘。是提督體例。非使相督帥所宜。若輩有所畏懼。則易使過與寵秩。則忘其分際。而直以爲禮所當然。始猶以文貌相承。繼則扞格不入矣。照會各鎮之體。與札相近。其相呼曰該鎮。直寫而不跳行。頃見閩浙移交各卷中皆然。似外省事同一例。無所庸其謙讓。總督如此。况相國臨軍乎。朱唐本庸材。非堪一路之寄者。旣無能戰之實。又懷怯戰之隱。公復慮其戰而以勿浪戰申儆之。宜其不戰矣。兵事變動。不居隔一日兩日之程。便與千里無異。若預爲之制曰賊如何。我如何。是教玉人琢玉。未免徒勞。且機宜亦必多不協。前周制軍天爵章奏中有曰。我以速戰法。賊不如法而來。至今傳爲笑柄。元戎之職。在明賞罰。別公罪。一號令。其於戰陣之事。籌畫大局而已。若節節籌度。則明有所蔽。而機勢反滯礙。而不靈。公宜終納斯言。勿哂其妄。克庵率所部之半。赴饒景之援。蓋因幼丹中丞有成命耳。實則饒景之事尚緩。吾旋而右。恐賊旋而左也。已貽書商之。薌泉用兵。好佔穩步。好打硬仗。不若克庵之靈動。然克庵則又性急而不耐久。亦各有其長短也。閩事散漫已極。文恬武嬉。官

疲民悍。失今不治。將成瓦解。臺灣兵事不競。延邵土匪蜂起。旬日來已應接不暇。徐公篤老。桂廉訪則齒又過之。張方伯亦望七。恐其精力有所難周。而又無可委以佐理者。至餉源全恃釐金。而近來爲洋人攪壞。大不如前。九峰斂手以去。正其福量之不可及。忠逆聞已回金陵。有言其將力爭嘉興者。未知確否。至僞聽王則已爲我軍擊敗。其伎倆似亦平常。從前吳人言陳炳文之黨悍而且衆。不足信也。陰雨連綿。兵農兩困。居嚴城中。毫無興致。且過數日。往富陽商榷戰事。一覽山水之奇。

### 答曾節相

連接兩書。敬承所示。李苗夙隙已深。討苗詞義甚正。或可資其裨助。鮑軍西上。青陽圍解。皖南局勢亦當漸有起色。惟賊意總在竄入江西。浙江各覓生路。未必盡援金陵。以應逆渠之召。蓋黃胡諸逆。搆亂已久。知東竄則其勢日蹙。難望生全。又粵東花旗諸賊。見賊勢日衰。意欲回粵。散幫竄江西。竄浙江。均須由宣歙分歧。我能力扼此關。遏其紛竄。逼令東趨。庶可保完善之區。殄此殘寇。青陽圍解。則竄江西之勢輕。鮑軍西上。則由廣德東竄之勢亦輕。意者其遂由徽竄浙乎。浙師除皖南兩枝外。皆併力東趨。勢難回。

顧。又。自。夏。徂。秋。官。民。兵。勇。盡。爲。疫。癘。所。苦。節。交。霜。降。疫。氣。仍。未。減。息。吾。軍。久。飢。久。病。銳。氣。潛。消。驅。令。東。驟。西。馳。恐。難。用。命。故。飭。老。湘。移。駐。歙。休。之。交。克。庵。全。軍。漸。次。東。指。務。令。絕。其。入。浙。之。蹤。未。暇。過。嶺。助。勦。鮑。軍。旣。來。江。席。兩。軍。與。之。會。合。嶺。外。軍。勢。益。盛。亦。復。無。須。浙。師。之。助。自。當。以。截。其。入。浙。爲。正。想。能。諒。之。兩。淮。鹽。課。甲。天。下。陶。文。毅。在。日。試。行。票。鹽。已。覩。明。效。惟。淮。北。行。之。而。淮。南。有。志。未。逮。蓋。其。時。謠。詠。繁。興。之。故。今。則。事。同。創。始。無。所。顧。藉。若。一。律。辦。理。當。於。尊。處。餉。事。有。裨。而。淮。南。之。鹽。行。銷。淮。南。引。地。於。義。爲。正。江。楚。誰。得。而。非。之。前。讀。大。咨。以。止。論。轄。地。不。論。引。地。爲。言。而。引。鄂。湘。之。收。淮。釐。證。之。鄙。懷。竊。有。未。喻。前。此。安。慶。未。復。其。浸。灌。鄂。湘。之。鹽。多。從。淮。北。而。來。否。則。賊。中。所。帶。淮。南。之。鹽。耳。淮。北。之。私。賊。中。之。物。故。鄂。湘。得。抽。其。釐。然。鄂。湘。所。抽。之。釐。仍。以。川。粵。私。鹽。爲。多。而。淮。南。北。不。過。偶。有。其。事。試。觀。鄂。湘。已。往。辦。法。顯。有。明。徵。公。督。兩。江。又。正。值。安。慶。九。洑。洲。先。後。克。復。江。路。大。通。之。時。專。兩。淮。之。利。整。頓。固。有。鹺。綱。收。復。淮。南。引。地。以。資。軍。食。鄂。湘。何。能。與。公。爭。淮。南。向。時。暗。透。之。私。今。變。而。爲。官。何。愁。鹽。不。足。而。銷。不。廣。乃。以。論。轄。境。不。論。引。地。之。說。先。資。鄂。湘。話。柄。何。也。因。公。旣。許。免。浙。鹽。之。利。未。便。再。有。辨。駁。故。止。不。言。亦。慮。公。

與弟均尚氣好辨。彼此爭論更涉形迹。於大體多所窒礙也。弟更有請者。凡辦釐務。貴在各局委員得人。能與彼地紳民商賈浹洽。然後民不擾而事易集。若各局不能得人。而理而惟知變置督辦之員。責其不能有所裨益。而詈之斥之。不特無益。而且有損。李獻堂去後。劉孫諸公。畢竟有何成效。公固知之。至景鎮河口釐務之旺。實由敝處委辦之員認真綜覈所致。於江西各局之釐。無所侵佔。見在由尊處委員接辦。虛實自明。無煩置辨。而公前此頗疑景鎮河口之釐日增。則江西各處之釐日減。弟慮公一時遽難燭察。而江西總司釐局者之益觸公怒也。故自承恐有侵佔飭委員各清界劃。不料公不信其爲權詞。而信其爲確實供招也。茲已委員接辦。水清石出。弟之苦衷亦可畧白。武有七德。豐財居一。豐財非利衆不能。非用人不可。用人不宜獨斷。公幸察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戊寅

俄人屢次無理取鬧。令人憎厭。無非爲遲還伊犁作勢。早在洞鑒之中。李雲麟等取有憑証。彼欲挑剔。無從置喙。亦在意中。過於含容。恐無以戢其貪心。仍然不奪不饜。所喜尙知顧惜體面。啖之以利。或藉此定其界劃。可斬斷葛藤。免致重煩唇舌也。西四城克

復。兩首逆本可生致麾下。乃因賄通買路。竟至漏網。諸將士終欲得而甘心。出於義忿。亦出於忠誠。如任其爲所欲爲。亦未嘗不能做到。特界地相連。萬有餘里。兵端一啓。歲役無期。長慮卻顧。不得不孫以出之。冀收信成之效。頃於捷報內據實詳陳。擬由尊處向其辨論索取。在俄人招亡納叛。無可解免。又平素以大國自居。須惜顏面。或無詞推委。亦未可知。縱假保護爲言。則舍伯克胡理置之不論。而向索白逆。及其同逃各犯。即照人從地歸向章。彼將何詞自解乎。如并白逆亦不交出。在我亦必非欲得之甘心。此等逆匪。同惡無幾。俄人雖立意窩藏。無能爲害。縱彼利其所有。暫時容忍。久之金盡交絕。亦必無永遠相保之事。尙可從容設法辦理。惟須先與議定。爾既不肯交出。我必向爾索取。亦非保全睦誼之道。暫且併作罷論。惟兩逆被爾容留。卽應由爾國加意約束。儻日後兩逆復由爾國出外滋事。或侵犯我邊界。我國守邊將士勢必盡力勦捕。或因追寇深入俄境。彼時不得謂衅端之由中國而起。如此立言。亦可令其無從置喙。愚意欲藉此并爲收回伊犁作勢。未知有當與否。伏乞鈞度示覆。至李雲麟爲人。宗棠本亦知之。因其質地尙堪造就。意在加意訓勉。俾有所成。近觀其舉動輕浮。語言妄誕。較前

尤甚。實爲廢材。據伊自言。尙思游覽吳越。宗棠慮其藉口招搖。致惑視聽。故因其請假。資遣回京。謹一併附達。

答順天府丞王孝鳳

默。深。海。國。圖。志。於。島。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譬。猶。禹。鼎。鑄。奸。物。形。無。遁。非。山。海。經。志。徒。侈。恢。奇。可。比。近。時。號。稱。洞。悉。夷。情。者。能。慄。襲。緒。餘。即。不。易。覲。何。況。隙。見。并。口。耳。所。得。亦。淺。者。乎。弟。所。製。敍。但。道。其。實。於。是。書。無。所。加。特。還。自。循。省。負。疚。良。多。耳。新。疆。南。路。一。律。肅。清。皇。威。遐。暢。泰。西。各。國。各。部。之。流。寓。經。商。者。莫。不。震。動。恪。恭。驚。爲。創。見。遵。令。春。融。各。歸。本。國。莫。敢。支。吾。尙。有。俄。英。之。西。號。乳。目。國。者。以。洋。槍。隊。稱。雄。安。酋。招。請。練。兵。到。喀。至。是。目。覲。官。軍。之。能。亦。深。悅。服。然。則。謂。洋。槍。隊。不。可。當。者。不。啻。牆。隅。私。語。耳。是。役。所。獲。後。膛。大。礮。及。前。膛。銅。礮。甚。多。皆。自。乳。目。國。來。者。精。緻。殊。甚。英。法。所。製。不。足。傲。之。得。此。安。置。邊。牆。亦。可。收。用。蟹。止。瘡。之。益。增。聞。一。快。論。善。後。之。策。自。以。置。省。分。設。郡。縣。爲。宜。弟。因。事。體。重。大。不。敢。獨。執。其。咎。疏。請。敕。閣。部。九。卿。及。各。督。撫。集。議。請。旨。定。奪。而。批。答。仍。由。此。間。具。奏。廷。臣。會。議。候。旨。未。敢。有。違。然。始。事。維。艱。局。外。異。議。必。多。異。時。必。有。言。責。殊。深。廩。廩。

林文忠粵事。其前鑿也。高明幸有以策之。新疆腴區。非得此不能駐軍設防。以嘉峪關外。抵哈密。巴里坤。戈壁荒瘠。寒苦之地。水草不便。不能就地取糧。專恃採運。接濟。費十石不能致一石屯兵日久。勢必自潰。漠南北將無安枕之日。而宸居肩背已寒。此綢繆所宜預者。高宗違衆議。立軍府。聖謨獨建。超軼漢唐。所以成康雍兩朝未竟之功。而百餘年邊方無警。蒙部相庇以安者此也。從前拓邊節餉。遺烈猶在。豈可棄地停軍。以資寇弟。所以屢疏力陳。不計成敗。利鈍以全力赴之者。豈得已哉。閣下留心國故。當知所言非妄矣。

答譚文卿

辭封之疏。約日內可奉批回。如不獲請。仍當再奏。受爵不讓。古人所戒。況此次兩逆漏逃。聖明不加譴責。已屬度外之幸。敢辱高爵以速謗耶。從前金陵克復。幼逆逃去。弟曾致書曾文正。謂應據實陳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譏切。沅浦宮保亦以爲非。弟此次報捷。疏首卽揭出首逆未獲四字。亦從前告文正之意耳。至南疆八城。不滿三月。一律肅清。自周秦以來。實亦罕見之鴻烈。故於諸將士之忠勤。不敢稍爲屈抑。劉毅

齋二等男爵之封。天恩高厚。然亦有言不及道光西四城之賞者。不知彼時得其元首。此則兩逆漏誅。功狀固有不同也。雪岳破格請獎。准駁固不可知。然就籌餉而言。弟不能得於各省方面者。僅得之於雪岳。平心而論。設無此君。前敵諸公亦將何所措手。况二十萬賑捐。同時誰能効之者。擬於二次辭封疏內。附片陳明。至部中遇事挑駁。近時尤甚。於弟處尤甚。蓋皆一二司員陰主之。前疏委婉陳明。批回另有旨。却未見明文。樞邸殆亦有難於措詞之處耶。司員白某。聞係弟在浙所劾溫處道之子。此等物事。不值計較。亦姑聽之。陝西米捐。部駁并未查案。尊疏當荷兪允。卽此見部中無人。堂官不細心看稿。求刀筆。筐篋之工者亦不多得。况讀書明理者乎。僭之咎。徵恆。嗚。蒙之咎。徵恆。風。每念及此。殊深廩廩。

答朱茗生

吏兵兩部。近時皆書吏持權。司官書諾。以部費爲准駁。係鈴撞鐘。任其所爲。情狀頗異。從前就隴省。一隅言之。弟已廉得數事。其捕風捉影者。固不知凡幾矣。人心鬻雜。督撫莫可如何。乃冀其實心整理。俾吏治軍政。日有起色。何由致之。樞邸所處極難。天下賢



愚皆能相諒。惟綱紀所在。實有難委。蛇以俟者。否則釀成異時巨案。一加糾察。所傷必多耳。上年旱災。實數十年來未有之厄。秦晉飢民。煙癮一發。卽不可救。道殣相望。倍於餓夫。鴉片之產自外海者。不能驟禁。內地廣種罌粟。吏役受賄庇縱。官司佯若不知。并有謂拔除罌粟。奪民間利源。催徵錢糧。更形棘手者。翻以開禁廣種爲得計。人心之蔽至此。可勝慨哉。近乃就日前癮發速死實在情形。及領賬到手先換煙膏過癮者。張示曉諭。并刊印同治八年所撰四字論文。廣爲頒發。官吏顧頹者。分別撤參。官紳頗形悚惕。如行之以恆。持之以久。當可改觀。

答劉克庵銀臺 戊寅

大咨加給蓐農薪水。兼司三營賬目。鄙見頗不謂然。營帳由營官自行經理。本是舊章。亦使其稍沾餘潤。若改歸營務處經理。則營官未免缺望。當時王壯武雖曾如此辦理。所部亦勉從之。却不可爲訓。弟猶記易普照曾向弟親說。大人待我輩恩誼最重。惟總不准令我們得錢。其詞亦頗令人心惻。易普照乃璞山所稱如手如足者。厥後先璞山陣亡。其家固貧乏如故也。前此老湘從征江皖時。弟嘗以此語毅卿。屬其改照楚軍營

制發餉。毅卿不以爲然。丁長勝陣亡後。其家亦貧苦難於過度。弟曾調之。并行文王開琳詢過一次。璞山治軍爲吾湘一時巨擘。獨於此等處全不理會。劉壽卿及其姪毅齋所帶老湘。存其旗名。實則與營無異。蓋既與楚軍同事。則發餉章程。斷宜一律。所不待言。且西征艱苦迥異尋常。用財雖不能泰。亦不可過薄。致失人心。若務爲刻嗇。將并其節省者。而亦成虛耗矣。且募農既由支應而充營務。薪水已加五十兩矣。茲又因兼司帳務。外加二百兩。非定章所有。徒令其身爲怨府。而於大局實無裨益。弟觀募農爲人頗有英氣。然性情揮霍嗜欲太重。乃其受病處。若再加縱肆。用慣順手銀錢。非募農之福。且閣下擬作歸計。石泉尙無由湘啓行之期。此等事。自可稍緩。以待石泉之來。共相商榷。石泉自能知募農深淺。又屬璞山素交。於募農爲姻世長輩。凡可以加之體卹者。必不後於閣下與弟。再四思索。如尊處以成命難收。則令募農督帶兩營。而加給督帶公費。將來卽由弟廉項內。劃補似亦公私兩盡之道。至營務缺員。似以留俟石泉自派。或如弟處虛存其名。鉅細一切。仍一手經理。亦無不可。高明以爲何如。

### 答劉毅齋太常

新疆開設行省。無論朝論能否僉同。而欲爲長治久安之謀。則捨此別無善策。擬先將大槩情形具奏。并請先簡督撫。徐將各節目陸續陳明。以歸捷速。尊論西四城規模。與鄙見脗合。朗齋和甫所見畧同。然亦只寥寥數語。未能詳括。大約月內當有詳函見示也。新疆總督駐烏魯木齊。巡撫駐阿克蘇。伊犁將軍駐提督塔爾巴哈臺。副都統其內來之參贊辦事大臣皆可撤也。喀什噶爾駐提督其向駐領隊大臣之處皆以鎮道代之。所有督撫及道府廳縣各員缺均滿漢并用。如是則邊腹分明。統紀定而文武職任專。換防之兵可由土著客民挑選。惟暫時客軍不宜遽撤。其久役思歸缺額則以本地土著客民之壯健者補。伍久之自可化弱爲強。哈密以西歸新疆管轄。安西敦煌以東歸甘肅管轄。界畫旣明。治理較易。關內各郡縣悉如其舊。而制兵則宜從新挑留。著爲定額。省其餉以益新疆。此大畧也。至回部舊設之伯克台吉皆准照舊推擇。其不職者隨時革換。此項回職不過與內地保甲鄉約等是役而非官。藉供使令而已。惟須議給役食。嚴禁其假公事需索平民財物。或限以年數。役滿另充可也。西北素缺雨澤。蔭溉禾稼。蔬棉專賴渠水。渠之來源惟恃積雪所化及泉流而已。地畝價值高下。在水

分之多少。水足則地價貴。水絀則地價賤。蓋自涼甘安肅以達新疆。大致相若。治西北者。宜先水利。興水利者。宜先溝洫。不易之理。惟修濬溝洫。宜分次第。先幹而後支。先總而後散。然後條理。秩如事不勞而利易見。此在勤民之官。自爲之。令各知其意。不必多加督責。王道只在眼前。綱舉斯目。張矣其要。只在得人。懃懇而耐勞苦者。上選也。回疆田賦。按丁徵派。不均之弊。所由來矣。高宗之於回疆。令各城阿奇木伯克總收總納。未暇分地與丁。蓋聖意在撫綏荒服。不欲紛更。而當時大臣之素稱耆碩者。均以開闢西疆爲耗中事。夷之舉不能無所疑議。求其洞知體要。孜孜贊襄者。憂憂難之。迨後因仍不改。百弊踵生。小民備受阿奇木伯克掊削。呼訴無門。而豐鎬舊家子弟西來者。多以阿奇木伯克爲魚肉。常賦之外。需索頻仍。上徵其一下徵其倍。而回民乃不勝其苦。此時議開郡縣。原欲以內地之治治之。則一條鞭成法。不可不講。除按丁抽賦之苛。而問田取賦。庶徵收有定。而貧富兩得其平。加以平徭役。警游惰。禁侵貪。民可使富也。回民不知以石數計糧。但用稱子。每十秤子爲一石。計重一百二十五斤。合湘秤則一百三十斤。愚意上地一畝收糧一石有餘者。暫徵一斗。尊論以爲有合什一之制。擬每收糧

十一、秤子者。還租一秤子。是與鄙見。歛從其薄。相符。惟古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誠恐奉行之人。未知寡取之意。或於還租一秤子外。不免取盈。則徵收過重。民何以堪。應飭善後局員。加意查察。或收糧後。發給收單。如內地所發糧券式樣。其糧戶姓名。及完糧數目。均寫回字。以便識認。可也。種棉之地。亦照糧地徵收本色。似不如折色爲便。棉地必擇上腴。若照糧地徵糧。慮患民惟利是圖。多種棉而少種穀也。商之回民。馴順正賦。外雜稅頗多。弟意官民多一交涉。卽添一層擾累。況現在辦法擬仿內地徵收釐稅。以平市價。而濬餉源。所有應徵各項雜稅。可裁汰刪節者。似宜早爲之所。尊處嗣後用回子辦事。希留意斟酌。勿爲所誤。大抵漢人回人好走動。好管事者。其中不少。壞種惟回心。察酌庶可得力。免滋事端。想高明自有權衡耳。西四城欲通西湖。必繞道伊犁。若與和甫通信。仍由東四城北路一帶取道。想朗齋必有函詳告矣。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前奉均函。并承照錄給俄使照會。已領悉。俄商石河被劫一案。鈞意應由外議結。遵即密飭各局員。查詢被劫俄商。見在題及前事與否。以憑酌辦。比據覆稱。并無復理舊說。

似被劫商人。近并未到境內。宗棠竊以舊日失事商人。既難蹤迹。又未便張揚其事。致啟浮冒之弊。是在外議結。無從著手。竊以俄商接濟回逆。只圖獲利。徐學功帶團。匪所奪者。濟賊之贓。俄雖指名索賠。徐學功儘可直認不諱。從前尙以俟獲賊黨。追究爲詞。見則瑪納斯南城既克。妥逆黨夥已盡。無從追究。布使亦以易於了結爲言。似以早結爲是。外間既無從尋覓失主。賠款交付何人。可否仍照前請。劃扣徐學功應得屯墾經費銀萬兩。交布使給主完案之處。伏候鈞裁。如布使尙不以爲然。或心存計較。必欲如願相償。則我固有詞矣。至陸路通商與海口。本自不同。船運與車馱。負勞費懸絕。立議之初。自宜彼此商權。期於商情允愜。稅權無虧。乃能久遠相安。免煩唇舌。俄人國於北方。其東、北、西、北均與我緊連。惟中段爲蒙部遮閔。恰克圖地小。而非總要路口。其注意西陲互市。固無怪其然。然俄之物產無多。其精好者非中國日用所需。其粗重者由車馱運售。腳價過貨本數倍十數倍。銷數難暢。商情見利則趨。斷不甘心拆閱。觀泰西諸國來商於中土者。倒歇日多。可知大概。此猶舟楫之國也。若城郭之國。游牧之國。而計及懋遷。其利鈍之數。不可懸揣乎。宗棠竊謂俄商互市。其來貨不過哈喇氈、哈

薩布等物。中國可有，無邊方貧苦，荒儉久已，樸陋相安。此等非所必需，行銷必不能。廣惟內地所產茶葉、大黃、絲棉、紅花爲彼所需，索除湖廣所產，尚有引商行銷陝甘新疆外，四川所產行銷本省，有鹽茶道主之陝西產茶之地，僅石泉、漢陰一帶，近因湖茶不行，皆侵銷甘商引地。俄人見湖廣川陝之茶皆必由甘肅經過，始達於邊，而大黃爲甘肅各郡縣所產，川中絲棉亦必由甘肅經過，始達於邊，則嘉峪居其總要，其注意互市而添入嘉峪口者，以此察看情形，彼以互市爲利者，在銷中國之貨於中國，無損而有。益甘肅得釐稅之入，爲創獲於瘠區，不無少補。我以互市爲利者，不多銷外國之貨，則其銀多入於中國也。至於口埠之多寡，仍以銷貨之衰旺爲斷。市旺則口埠增，市衰則口埠減。見在我，不必定其子口彼利盛則增，利微則減，亦自然之勢。卽如漢口洋行始爲泰西各國所共爭，今且因生計蕭條，多經閉歇，求售無主，又旗昌洋行推與華商，是其明驗。蓋洋貨推鴉片一種，流毒久而英專其利，所獲最多。此外則所售非中國日用所必需，始則有利可圖，終則價貴滯銷，成本與子息暗多虧耗，而奸商乃成拙商矣。俄議互市，其本謀在茶葉、大黃、絲棉，以甘肅爲來源，相距較近，所省運脚爲多，而實又

其國、日、用、所、需、并、可、由、其、國、水、路、銷、行、西、海、各、部、落、爲、利、厚、而、可、久、耳。論、者、謂、俄、之、計、利、太、深、究、將、貽、中、國、之、患、不、知、茶、葉、大、黃、絲、棉、之、屬、在、中、國、地、大、物、博、所、產、取、之、不、窮、行、銷、既、廣、可、以、土、物、易、金、銀、於、百、姓、生、計、無、損、而、有、益、中、國、土、物、不、能、自、銷、外、國、俄、以、之、出、售、於、絕、域、不、鄰、之、區、縱、取、贏、十、倍、亦、由、其、能、力、所、致、於、華、商、并、無、所、妨、况、由、川、湖、採、運、至、甘、本、華、商、生、計、乎、所、慮、索、價、太、高、俄、商、無、利、可、圖、將、又、顧、而、之、他、不、奪、不、饜、或、至、另、生、枝、節、則、定、議、之、初、與、其、悉、心、妥、議、務、期、兩、便、亦、未、嘗、無、策、也、至、俄、與、中、國、疆、域、毗、連、與、泰、西、各、國、情、形、不、同、俄、又、方、事、兼、併、異、時、舐、糠、及、米、防、其、洊、食、誠、不、可、不、預、爲、之、所、從、前、索、思、諾、福、齊、等、言、及、通、商、諸、事、宗、棠、亦、曾、與、之、議、論、及、此、伸、明、俄、商、內、地、貿、易、須、由、中、國、蓋、造、行、棧、由、俄、商、出、備、租、息、不、得、任、意、擴、充、侵、佔、官、民、地、址、又、互、市、原、係、兩、國、久、遠、之、計、既、敦、睦、誼、應、泯、猜、嫌、互、市、定、議、總、在、逆、賊、殄、除、之、後、俄、商、往、來、中、土、不、得、夾、帶、槍、礮、不、須、護、衛、俄、兵、免、起、風、謠、致、生、變、故、索、使、等、亦、以、爲、然、因、恩、遽、告、歸、未、及、深、論、擬、將、來、本、此、立、言、力、持、租、地、起、造、行、棧、俄、兵、不、准、藉、防、護、爲、詞、雜、居、內、地、之、說、或、可、免、啓、戎、心、此、外、有、關、係、緊、要、之、處、必、當、審、慎、圖、之、然、非、面、與、計、議、則、無、由、斟酌、而、歸



於一是。故謂非詳細商議。呈之總署。轉達宸聰。不能定局。而其國亦非奏派相當大員主持此議。以朝命行之不可也。緣索使在俄係八品官。約是三四等官職。嗣來接見之烏史漫達。迷勞伏則謹係四品。約是七八等官職。品卑望淺。未足擔荷遠謨。烏史漫達去後。未來古城。索使自去年夏初到信後。亦無音耗。所來說話者。僅只見金和甫及古城局員。雖間有稱官人者。然皆俄商耳。一次持科布多文案路票。帶貨由古城到巴里坤。一次由古城巴里坤到哈密。均爲銷貨計。比經巴里坤鎮張提督。告以奉總督令。官軍正在勦賊。互市之議。尙未定局。應俟逆匪勦除。兩國互市通商已有定局。再當遵照辦理。該商等旋即退回。聞所帶氈毯外。玩藝居多。亦本非軍民所需也。布使所稱商貨被官所拘制者。卽此。瑪納斯南城克復。和甫始有與俄人康密斯克訂買俄糧之事。每石三百數十斤計。只需銀六兩。由西湖運至昌吉均由康密斯克包承。不外給腳價。聞此糧卽係伊犁所出。康密斯克攬賣金軍者。頃接俄官來文。因俄商解糧被劫。指稱榮將軍部下所爲。見正咨和甫查明。秉公辦理。此糧既是官所訂買。與石河濟匪正是相反。不可援徐學功爲比。已切致和甫矣。俄文互市早應定議。只索思諾福齊等久不見來。亦無信到。無與交談。

俄商又不足與言。是以延閣至今。迄無成說。茲布使既以各事奉詢。可否卽於石河劫案議結時。并將收回伊犁。奏派得力大員會議互市事宜。一併叙及之處。伏候鈞裁。

### 答劉毅齋

連接托克遜所發捷報及各函。比卽草疏具陳。由六百里馳遞。想天顏有喜。賞賚攸隆。凡關心大局者。莫不慶幸同深也。此次得機得勢。尤在達坂擒斬無遺。足令狂賊喪膽。惜得報遲遲。未克先達宸聰。殊深悵惜。十五日行查各地方營汛之檄甫發。而尊處兩捷報亦至。遂濡筆草奏。叙次精整。足彰偉伐。私懷亦暢。以局勢論。安酋事急。以白逆爲贄。事在意中。大通哈此時曾否得帕夏回報。想已分曉。所慮白逆狡黠。非帕夏父子所能制。或至別生他變。然亦無能爲耳。從、來、西、域、辦、賊、渠、魁、多、漏、蓋、西、北、荒、遠、種、人、雜、居、易、於、逃、匿。不、若、東、南、一、海、遼、繞、界、畫、可、稽、也。然安集延東距官軍。西爲俄人所逼。持此安歸。白逆附安逆以存。安旣失勢。白將焉往。此賊勢所可逆料者。尊意擬暫作小停頓。於事勢不得不然。且吐魯番採糧。巴里坤運糧。亦非可速辦之事。以時、日、計、仍、是、緩、進、急、攻、擔、遲、不、擔、錯、一、說、耳。巴局所存大米一百七十餘萬。本預備大軍進規南路之用。

黃米亦多。較之麥稞連殼者。最有實濟。已飭王詩正儘力運解。吐魯番已飭雷道帶隨員前往設局。糧銀先後起解六萬兩。斷不至缺乏。四五六數月。餘糧栖畝。軍食易於取濟。朗齋治事之才。人不易及。閣下但傾懷相與。必有可成。夾帳棚藍白千計。有零。候再飭哈局續解。鐵槩雖是定做。尺寸斤重。與尋常倍加。然價值腳費合算。甚不便宜。此後師行愈遠。不能照辦。須從本地設法。吐魯番本是產棉出布之區。平價購買。自易。耳南八城富饒。著名物產甚多。一切免從內地取辦。省勞費不少。幸畱意焉。軍需概照民價購取。即是功德。若增給腳價。斷非所宜。幕中人才未集。自應從寬收錄。厚給薪水。惟時局如此。餉之難得。迥異尋常。仍宜加意撙節。保舉犒賞。均從中制。爲是南八城次第可望得手。凡在事出力諸人。何患不能如意。此時先爲之極。後此何以加焉。曹武惠使相遲授。宋祖待其平江南而後酬之。當時君臣之際。不嫌坦懷相示。如此。我輩開列功次。只好賞從其薄。待南八城悉數收復。再思有以處之。未爲遲也。凡百詳慎。出之前書。寧靜致遠四字。幸時畱意。千萬。千萬。

答曾沅浦宮保

承詢陝甘茶政。其廢弛之故。由於私販充斥。官引滯銷。而歸化城之私販。則由蒙地、假道、俄邊、行銷、新疆、盡奪甘商、引地。前咨華潭中丞靜村將軍示禁。嗣准咨覆。仍是據歸化同知轉據商民一稟。藉詞往年成案。每歲馱販茶七千餘箱。赴古城。藉稱兌換米麵。接濟蒙古口食。而每百斤。僅繳稅銀二錢。古城雖設卡緝私。彼恃假道俄邊。可以擇地而蹈。網羅雖張。不能遮其片羽也。近接張朗齋函。知吐魯番每茶一斤。拆買之價一兩二錢。其名色則輒茶千兩等等。即晉商以湖茶詭混之據。晉商成本輕銷。售易故獲利獨厚。無怪官茶運行口外。鈍滯異常。弟正擬具摺切實陳之。茶有官私。與鹽一律。東南鹽利。取之於民。奸商竊取。尙思設法禁之。西北茶利。則輸之外夷。奸商竊取。而莫之誰何。失國家自有利權。瘠內地以倍強鄰。誠不知其可也。其茶務各疏。及禁私茶告示。已先後咨明貴署有案。閱之可得一二。摺稿擬就拜發。容卽錄送冰案。再陝甘以茶馬爲馭邊之策。回番之於茶。日用必需。較之中國於鴉片相近。嘉道之交。晉商藉行銷哈克圖爲名。兩湖茶捏稱千兩百兩帽盒桶子種種名色。欺弄蒙人。以牟厚利。其端起於乾隆中而甘省官商之利。日漸少減。咸豐初。髮逆擾兩湖。茶之運銷益稀。晉商無引之茶。更由蒙古

透入俄邊。以銷售新疆南北兩路。屬回患日熾。道路中梗。而湖茶片引不行。晉商之踞俄境者。乃獨專其利。前年俄使索思諾福斯齊等五人來蘭。曾於無意中詢及中國人有寓居俄境者否。渠答云頗多。惟山西姓郭者最富。問其賞財若干。答云可數百萬。已與俄人結爲婚姻。宮室起居與俄同。但仍華服耳。問其何業。答云茶商也。嗣屬巡捕訪之蘭城晉商。僉云果有郭姓其人。商於俄而致富。足徵俄使之說不誣。俄使又云。伊國飲黑茶者。即見行之茶約不過十五萬人。而銷紅茶黃茶者。不計其數。渠等此來。意在紅黃兩種耳。方今中國財賦已殫。東南之取於民者。悉矣。獨茶利可取於外國。而又倒授其柄於外。捐其利於奸商。毋乃不知亦近不仁。華潭不知其中情實。而綏遠將軍歸綏道各文武。利其陋規。相與朦蔽。以護其得項。弟議遂爲所格。擬再言之。仍慮扞格不入。徒費筆墨。閣下試留心察之。當恍然於弟說非無徵也。茶利雖微。不能逮鹽利百分之。一。然貨惡其棄於地也。況以捐之奸商。資之敵國乎。於此事能設法籌辦。則隴之所得。歸隴。晉之所得。歸晉。以中國官物還之中國。何所區分。擬即據此入告。弟亦不僅爲隴計也。高明以爲何如。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連奉鈞函。敬聆一切。英參贊處治哈薩克行劫匪徒一案。事雖持正。却未免予以口實。若當額魯特兵緝匪時。將捉獲一名并作拒捕格斃備案。可省多少唇舌。至所奏拏獲盜匪。無論蒙民外夷。即行處斬。實與條約有違。尊處上年六月二十二日致英參贊信。極爲明允。諒已遵行。至哈薩克一種。雖本分屬中國與俄管轄。而商民憚俄征斂之重。有時自稱爲中國轄境之人。避內地權稅之徵。有時自稱爲俄國轄境之人。事所常有。嗣後遇此等事。訊係俄國所屬哈薩克。即行文俄官令其收回。如不收回。即按人隨地歸辦。理以免案懸不結。但須限以時日至遲。以三箇月爲度。庶彼此有所遵守。此案布使柏繙譯。既以中國不應將俄國人正法。曉曉致辯。尊處四月初九日已函致英參贊矣。愚意哈薩克人行劫內地。額魯特兵槍斃一名。布使不以爲非。所力持者。不應將俄國人正法。自係指捉獲之一名而言。然哈薩克人行劫內地。當緝捕時。不辨其爲中國所屬與俄屬之人。因其持械拒捕而斃之縛之。英參贊訊明行劫屬實。拒捕屬實。并將其捉獲之人正法。是正法者雖俄屬之人。却是中國之強盜。以人隨地歸而言。在何處。

游、牧。即、歸、何、處、管、轄。則、在、何、處、行、劫。即、歸、何、處、辦、理。自、無、別、說。如、布、使、尙、不、謂、然。或、責、令、英、參、贊、償、其、命、價。以其國例言之則三十二兩耳似、亦、可、將、就、了、結。免、滋、輻、輳。但、此、等、事、件。似、應、預、爲、說、明、備、案。以、省、議、論。布、使、所、稱。吐、爾、奇、斯、坦、各、省、總、督、咨、俄、商、運、糧、被、搶。一、在、石、河、一、在、瑪、納、斯、一、件。宗、棠、前、鈔、俄、官、函、件。密、達、尊、處。一、面、函、致、和、甫、將、軍。請、其、切、實、查、辦。茲、得、和、甫、覆、信。已、飭、駐、瑪、納、斯、探、屯、總、局、石、守、定、國。迅、速、查、覆。似、俄、官、并、無、一、字、咨、金、將、軍。殊、出、意、外。俟、其、查、覆、到、日。再、將、擬、辦、情、形。詳、陳、尊、處、定、奪。近、來、俄、人、往、來、中、土、者、多。雖、均、隨、宜、照、料。未、滋、論、端。而、來、者、多、是、俄、國、商、人。并、非、官、員。無、從、與、之、計、議。布、使、函、稱。俄、商、不、能、恃、中、國、保、護。邊、疆、大、憲、輕、視、其、責。上、年、所、行、各、割、不、靈。應、如、何、設、法、去、俄、商、被、害、變、亂。及、除、本、國、邊、界、官、憂、慮。竊、思、兩、國、和、好。全、在、兩、國、臣、僚。能、仰、體、主、上、之、意。彼、此、至、誠、相、待。免、起、猜、嫌。至、兩、國、兵、民、商、人。則、賢、愚、不、一。往、往、各、顧、其、私。所、言、未、可、偏、聽。茲、查、俄、人、之、來、中、土、者。遇、有、事、故。華、員、不、能、理、處。又、無、俄、官、爲、之、理、處。不、得、不、歸、訴、於、本、轄、之、大、員。或、徑、訴、於、駐、京、之、公、使。而、俄、員、與、公、使、又、隔、數、千、里、萬、里。所、據、者、俄、商、一、面、之、詞。故、但、覺、中、國、兵、民、商、人。不、是、疑、中、國、官、員、之、有、意、徇、飭、也。試、思、俄、之、商、民。不、可。

使有虧累。抑華之商民。又豈甘受虧累。屈抑俄之商民。被害變亂。宜防邊界。各官之憂慮。宜除華商與官。獨不應防其變亂。除其憂慮乎。如果將章程議定。彼此各擇正經明白之員。會同商辦。嗣後遇有事端。按章理處。迅速了結。商民之情通。彼此可省多少煩心。豈不甚好。何慮法之不靈也。互市通商。原有益商民之事。光緒元年六月。俄使索思諾福斯齊等來蘭。商及互市。宗棠答以見方用兵。未暇及此。俟邊境肅清。當察酌情形。咨商總理衙門詳議具奏。見尙未見如何商辦。內地商民不知互市緣由。而俄商已紛紛帶貨而來。請任其銷售。其中貲本無多者。古城巴里坤哈密印委各員。念其往返維艱。問聽其銷售。以示體卹。而布使前函致尊處。已有俄商受其拘束之說。是但知責人不知自責。而怪邊疆大憲輕視其責。俄商不能恃官兵保護。果何說也。伊犁本我舊疆。俄兵代爲戍守。原議一俟烏魯木齊瑪納斯克復。即行交還。前年索思諾福斯齊等來蘭。亦力申前說。見在兩城克復已久。未聞俄官題及此事。自未便向其索取。卽邊界大員有以伊犁收回爲言者。宗棠等以俄本大國。素重信義。應聽其自行交還。不可由我處催取。有礙體面。然近來伊犁纏回販貨來西湖瑪納斯者。竟抗不完稅。并自稱爲



俄國所屬不應交稅釐似有恃以無恐也。我兵民商人何能任其藐玩。不與計較。倘仇怨積深。釀成巨案。邊疆大員不能鎮壓。咎固難辭。其若永敦和好之意。何布使以如何設法爲問。可否以此數事與之熟商預防憂慮之處。伏候鈞裁。至若石河劫案。必當澈底查辦。宗棠已切致和甫。并擬密派妥員前往訪察。總期水落石出。不致含糊。再承示庫倫大臣所言。西事今昔不同。慮其陽不與我爭而陰助之。我之勞費益甚。不如先於天山南北安置兵勇。招徠農商。爲深根固本之計。而後與兩大從長定議。孰爲兩大屬地。孰爲中國版圖。當爲區分。庶不致與接爲構。進退維谷。洵爲老成之見。竊維安集延、本浩罕、四部之一。向稱狡悍。地與喀什噶爾毗連。道光初張格爾之變。即用其部衆爲軍鋒。故能抗官軍數年之久。近時俄人滅浩罕。安集延以地遠倖免。自結於英。英亦思樹之爲外藩。以與俄相持。觀上年威妥瑪在總署畱後之言。恐安集延爲俄所得。可知其隱。近日俄英交訐。正爭印度。土耳其先央英人求和於俄。繼而背之。爲俄所乘。恐其勢不能久。英人向以陰謀稱雄西海。每與人爭戰。先嫉其交。鬪而後因其利。鈍以用機。觀其素與法蘭西狼狽相依。及法爲普所敗。坐視不援。亦不力爲排解。可見此次欲護

安集延而緩我之攻。原因敵俄而起。其於安集延。何有。俄以英不長陸戰。久懷輕視之意。明知英必護土耳其。乃尋衅挑之。英雖未顯與俄鬪。而其暗中助土以護其腴疆。亦處於必然之勢。觀此次洋款成借之難。留備兵費。亦可見其情實。此時欲護安集延。有所不暇耳。察看俄英方以土耳其爲重。而我之勦安集延。義在除侵犯之賊。以復舊有疆宇。俄英固無能難我也。日內屢接前敵之報。帕夏聞達坂托克遜之報。憂泣不已。已於四月中仰藥而死。其次子海古拉昇其屍西竄。行至庫車。爲纏回所阻。執海古拉殺之。并殺安集延兵數十。各處纏回所報均同。似已確鑿。然尙須稍遲。乃敢具奏。似志大臣所慮爲兩大鷓蚌之說。或尙不然。只盼有實餉巨款應手。當勉竭駑鈍圖之也。

答金和甫 丁丑

收還伊犁辦法。甚費商量。非審知彼己情實。明乎因應之宜。從容以處之。不可也。來示俄人欲不踐前言。則失兩國舊好。於理又難爽信。欲踐前言。則棄歲斂重利。於心有所不甘。數語透徹。彼人情事。論其歸結。不外通商互市。索酬兵費兩端。要之得寸思尺。即兩者均如其意。予之仍未必爲鑿足之道也。大抵俄人代復伊犁。本非公義。彼既以大

國自居。亦何嘗不自知其失體。觀於置兵少而歛利多。其無久假不歸之心。固可概見。此時烏垣瑪納斯既下。南路之師又極順利。局勢與前不同。交還伊犁。彼將何所藉口。故近數月來。布使以交涉各案。屢向總署辯論。不過藉挑剔各案爲支展之計。而於此事。始終固無異詞也。愚意此時若急於索還伊犁。彼人必更挾以爲重。且駐伊俄官。本非該國大員。交還與否。亦非該俄官所能擅主。仍須由總署與俄國駐京公使計議定妥。行文知照。外間始有遵循若尊處。與駐伊俄員先行商辦。無論徒滋議論於事無濟。且慮紛紜。輻輳。致啟論端。翻爲不好。弟前函呈總署。請轉告布使。彼此應擇明白正經之員。會同商辦。意在清結各案。併議收回伊犁。再由總署與之定議。然後施行。庶免紛歧。而邊務始可以漸而定也。俄人惟利是圖。其邊界各員均思藉端要挾。爲求贏之計。不但此時。收回伊犁。大費周折。即伊犁收回以後。仍不免議論橫生。我所以待之者。修明軍律。寓折衝於談笑之中。俾強鄰漸識兵威。不復萌狎侮之念。彼雖中藏叵測。我姑導引善機。彼雖變相頻生。我仍常度不改。以柔道牽之。終可望其歸轍。此待俄人之道也。見在伊犁之滿蒙索倫錫伯漢人。固宜開誠撫諭。令其安堵如常。即纏回土回心懷。

疑懼者。亦令其知朝廷用兵本意。重在安民。無聽謠言。自生畏怖。遇各色人等。來內地。貿易者。皆善爲撫卹。并將瑪納斯之旋降。旋叛。自取滅亡。安集延之負固不悛。自斃內亂。詳爲開示。俾其自相傳說。以釋羣疑。久之人心。渙然怡然。自有脫離虎口。惟恐不速之意。彼既脅取重利。以斂怨。安能邀結衆志。以成城。此待伊犁各色人民之道也。如此則無索還伊犁之事。伊犁亦將不索而自還。屆時議互市。議酬勞。亦易著手。彼既以交還伊犁爲眞。我卽認以爲眞。并以素重信義之譽推之。彼既講條約。我卽按照條約。與之講說。以寬厚之意。出之。總不令其有所藉口。至兵力強弱。實際固不以俄人之評論。抑揚爲定。我亦不必以示強示弱爲心。但申明紀律。整齊隊伍。操練技藝。嚴爲戒備。靜以待之。其偵探各色人等所說。彼中情事。兼聽併觀。不必輕信一面之詞。致添疑障。主見既定。自然因應咸宜。斷不可挑衅牛端。貽害大局。想老謀深算。必有以處此。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九月朔驛遞一函。後五日奉到鈞諭。并鈔示各件。謹悉一切。俄人藉交涉各案爲緩交伊犁之計。和甫未知其詳。遽爾收還伊犁。圖顧目前。不復籌及全局。前得其書。頗以爲

慮。頃讀飭鈔覆之件。知指示周詳。和甫當知遵循矣。俟得其回信。再以奉覽。李雲麟行過古城。亦聞俄攻土失利。抽調伊犁俄兵之耗。大約所聞者俄攻東印度時事。至郭筠仙倫敦發信。所云俄拔克斯登吉城。直指土京。英將援之之說。此時中土固無所聞。宜和甫之躍躍欲試也。無論新疆北路兵事。未必足恃。即令確有把握。亦無須舍堂堂正正之旗。爲乘間抵隙之事。縱目前因事就功。將來更難了結也。交涉各案。正在查辦。其俄商被劫一起。見准和甫查覆。與俄官所聞情節迥異。已飭李雲麟再查。以期慎密。和甫一咨兩函。謹先錄呈鈞覽。郭筠仙倫敦所發電報。言喀什噶爾之阿古柏及其長子。均被其將官多拉所殺。遂得其位。英國以此信爲確。并云阿古柏次子未必允多拉篡位。恐因此致亂等因。謹案帕夏在庫爾勒畏懼服毒自盡。係四月初十日內外事。確鑿無疑。頃接張提軍躍鈔呈和闐回子呢牙子等稟。所稱耶胡普死狀。與從前所聞服毒自斃無異。呢牙子當時尙在庫爾勒。見聞自確。惟所稱第二個兒子海古拉就跑開了。與前報庫車阿克蘇薩牙回子半途截殺不符。亦照鈔奉覽。大約安集延、自帕夏死後。所部內亂。亦屬確實。至其長子次子已死與否。則尙未知其詳。英人於帕夏之死。但云。

病歿。此又云阿古柏及其長子均被其將多拉所殺。無非爲帕夏憂懼服毒諱言之耳。所以欲爲之諱者。意在佔喀什噶爾爲其保護之國耳。若以見在實情言之。彼將何所藉口乎。飭鈔八月十七日與傅磊斯問答各條。義正詞嚴。足令若輩心折。中如今日坐落一段。切中情事。罕譬而喻。無待煩詞。竊意英人此後。或不再以此饒舌。佩仰何嘗。比摘錄馳告劉錦棠張曜。令識此意。俾無失詞也。再白逆一股。將來敗竄何路。雖未可知。然由庫爾勒至阿克蘇。皆與伊犁連界。賊遇官軍。追急。覓路潛逃。是意中事。七月二十七日。尊處與布使柏繙譯。已將此節說明。柏不以爲然。但云可行文知照圖爾齊斯坦總督。自能設法。宗棠以賊竄見無消息。未便先行文俄官。比其確竄伊犁。而後行文。亦苦勢不相及。擬不照辦。但函致劉道張提督。於躡蹤緊追時。各持裹乾糧。勿稍驚土回爲要。請於奏報到時向布帕一言。如白逆未竄伊犁。自不必題。可否伏候鈞度。

### 與吳子儁太史

前得手書。細字長篇。知目力猶能及百里。至以爲慰。蜀中之行。往返均與陶文毅舊游相合。月日亦符。甚爲快事。所論陶文毅與林文忠品概。均尙平允。兩公當日亦各相傾。

倒。一雄偉。一精密。非近人所可及。設使兩公遲死十年。則髮逆洋寇有人了結。不至流毒天下。如此之久也。弟嘗以爲言。而人莫信之。一二豎子。至昌言掊擊。吁其甚矣。世生一變。天輒以一人擬之。朝廷得其人。專委任而不令旁有牽掣。則亦無不了之事。惟人才接續之故。亦有天焉。陶桓公之後。僅一王愆期。武鄉侯之後。僅一姜伯約。此固非其意中之選。而究止如此。是人才之盛衰。在當時之用舍。亦關世運之隆替也。故曰天也。京師人才淵藪。閣下有所聞見。盍舉以相示。久處邊塞。願有所知。幸勿忘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丙子

疊奉鈞函。稽久未覆。緣出塞各軍。餉運艱阻。費絀神疲。馳驅之餘。宿恙增劇。是成疏節。惶恐惶恐。事間疾已。謹以次對。鈞諭出使一節。先務儲材。知有堪膺使俄之選。及堪充他國出使之入。飭卽舉以入告。宗棠去海國已久。於可使泰西諸國時賢。眇有晤接。不敢妄有舉薦。至使俄之才。如烏魯木齊領隊大臣錫綸。生長西北邊塞。能通蒙語。亦悉俄情。人亦倜儻。見擬署巴里坤鎮周有才。曾令伴送俄使索思諾福歸齊桑淖爾。結契殊深。臨別揮淚。彼此依依。人亦明白。此外尙有末弁爲俄人所信重者。曰黨進祥。亦其

選也。索使歸後。經辦採運。草草了事。由其國謝米地方。赴其國都。見其國主。屢次函來。矜其代辦運糧之功。而言糧價驟長。運脚維艱。意存要挾。原約上年冬運二百萬斤。僅到三十萬斤。今年五月以前。運三百萬斤。尙無的耗。而糧運併算。原議每百斤。需價至多。不過七兩伍錢。減作七兩。探知索使歸途。揚言我國爲中國代辦軍糧。需用駝隻。勒哈薩克部。派駝萬隻。而不言脚價。哈薩克漫應之。然固知其計。不出一駝也。宗棠覆書。以內地糧運。漸已辦有頭緒。貴處糧脚均貴。能多辦固好。如不能辦。少辦亦可。此函未到。索使已由伊國謝米地方。進俄都。見其國主。臨行遣一四品官烏史曼達迷勞伏來。蘭州帶信呈遞。適宗棠行抵甘郡接晤。挾以同行。烏史能漢語。貌極樸實。詢以糧運艱阻。能否辦到。答云。索思諾福上年回在山諾爾。時已稍遲。調駝不及。故未能如約。因奉國主之召。急於赴都。遂與謝米總督商辦此事。恐中堂責其失言。因改議以牛車運謝米之糧。赴在山諾爾。由在山諾爾。改用馬車。走布倫托海。運古城。前信所以定於四月內。運足四百八十萬斤者。此也。詢其糧數及牛車馬車套數。尙能符合。遂告以索使代辦運糧。原是好意。我故未便却之。然我處分途揀辦。未嘗鬆勁。你昨過巴里坤哈密。想



亦略知存糧實數。如貴國糧運維艱。卽少辦不妨。我自設法轉運古城可也。若近新熟之期。則竟無庸議及。渠答以必能辦到。并問此次辦竣後。尙須俄糧接濟。仍當再辦。比答以屆時再議。烏史又云。國主立意與中國結好。意在互市故令其同其國京官四人赴甘肅。均正經人。索思諾福到俄京後。想卽回在山諾爾。問在山諾爾到你都城若干里。答云八千餘里。係俄人里數若以中國計之則萬里有餘詢以索思諾福屢次函來。託銷商貨。與我前說俟北路賊平再議互市不符。你如何說。答云互市要候中國商量再辦。自應遵照。惟已到貨物無多。請先准銷售。此外所論彼此情形。均無夸飭。又言各國用兵。無非想佔別國地方。爭別國利息。中國但保衛地方。不想分外利息。固非各國所能比。論及浩罕一事。答云俄國本無兼併之意。因其王、子不好。國人叛之。迫我兵到喀什。浩罕人開城納之。未煩兵力也。問安集延與貴國有無往來。答云前幾年俄國皇上爲皇子娶婦。安集延人來送賀禮一次。此外無甚來往。留住旬日告辭。贈銀百兩。新製標鍼快響槍兩桿。土物數事。遣弁護送古城。聽其歸國。察看俄人情形。尙無他意。惟好佔便宜。急求互市而已。此時雖不宜過與計較。亦不可稍涉遷就。總要出塞之軍能打好仗。則和局定而可久也。

遣使一節。應俟互市定局後再議不遲。將來議互市時。須彼此請派大臣會商議定。候總理衙門具奏請旨。以昭慎重。非索思諾福所可定議也。俄國官制以品多者爲貴。自十二品官則中等未可與定議。鈞諭洋欸一事。仰見籌策苦衷。幼丹制軍慮西事歲役無期。舉債本非長策。一之爲甚。恐不免告貸之煩。遂擬深固拒以湮其源。良非獲已。鈞意淵深。致函尤爲詳盡。其未能遽達。亦固其宜。迨續奉寄諭。當亦欽感同深耳。至威使因滇案未完。不肯議借。誠不解其是何居心。宗棠竊維既奉恩諭。特允撥庫儲二百萬兩。敕各省關提。前解協欸三百萬兩。尙有八成以上餘銀。可望今歲自資周轉。無須仰鼻息於彼人。但恐協欸衰旺難以預知。如明歲須議借用洋欸。則雖滇案已結。亦決不向英人說及也。鈞諭俄國布使催詢徐學功搶劫俄商一事。見已札飭劉錦棠就便查辦。所有一切原委。已詳告劉錦棠。斷不令俄人有所藉口。

### 與劉毅齋

計安西啟行。此時應早抵哈密。譚余兩軍已迤邐前行。昨據戴提督宏勝稟。該營紮三箇泉。譚提督上連可進古城。但未知三箇泉以東。岌岌臺盤安驛大石頭戈壁頭子等

處。已否安營。日來運道安謐。車駝暢行。各局又催趲緊運。想軍糈不致有誤。肅州轉運。已委徐訥菴太守督辦。周令禮昌幫之。張令時棟仍經理。雇民車運古城。計截至昨初十。已裝運廿批。合共糧百廿餘萬斤。見尙整理官車裝運。大約運古之糧。料可足一月。惟金和甫求糧迫切。因俄糧不到。先索三百六十萬斤。以備見新之用。弟比覆除俄糧四批已歸。其取用不計外。允取巴局百萬斤。哈局二百六十萬斤。備其見新之用。台臆到古後。察看見糧若干。運存古城若干。探聽進兵之處。新糧何時可望。一面函牘見告。一面與和甫斟酌定局。卽分行巴哈各局知照。竊意除俄糧不計外。巴局見存之糧。須留餘供。及肅州徑運古城糧料。與貴部裹帶自運一月。應在三四月之譜尙可無虞缺乏。此外通融接濟。尙或非難。希卽酌度辦理。一面示知王道詩正俾有遵循弟處未便形之公牘免致往返請示。徒滯戎機。弟擬日間整理官馱數百隻。放空赴哈。由哈運糧赴坤。以填巴局用缺之數。亦可月多數十萬斤耳。古牧地烏垣紅廟之新糧。聞小麥青裸豌豆等項。立秋前後可收。其餘則須秋分前後。請細詢可得大概。白逆詭詐特甚。專圖以撫緩我。另圖別竄。此次大軍進剿。兵精糧足。巴里坤哈密。又有布置。賊之竄路。自是西北折而東趨。科布多布倫托海瑪納斯。自額馮。

敗後。賊胆益張。古牧地得手。賊之決計同竄者。必潛走瑪納斯。尋去路。額馮殘隊不能望其截擊。金軍亦難獨當一路。諭旨以烏科兵少。慮及不能制賊。聖意在前敵諸軍實力截勦。亟應欽遵辦理。務祈罪人斯獲。免致流毒他方。麾下到古城。詢訪一切。卽赴濟木薩。先調柱鎮錫植到濟木薩金營。面與商詢。此外熟習瑪納斯情形者。當不乏人。如徐學功孔才等。皆本地人民。熟悉路徑。又烏魯木齊領隊大臣錫子猷綸。聞其生長邊方。熟悉蒙古情形。皆可資其臂助。弟意擬與和甫咨商。派錫子猷督帶桂部馮部馬隊。皆我軍分出者和甫再挑可靠馬隊共一千騎。麾下挑步隊兩三營。和甫處挑派一兩營。只要精實可靠合紮一路。以備截擊。一切應如何布置。希與和甫商酌。馬隊派錫君督帶。部隊應由尊部派分統一員。所有裹帶乾糧。行糧。皆須預爲斟酌。務期寬裕。庶免糧盡藉口。此是一難事。却是一要事。可許重賞。以示激勵也。徐崑山已發三營。於十一月由肅拔行。伊正患病。大約十六日亦可拔行。截賊北竄一事。須於濟木薩辦妥。大旆到壽康。便宜分布矣。再聞和甫處有協領副都統銜桂斌。因被和甫參劾。畏罪潛投白逆作賊。見在賊中用事。和甫諱而不言。如能覓人句致。令作內探。許以自贖。亦無不可。

與吳桐雲

隴餉自奉恩諭後。弟旋有緩借洋欸之疏。威妥瑪不知也。乃有禁阻伊國出借之說。人言漢奸所使。可哂可惡。而皆在區區意度中。幼丹制軍初謂借用洋欸爲不可。繼似悟其非。而以此委閣下與關道。其委關道也。欲其自任。其委閣下也。蓋欲以此釋弟之疑。夫豈不知。緩借洋欸。弟早有此奏也。夫用兵而至借餉。借餉而議及洋欸。仰鼻息於外人。其不競也。其無恥也。臣之罪也。東人於應協隴餉付之不理。并西人商借之餉而亦恠之。且多方誤之。是誠何心哉。今年各省關應協之欸。能解至八成以上。弟可不借洋欸。明年如各省關仍置之不理。非借洋欸。計無所出。但不向英商借耳。出塞之軍。已逾天山。近臨賊巢。不日當有戰事。附白一慰。尊論若使舊交處得爲之地。斷不支絀至此。誠哉是言。然默察晚近人心。亦有不盡然者。即以兩江言之。曾文正獨非四十年舊交乎。而乃先奪東征之餉。繼尼西征之餉。其視馬穀山之到任。卽解餉數月。何小宋、李雨亭之催解湘軍月餉。毫無延踰。張振軒亦與何小宋同於未到任之先。急催解餉。特出意外。大相徑庭。文正且尙如此。何論其他。石泉宦情頗淡。近事如此。尤難委蛇。弟亦勸

其退矣。

與雲貴總督劉蔭渠制軍

滇中雖已平定。而內則驕將擁資自雄。外則異族藉端要挾。已疾而未能遏喜。非公才公望。何以保疆宇而業民人。想賢勞獨著。幾費綢繆矣。式巖中丞暫難履新。鉅任惟公肩之。馬嘉理一案。威酋欲在京擬結。蓋欲留此以爲話柄。虛詞恫喝。層出不窮。銜骨猜。猶正如國犬之瘦。似其中亦有奸徒播弄耳。海防非從前疏玩可比。如其先肇衅端。或亦有恃無恐。特從前所患在識夷情者之少。近時所患在識夷情者之多。終不自克。則誠無可如何。西事籌畫極艱。局外每持息事之議。弟頭白臨邊。宜當歸不宜遠。志亦自知之。無如烏垣不復。駐軍無所。玉關以外。豈能玉斧斷之。烏垣復而俄人踞北路。安集延踞南路。無論祖宗朝土宇疆索。未敢拱手以送他人。且棄腴疆而自守瘠土。亦終爲異族垂涎。而漠北漠南皆成戰場。神京亦時驚烽燧矣。豈但津沽足廛宵旰哉。排時議而勤遠畧。非得已也。見在出塞諸軍。已逾天山。度車師諸部。而直臨虎穴。師期在立秋前後。以轉饋艱阻。勞費至不可言。非因糧於賊不可。非此際亦無可因之糧也。所幸遠

涉數千里。裹糧攜水。而疾疫不作。咨怨無聞。士氣常新。似尙可用。但未知天意竟何如耳。

與劉毅齋 丙子

瑪納斯本可應弦而下。只因衆志不協。稽延許久。致土回復行抗拒。遲收一簣之功。金都護信來。擬以大礮轟攻。計可迅期得手。顧未見續報克復。不解何故。諸軍紛集。制賊之力。有餘。然不能一氣聯絡。則所患亦大。日間每因懸盼而多意外之慮也。錫子猷迄無一字見示。馮以和之隊。亟盼其統馭。七月十二日以前。尙無到瑪信息。大約仍是同和甫作一路耳。和甫由昌吉赴瑪納斯。亦自出於不得不然之勢。惟烏垣關係甚重。大軍擬規南路。則後路布置尤須嚴密。有加。巴古之間。徐崑山一軍。馬步僅止五營。有奇。而吐魯番竄路。防不勝防。再添古濟各路。更覺鞭長莫及。弟雖增調徐萬福三營。范銘一營。前往。日內據報啟行。然崑山若遵調赴烏。則此路仍虞單薄。若古濟一帶。尊處所留防營盡拔。更覺空虛矣。想卓籌早已見及。細思雄師南下。後路非有得力可靠之軍。斷斷不可。金景享年來屢思率所部馬步五千餘前來助戰。其營官亦有同心。聞其軍

之移紮包頭者。安靜整齊。較前迥異。見接其來信。尙思西征。晉撫鮑中丞奏留其軍。以防北竄之賊。其餉事則皖與晉各認其半。茲擬調其移駐古濟。以抵烏垣。則與晉同一防北竄之賊。而於皖固無與也。已函商鮑中丞。晉照常認其半。隴認其半。免皖解濟。似屬可行。景亭當可攬轡而來矣。惟包頭至古。路隔四千餘里。不能應念而至。其未至之前。應如何籌措。尙望酌度示之。至三四兩起馬隊。已飭方友升擇日拔行。此外則正白旗青旗。尙是老隊。見檄章鎮洪勝併成一營。親率赴烏。聽候調遣。其武朝聘一營。則令赴朗齋處助勤。見在洋防已經定局。准開十三口。准免洋釐。計每歲失去千萬之利。均爲英人所奪。樞垣與李相等一味示弱。時局未堪設想。此次英人進京。似專爲帕夏求降。驕氣稍斂。聞其與俄構衅。恐安集延爲俄所佔。不利於印度也。烏垣紅廟之復。厥功之偉。天下當無異詞。如果南路節節順手。則麾下功勳冠於寰宇。所當慎益加慎。臆勉圖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八月二十五日。奉到鈞諭。并承示與威使問答各節。謹已領悉。安集延、酋、帕、霞。即夏音轉竊



踞南八城及吐魯番并助烏垣紅廟陝甘各回爲逆中外共知茲威妥瑪等代其請降稱爲喀王阿古柏若不知吐魯番南八城爲我疆土帕夏爲我賊也旣代其請降又稱非由其央託旣稱願降又祇稱爲屬國免朝貢於歸我故土縛獻逋寇概不之及其敢以此妄瀆尊嚴者意阻官軍深入與前此嶠上海申報局刊播謠言禁止洋商息借洋欸同一機局宗棠已密告劉錦棠如安集延酋呈遞稟詞察其語意略近情理許爲轉達將原稟及來人帶解肅州聽候核示如空言支飾意在緩兵即將其來人縱回釋勿加誅併傳知各軍一律放行毋許擅殺應否示知威使之處伏候鈞度前聞春間浩罕舊部糾黨潛襲塔什干城殺俄人之留守舊都者爲興復故國計俄人旋舉兵奪回塔什干并擄其二王子以歸未知確否近時俄英交惡其衅端是否因此而起無從查詢要其懷利相接其交久離固可知也威使所慮俄人從中侵佔此地一節查安集延本境東與喀什噶爾相連故道光年間張格爾之變卽由此起用其部衆爲軍鋒張逆之踞四城多資其力其東少北近與俄新關之境相連頃張提軍曜鈔閱新來投誠之關展人阿哈默特口供具言帕夏見畱兵在喀什噶爾西邊防俄羅斯緣其地與俄只

隔一河時有俄人過河搶鬧是安集延畏俄之迫在其本境東北緊連處所非南八城之謂特恐官軍進攻南八城彼首尾受敵無以自存也安集延既竊踞南八城阻我克復更欲我保護彼疆不被俄人侵擾設心當不若是是英人代爲請降非爲安集延乃圖保其印度腴疆耳俄英共爭印度數十年矣印度東南之地爲英所有其北與西爲俄所有若由東而漸集於南英之腴疆將折而入於俄威使所云與英之印度不利者以此至云與中國邊界不利則有不然俄之代復伊犁亦自知處非所據原有俟烏魯木齊瑪納斯克復交還之約其駐伊犁之兵不過千人曾於無意中詢之索思諾福斯齊及烏史漫達迷勞伏所言皆同可知俄於伊犁本無久假不歸之意謂官軍進規南疆彼將乘機而收漁人之利似與其平時以大國自居顧惜體面不符英人謂與中國邊界不利不過借此聳聽忌中國與俄交密思所以離之耳至南路賊勢重在達坂即營吐魯番托克遜三處官軍南下必有數惡仗三處得手則破竹之勢可成察酌彼已情形仍非緩進急戰不可雖轉戰四千餘里歲事難計遲速然果餉糧軍火連轉應手亦不至久滯戎機無須英人代爲過慮也以愚見言之此時俄人交還伊犁一節暫可

置之不論。北路鮮獨當一面之才。縱向其伸理。舊說要挾必多。而收回後。若別有意外之虞。翻難兼顧。不若姑以此委之。俾得一意南路。如果南路事機順利。似伊犁亦可不索而還。

答劉克庵

大疏所陳吾湘近事。自是正論。夔石中丞待紳士多過於寬容。然觀其待前郡守宋公及前方伯涂公。尙能容異量之美。亦殊可敬。近時齎匪之風甚熾。幾於無省不有。然亦斷無能爲。惟官吏以正俗防民爲務。遇有覺察。卽予嚴辦。乃期漸挽頹風。若以理數而言。此等異端。左道皆起於亂世。正氣衰頹之日。曾見陸放翁老學庵筆記所載當時邪教。如清頓圓香太陽及吃菜祀魔等名目。不下數十種。放翁深以爲憂。然後之亡宋者。元人非諸邪教也。日色陰晦。風霾蔽天。則鸚鵡狐見。若皎日當空。安得有此。我朝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洽於民心。故天亦加意眷佑。近如與俄連界之哈薩克部落。蒙古番也同治年間。曾割畀俄人。哈薩克地雖屬俄。而部衆不附。俄不能強。吐魯番人雖爲安集延所脅。然來降者每言欲仍歸天朝。蓋經外國征歛之苦。愈知中國覆載之恩也。域外之民。

尙知感服。豈內地反不如之。譬如人身。元氣不足。所患不過疴瘁瘦弱。雖疾病不至遽死也。醫者不能補其真元。但扶其正氣。亦可延年卻病。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哉。漢中之天主教魏明年。已避入湖北鄖陽。兩當之教民。已飭遷於秦州。此則近事之驗也。故愚意有治人之責者。宜先明禮教。其禁民爲非。則亦治標之說。不可少也。非所急也。高明以爲然否。前在陶文毅館中。見有一疏稿。係覆陳西域事畧。其時喀什噶爾邊外。卽報英吉利商人。有從邊外過北路售貨者。當時不知其所自來。以昨威妥瑪代安集延乞降之事言之。則泰西與浩罕潛通。蓋已在數十年前矣。封疆諸公。從未有議論及之者。亦殊可怪。此時機局。不能住手。昨與總署約畧言之。看其如何定見。都人議論。總以停兵不進爲是。蓋不知數城已克也。見在又如何打主意。尙未可知。威妥瑪到煙台。神氣沮喪。其驕傲之態大減。蓋彼已得電信。恐我與俄交益固。則危其南印度產鴉片腴疆也。任他千萬變。相老僧。只有不覩不聞。一法待之。所慮者餉源驟斷。不能一氣呵成。又人才太乏。此時得手後。仍拱手送之耳。書至此。惟有仰天一嘆。

答張朗齋

頃得金都護函牘。瑪尼斯南城。已於九月二十一日克復。首要多就擒斬。殊爲欣然。原擬進規南路。惟時屆冬令。大雪封山。師行非宜。又助攻各營回烏垣後。須休息整理。而古城所採新糧。尙未發運。倉卒開拔。慮多疏畧。不如明歲春融再進爲妥。且毅齋大病甫愈。亦須將養。已商之毅齋矣。吐魯番春糧素多。轄境伊拉里克水利。曾經林文忠修治。記升科有案。文忠談過南八城如一。律照蘇松興修水利。廣種稻田。美利不減。東南弟當時微詢崖略。未暇致詳。昨見毅齋稟內。有伊拉里地名。在吐魯番托克遜交界處。或即指此。請留心訪察爲要。就近採買糧料。節省運脚。是行軍第一要務。惟嚴禁騷擾軍民相安。則糧料可採。價不致貴。又吐魯番旣下。須於此安設糧料子藥轉運分局。以備支應各軍。一切宜早爲籌及。希將地勢道路。詳悉示知爲荷。

答張朗齋提軍

光緒乙亥

屢奉惠函。具承籌畫周至。巨細無遺。深用佩慰。關外糧運艱阻。當茲三空四盡之時。尤屬無可措手。朝廷責成督辦。誼不敢辭。乃外則主兵之人。專意諉謝。內則同事之人。多方掣肘。同牀異夢。議論紛紜。衰庸處此。無能爲役。而協款已欠至二千四百萬。每年

收到之數。牽算不滿五百萬。論者且以海防緊要。意主減西邊之餉。以濟東南。誠不知其何說也。寸衷如結。無可與語。幸奉二月初三日密諭。洞鑒隱微。令得直陳。一是乃敢。盡舉入告。冀此後可邀天鑒。免費唇舌。日間當奉批答也。所欲奉商者。謹列左方。哈密地居南北兩路之中。足以屏蔽嘉峪。控制西戎。纏回離邊。不能自存。大旆駐此。開屯最爲要著。開屯之要。首在水利。氈條萬具。旣所必需。文到之日。卽檄甯夏河湟各郡縣。併力購造。續接尊函。以六千爲定。然鄙意與其功虧一簣。不若多備於先。仍令購造萬條。以資利用。未敢議減。見據報起解出關者已過半數。運脚亦由各局發給後此當頻頻催督。照前轉解。但恐爲時稍遲耳。哈密遺民同是朝廷赤子。前奏以待內地殘黎者。待之不但事體宜然。然事勢所不得不然者。如借籽種。假牛力。發農器。散賑糧。皆不可吝。前書回民請借種子一石。秋後繳糧四石。此則毋庸計較。但能納本上倉。待明年出借。卽可允行。秋後糧價亦不必勒令平減。照安西糧價給之可也鄙意年豐穀貴。則人獲務農之利。地闢民聚。而軍食可充。就近可採。所省腳價無算。則亦國家之利也。將來尊軍屯糧。亦當照安西糧價給之。方爲公允。文明欲私哈密爲己有。而以纏民爲詞。弟前奏所以有耕者讓畔。

之說。與人共事。要學吃虧。俗云。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况同此疆場之事乎。有獻爭訟之策者。勿聽可也。吐魯番纏回爲安集延。帕夏所制。安集延乃敖罕。亦作浩罕。別部敖罕爲俄羅斯所併。又本係回教。故不附俄人。近有言其已受土耳其之封者。土耳其即都魯機亦回部大國。英吉利有調印度之兵。以犯滇界之說。未知確否。然安集延不與英俄同教。其不敢附和英俄。亦在意中。彼既不附英俄。獨敢與我爲難乎。此時正不必理他。亦不必招致他。聞有送還哈密福晉之說。究亦不知確否。吐魯番糧價甚賤。可招其販運來哈否。乞示哈密塘站。承已興造。自此水草柴薪便利。車駝均便。官商人畜。不至望而卻步。最爲妙事。請速圖之。匠役勇丁之工價。可作正開報也。所需塘房告示。即付上。哈密產糧本多。全資湖水。泉水灌溉。亂後失修。遂成廢壤。墜下毅然爲之。瀦蓄引灌。得此美利。弟必盡力飲助。不稍吝也。惠哈密者。即爲國樹屏藩。省巨費。非公不肯任此。非弟亦不能成公之志。幸尙勉之。尊部花名冊。既由河南造報。弟處即不再造。以免歧誤。

答譚文卿

兩奉惠函。具悉。所示俄國游歷官。此來別有深意。據稱在洋縣黃金峽坐舟損壞。遺失

衣物甚多。到漢中後遲遲其行。三道以其國託匪之項交給。却不欲卽領。豈以坐舟損壞。遺失衣物。怪地方官未妥爲照料耶。灘河行舟。原常有觸損之事。自不能怪不爲照料。惟察其舉動。似不免有所藉口。已批示三道。傳其通事詢問壞舟情形。據實稟知。一面詢所失衣物若干。如能在漢中製辦。可由道府製辦送去。所需用費。准其開報。外國人心竅。眼孔極小。凡講體面者。於此等往往含意不申。一經格外體恤。無不欣然。其實無忘賓旅。在我亦猶行古之道。於體制并無所妨。卻可免多少事端。省多少唇舌也。總署信云。英有打通西路之意。因雲南騰越官軍。殺斃英國繙譯馬嘉理。欲藉此爲詞。俄人亦有意與甘肅爲難。欲牽制官軍。使我首尾不能相顧。少荃伯相信云。俄使託寄信與索福。伊意索福過蘭接見後。擬由嘉峪哈密歸國。查俄國既占伊犁。則由哈前往。不外南北兩路。北路必經烏魯木齊。賊巢。南路必經吐魯番。阿克蘇。以達喀什噶爾。兩路皆爲賊踞。北自濟木薩。以西爲白彥虎之巢。南路吐魯番。纏回爲安集延。酋帕夏所制。自接哈密境。迤西皆回疆。俄使游歷。一過哈密。便非我所能照料。而天主教。方教。旣不同。俄人能否掉臂游行。我不能知。至我之不能照料哈密。以西則實見在情形也。擬於



索福到蘭後。告知一切。如伊必欲前往。我決不能照料。當一面詳致督署。轉告俄國駐京公使。免日後藉口生端耳。宋祝三所部抵西安後。如應少留鎮壓。請再留少時。弟當函告也。之純方伯信來。秋初方可赴任。尊函所言遞署一節。本係正辦。惟吉田既得實缺。又署鹽道。恐候缺者眼熱增妒耳。凡宦事。一概總不宜速進。譬猶登山。平行穩步。可免蹉跌。吉田當知之。愛吉田者。亦當知之。周受三。吳桐雲。當時若肯少安無躁。則後此開府。亦未嘗非意中事耳。

與譚文卿

索思諾福等。五月二十三日來蘭。引居節署廳事。酒席外。擊鮮行炙。間日一會食。會數禮。勤得以覘其意指。六月二十日啟程西去。臨別依依。不忍遽返。自言同行五人。索爲其國兵部。即取伊犁者。此外皮馬安均俄國王命同索來。惟博姓則索自帶以同行者。察看索思諾福舌辯有才。餘均不逮。談次每言其地學之精。細玩所示之圖。果細緻殊常。山川條列備具。因問客游中國日淺。未經身歷各郡縣。何能周知山川形勢。憑何繪成全圖。索云。此就康熙圖摹繪而成也。曉之曰。康熙輿圖是測度定地而成。故爲古今

希有定本。後此拓地漸多。乾隆中隨時增入。并命何侍郎攜帶儀器。徧歷各處。詳加訂覈。是爲乾隆內廷輿圖。則尤精而又精者。因取影刊大圖示之。索意嗒然。自此希言地學矣。至槍礮之製。索所推服者惟英法與布。而我製造局能仿法與布爲之。其精者與布相同。而臆造之大洋槍及小車輪礮三脚劈山。蓋又彼中所無。因令縱觀各種。并赴局驗視。歎服同聲。自此亦希言槍礮矣。察其來意。實奉其國主之命而來。聞甘肅近事。知我國有備。度無以撓之。則惟有通茶市取贏一策。然此策如行。則亦中國之利不失。茶馬馭邊之策。索使頻行。先數夕。忽云。數年中。曾遣使數輩到西甯大通甘肅一帶。探聽知措置之宜。番回畏服。中堂亦有所聞。否答云。此等事向不理會。我輩但求此心所安。不要他人說好。因言在城固時。曾有教民懇免減釐金事。意求看顧。答云。此等事不宜干預。因斥通事糊塗。索亦默然。察其情形來意。無他。若撫馭得法。或可保數十年無事。至自請代運軍糧。則已先遣其兵頭八瓦勞伏歸告。預備一切。當不至荒唐也。所以纓陳奉聞者。欲尊處知其底裏耳。自頃中國多事。外族羣起欺侮之心。而自負熟洋務通夷情者。不過效其所爲。以求一時無事。此天下所不與也。至接見。欸待本應以鄰國。

賓。旅。之。誼。處。之。而。顧。議。從。其。儉。不。知。何。說。事。變。十。餘。年。而。解。人。難。得。尙。論。人。才。乎。與。言。及。此。爲。之。心。瘁。

與兩江總督沈幼丹制軍

隴餉奇絀。天下共知。積欠至二千六七百萬。任如何騰挪牽補。終必決裂。亦天下所共知。數年因海上多故。不敢頻催協解。而天下遂疑爲別有點化奇方矣。關隴肅清。自潼關至哈密萬餘里。花門屏息。分屯列戍。皆待餉之軍。見奉督辦新疆軍務之命。又須籌哈密迤西巴里坤古城濟木薩各軍糧運。又須增軍勦烏魯木齊之賊。朝旨責其一手辦理。義何敢辭。近因俄人西來。由塞外布倫托海歸國。論者均謂意在覘我虛實。新聞紙且謂與英人協以謀我。當事即據以入告。五六月間。俄使來蘭。引之同居一月。覘其意態。似尙無他。其與英人亦婚媾。亦仇怨也。英忌俄之與我。俄亦忌英之與我。我能自強。則英俄如我。我不能自強。則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爲國。自欺議定後。均知以自強爲急。迄今未敢自信。其強。然則何時乃有自強之一日乎。興言及此。吾輩誤國之罪。可勝數乎。公因船政致稽履新。未審此信到後。已離船政否。吳越人善

箸述。其無賴者。受英人數百元。卽編新聞紙報之。海上奇談。間及時政。近稱洞悉洋務者。大率取材於此。不覺其詐耳。又與島客處久。往往移其初志。如徐元扈。何嘗不負時望。何嘗不稱博雅。一見西儒。竟入彼法。蓋久處闇室。目無正明耳。所賴海內落落數君子。一祛此蔽。俾天下不以儒爲戲。則幸甚也。

### 答兩江總督沈幼丹制軍

所示伏莽一節。峴莊前書亦頗言之。召募流弊。固所必至。然若輩伎倆。不過惑衆取財。辦法在先。將各營清理。斷其勾結。傳染陰察。其頭目擒治之。而寬其脅從。所戮不多。尙可從容就理。若不先靖內訌。遽清外匪。恐反裘救火。所失滋多。此種起於川黔。嚙嚙老哥之呼。由延及兩楚。淮豫近則凡軍營屯駐之地。無處無之。蜀境則商農土著十人而九矣。關隴十年前沾染殆徧。敵部如高劉兩軍。因所收降衆頗多。曾釀此變。近始寂然。然隨時捕治之。案亦尙不少。蓋召募之衆。事平遣散。多成游手。聚則爲匪。無怪其然也。論治本之策。莫要於擇將嚴軍律。軍興日久。驍桀之材。所在不乏。然粗莽鮮明大義。往往恃其詐力。欺壓其曹。乃漸至藐玩長官。干犯國紀。語曰。君子義以爲上。小人有勇而無

義爲盜。至哉言乎。弟自去閩後。見時論所推驍將頗多。而概不招納。入關渡隴以來。所誅叛將叛員十數計。所勦所收約數十萬。蓋前時優容假借所釀而成者。若當時慎選樸廉守分之將。錯落布置其間。寧遽至此。淮軍以詐力相高。合肥又以牢籠駕馭爲事。其意在取濟。一時正慮流毒無底。論洋務者非不知滇案就地可了。英人特欲開通西路。廣銷鴉片。掀波作浪。虛言恫喝。其技已窮。而顧不敢以正論出諸口者。誤於滬之申報耳。申報本江浙無賴士人所編。島人資之以給中國。其中亦間有一二事迹。堪以覆按者。然干涉時政。拉雜褻語。附錄邸報。無紙不然。織人之談。不加究詰。置之不論足已。合肥竟以入奏。并議撤西防。以裕東餉。何耶。俄英倏婚。媾倏仇。讐十餘年前。尙戰爭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衅端則肇於爭印度。爭土耳其。其因懷利而懷忿。西人所知。伊犁西北有敖罕。卽浩罕國於塔什干。有四部落。向稱強橫。近爲俄所併。其名安集延者。敗而東竄。適中國多事。未遑遠略。回部遂淪。此指哈密迤西關展吐魯番阿克蘇喀什噶爾等處回部舊巢也。若古城濟木薩迤西烏魯木齊等處。以至伊犁則本準部故土。中隔天山各安集延酋帕夏敗逃無歸。遂入踞之。而旬北路烏魯木齊陝自爲國。乾隆中并之爲新疆。回餘孽白彥虎以抗西師。卻不敢向踞伊犁之俄軍。脩憾而報怨。申報謂喀什噶爾回

曾附土耳其以通俄英我軍攻之爲失算不知何據合肥卽奏請停兵勿進而分置頭目羈縻之不知此時烏魯木齊未復無要可扼邊軍萬無撤理卽令烏城復瑪納斯克俄將伊犁歸我帕夏亦除回部全復而我分置回目爲土司捐新疆與之亦度各回勢能自存長爲不侵不叛之臣捍我西圍否也回勢分力弱必仍折入俄邊而我斷送腴疆株守窮入城久戍防秋歲無甯日輓輸絡繹勞費無所終極不一二年形見勢絀而西北之患日亟將求如目前局勢且不可得矣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庫倫張家口諸處何能高枕然則撤西防以裕東餉不能實無底之橐而先壞萬里之長城不其慎矣來示洋票行而釐大減此勢所固然前聞威妥瑪以此爲言合肥卽代爲請潞國力持之未知後竟如何若如尊論則東餉盡付東防亦不敷甚鉅又安望其協西餉哉有言宜倍徵鴉片稅釐以相抵制者計蓋籌已及之至西餉盡被侵佔計無復之近因年關逼近而諭催省關之餉尙無的耗不得已飭鄂臺陝局商借六十萬兩暫濟急需臘底新正整飾西征以後不知爲計所部欠餉已積至一年零七八個月決裂堪虞復用之出塞長征事何由濟擬仿照臺灣成案議借洋欸千萬兩分十年還清稍資周轉未審尊

意云何。然此外則實無可籌矣。想公忠體國者。必有以拯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前奉鈞諭。以俄兵護運古城。恐貽後患。宗棠謹案。俄使承允代辦軍糧。意在見好。因論前敵乏糧。慨然以在山諾爾運糧接濟爲請。其非包藏禍心可見。嗣行至哈密。索使信來。據云伊聞在山諾爾駝隻患疫者多。如能送至古城。自無異說。若實不能辦到。可否送布倫托海。由金都護派撥駝隻去取。比答以布倫托海距古城尙遠。金都護處如駝隻足數分撥。自好商量。倘事有難行。仍以照原議送古城爲合。一面函知和甫。屬卽與索思諾福面商定議。索使到古城。適和甫已赴濟木薩。未及晤面。索使已由布倫托海歸國矣。接張朗齋曜哈密來信。述及索使於辦理軍糧一事。必盡心力。近時駝疫盛行。亦非假語。頃又接和甫信云。俄糧有由在山諾爾運西湖之耗。如此則正應前敵軍食。較由古城接取。程途更近矣。俄呼在山諾爾者。卽宰桑淖爾。轉音俄。設巡撫轄地。首與布倫托海接尾。與塔爾巴哈臺接。俄糧入內地。必取道於此。取道哈爾巴塔臺。則南近烏魯木齊。瑪納斯賊巢。取道布倫托海。則當科布多之衝。均非用兵護運。不可而我塔

爾、巴、哈、臺、一、帶、防、軍、無、多、布、倫、托、海、裁、缺、以、後、無、官、無、兵、亦、正、須、俄、兵、彌、縫、闕、漏、故、於、其、所、擬、辦、法、不、加、逆、億、也、察、看、情、形、非、俟、西、事、大、定、與、俄、畫、定、疆、界、從、新、布、置、不、可、此、時、先、事、綢、繆、無、裨、實、事、先、啟、論、端、殊、不、必、也、俄、人、志、在、通、商、而、商、務、以、茶、爲、重、前、在、蘭、州、晤、談、詢、以、英、人、曾、在、中、國、廣、購、茶、子、運、回、印、度、布、種、想、已、有、成、答、云、英、所、種、茶、俄、國、亦、有、惟、質、味、不、佳、飲、之、多、損、故、仍、須、購、之、中、國、詢、以、中、國、產、茶、地、方、甚、多、貴、國、需、購、何、處、之、茶、答、云、隨、處、皆、好、聞、湖、茶、尤、好、又、詢、需、用、何、色、之、茶、答、云、紅、茶、乃、所、必、需、黃、茶、亦、用、其、用、黑、茶、者、不、過、一、隅、地、方、約、計、十、五、萬、人、而、已、又、詢、既、需、湖、茶、何、以、又、赴、漢、中、一、路、查、探、茶、路、漢、中、所、產、石、泉、茶、巴、山、茶、及、外、來、之、川、茶、也、若、湖、茶、則、不、經、由、四、川、伊、乃、爽、然、此、後、但、問、湖、茶、能、否、到、甘、肅、答、以、見、行、官、引、本、是、湖、茶、其、行、銷、海、口、之、紅、茶、亦、湖、產、爲、多、如、要、紅、茶、運、甘、亦、無、不、可、惟、陸、路、脚、價、過、重、耳、索、思、諾、爾、福、等、云、只、要、釐、金、減、輕、便、好、答、以、總、督、不、能、干、預、別、省、局、卡、之、事、茶、入、陝、甘、轄、境、尙、可、斟、酌、辦、理、惟、中、國、之、茶、均、係、摘、葉、後、用、火、炒、焙、揉、成、或、團、或、甄、式、或、散、葉、皆、呼、黑、茶、海、口、通、商、始、用、日、曬、揉、成、散、葉、之、紅、茶、紅、茶、價、高、銷、暢、洋、商、遇、茶、缺、時、抬、價、招、徠、比、茶、到、多、則、減、價、收、買、商、販、



因市價陡減。不能囤積待價。而內地又別無銷路。遂致歇業。不復營運。非官所能強也。今欲另於中國西路收購紅茶。非將紅茶等第價值明定數目。不能招之使來。又非先期由官出示招商承辦。不能催之使速。索使等皆以爲然。意在回國商議再定。至互市必有定地。伏讀十一月十五日鈞諭。去年七月俄使照會第六款。開列多口。幾於無路不通。歷年未償之願。和盤託出。將來若辦交伊犁。尙不知從何說起。窺其用意。無處不思蠶食。嘉峪一口。須防其陰萌。此意若照前疏所陳。招湖商由楚達隴。直抵其國邊界。則如恰克圖互市之例。方爲中俄兩益。敬仰籌慮。閔深必慎。其始至意。宗棠於此節亦頗擬議及之。惟俄人來意。專在由此路運銷紅茶。以免陸路繞越勞費。見在西事未定。既毋庸先與論及互市地方。而俄使方由此路歸國。於道途險易遠近。自可詳悉。伊旣以繞越勞費爲苦。則宜就徑捷路途謀之。由其邊界達布倫托海塔爾巴哈臺。以達古城。均遠在千里而外。由古城達巴里坤。以抵哈密。一千一百餘里。由哈密至嘉峪關。一千五百里。合計已近四千里。較之由天津出北口達恰克圖之程途。近不過一二千里。商情惟利是趨。自不舍近而圖遠。若湖南水運至紫荆關。已近三千里。舍舟而馱至長。

安數百里。由陝至蘭州一千五百里。由蘭州至嘉峪一千五百里。合計已六千里有奇。是華商運茶出口較俄商入口運茶程途約遠二千里。若運至布倫托海塔爾巴哈臺則九千里矣。此局未定。故亦未便與東西南三櫃商之而預爲論及。必先將所需茶色價值開明者。意在合茶斤與水陸脚價稅釐并計。每茶百斤得價若干。以便商人預先籌算。乃定議耳。如茶價稍高。除加水陸脚價稅釐。多有贏餘。則即令其送哈密巴里坤古城。當亦商情所願。即送至俄邊。亦或能行。惟慮華商到俄邊。又與俄勾結。翻引俄人入內地。攫我利源。此誠不可不防者。宗棠竊謂歷代茶政。原以馭邊懷遠爲主。俄人立意購運紅茶。而我允之。彼自知感。然必令彼得沾節省勞費實惠。乃可彼此相安。若開議之初。即存一求贏之見。縱目前能行。日後必多反覆。待其疊出論端。而思取勝於口舌之間。遲矣。大抵蒙古回番。向需黑茶。俄人所需。則是紅茶。華商向無以紅茶來陝甘者。此次如議行紅茶。事體繁雜。總當隨時體察圖之。凡商貨由水路運販。成本必輕。由陸路運販。成本必貴。蓋脚價浮於貨價也。將來釐稅之數。恐尙未能如海口之多。而開辦之初。則尤未可過於煩數。一則欲其入。不宜閉其門。一則此時操之太蹙。後必顧而

之。他不奪不饜。翻滋論端也。側聞時論。於隴餉奇絀。似不動心。而於俄事。先則憂之深。繼則望之過。揆之事理。實覺非宜。俄人所需中國之貨。茶爲大宗。詢其茶。外尙需何物。答以川絲。大黃。兩種。詢其入口之貨。則絨氈。哈喇海龍。灰鼠之屬。語以貨高價貴。非民間日用所必需。行銷難旺。伊答以本國地方。出布甚佳。甲於洋布。可以多運。此所商互市大略也。至辦釐大法。通市之口。不宜多開。不但便稽核。亦可一利權。從前茶行。蒙番回部。均止涼莊。甘三司。後則番茶。從川陝。取給蒙回之茶。從山西。歸綏。繞出古城。發售。俄始乘而奪之。回變以來。道路梗塞。涼莊。甘三司。片引不行。卽山西。歸綏。無引之。私茶亦不能通運。古城。惟四川之茶。由松潘。入陝西。石泉。巴山。土茶。從白馬關。貴德。廳。階州。外入。透銷。各番族而已。將來欲復舊額。非於南路。川陝界內。設卡緝私。不可。北路。歸綏。出口之茶。票費不及正課三分之一。而侵占蒙回銷路。奪涼莊。甘利源。最爲茶政之蠹。歷任督臣之奏。於古城收稅補課事。迄未行。自頃回變。而銷路不能不假道蒙地。俄商穿蒙地而壘斷。求贏於歸綏之茶。雖免課行私。而亦無利可奪。閉門歇業。與甘肅片引不行宜哉。如果俄國紅茶開市。奸商亦必照前行。無課之茶不能禁華商行。無課之

茶而甘肅之茶務仍無起色。殊可慮也。尊諭少開一口。可爲華商留一線生機。宗棠竊謂欲口之少先制之於內。誠使內少雜出之路。則外無多開之口。陰符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其理可通也。將來俄市有成。似宜預爲之謀。乃免日後紛紜。屆時自當據實上陳。聽候朝旨。若華商生機。隨處可覓。於晉不得。可於秦隴求之。中外雖有區分。晉與秦隴同一華地。同一華商。利害共之。有何區分哉。別論俄商被搶一案。堅以徐學功爲詞。我雖疊次解說。終未辦結。飭於會議公事時。持平辦理。折服其心。宗棠於此事原委。不知其詳。俄人西行後。并無留住內地者。無從設法。惟索使前在蘭州。曾說過俄人牛頓。被我遣犯劫殺。總署議償錢二十萬吊。榮侯僅給俄一萬。又舒疏功搶過俄商貨物駝隻兩事。宗棠置之不答。索亦不言。嗣問爾所言舒疏功是何處人。答云中國帶勇得力者。復問是否卽徐學功。答曰是。此後亦再未提及。聞其背後與幕僚論邊軍長短。徐學功尙有許可之詞。此外均不謂然。而尤輕榮侯。惟於宗棠前不敢肆辯耳。看來徐學功搶貨殺人之事。未必無因。然俄商運貨濟賊。亦實有自取之咎。不能歸其咎於徐學功。辦結尙易。宗棠自當持平辦理。以副保全至意。

答福州稅務司美里登 甲子 以下補錄

本部堂一書生耳。於兵事未嘗學問。謬膺朝廷重寄。忝緝兵符。深慙庸鈍。無由仰答恩知。惟是中外有能殺賊安民者。無不愛而重之。推舉而旌賞之。此一念頗堪共諒。稅務司想亦有所聞矣。論戰陣一事。中外各有所長。勝負之分。全在將領。將領勇則兵強。將領怯則兵弱。此中外所同。不僅在練兵一事。查外洋之強。一則餉厚。一則令嚴。一則水陸器具精利。假使中國有厚餉。有精巧器械。慎擇能將。申明軍令行之。兵勇之強。亦必不減外洋。見洋弁從江浙來閩者多。稅務司試一問之。然耶否耶。德、總、鎮、克、碑、日、稅、司、意、格、所、帶、綠、頭、勇、丁、一、千、五、百、名、未、嘗、演、練、其、操、洋、槍、亦、與、中、國、同、所、以、能、立、功、者、由、其、性、情、爽、直、肯、受、商、量、與、中、國、將、領、同、事、彼、此、推、讓、各、盡、主、客、之、禮、勝、則、相、讓、敗、則、相、救、故、能、相、與、有、成、也。今來函練兵一千五百名。雇洋弁教練。約明只雇兩三月之久。在營教兵。出陣力戰。若稍平定。即陸續裁撤。仍留數人教兵兼教將。俟數月後兵將學精技藝。則洋弁可以盡撤回國云云。具徵稅務司代爲籌謀。無不周至。於練兵之中。仍寓節餉之意。尤非尋常所有。查外洋練兵。專重槍礮。而中國則兼刀矛叉牌諸技。外洋陸

路。專尙洋槍。而中國則於鳥槍之外。兼用抬槍。劈山礮諸種。以施放之。遠近言之。鳥槍不如洋槍。洋槍不如抬槍。抬槍不如劈山。以輕捷言之。則劈山不如抬槍。抬槍又不如洋槍也。今欲舍中國練兵之法。而改用洋法。專用洋槍。則輕巧有餘。而力量不足。似亦非宜。至於天礮炸子。西瓜礮等器。用之攻城壘。洵爲極妙。然以之驚無備之衆。則可。若遇強悍穩踞之賊。則亦有難以取效者。本部堂前年攻龍游縣城。親放三十八磅半炸子入城。計六十餘出。而城仍未破。本年二月。德克碑會攻杭州。一日。放大礮三百餘出。轟卸城牆外面。輒瓦石。寬約數丈。而城內土脚未坍。洋兵綠頭勇及各營兵勇。搶上者。亡傷數十。城仍未破。且本部堂咸豐二年在湖南省城禦賊。親督兵勇。搶堵地雷。轟陷缺口三次。賊亦未能得逞。是守既定。則攻亦難也。來函但言練兵。未言練何種技藝。希卽告知。以便酌奪爲幸。雇洋弁教習。只雇兩三月。須說定薪水。每洋弁一名。每月薪水若干。此外別無支銷。打仗賞耗。養傷卹賞。均須一一訂明。庶便籌算。固知中外均以信義爲重。必不因小事致有參差。然不先說定。則無憑下札。司局亦難以應付。所需軍裝軍火。亦須約畧言之爲要。

與陶少雲

學業才識不日進則日退須隨時隨事留心著力爲要事無大小均有一當然之理卽事窮理何處非學昔人云此心如水流卽腐張乖崖亦云人當隨事用智此爲無所用心一輩人說法果能日日留心則一日有一日之長進事事留心則一事有一事之長進由此積累何患學業才識不能及人耶作官能稱職大不容易作一件好事亦須幾番盤根錯節而後有成昔人事業到手卽能處措裕如均由平常留心體驗能明其理習於其事所致未有當前遇事放過而日後有成者也

與楊石泉

時事未艾而朝廷議論紛歧言厯政雜極足灰志士之心蔡壽祺前疏意在摧倒一時豪傑可駭可笑閱尊兄與小濤書以蔡壽祺懦弱之評爲不平實則弟所聞則鄙陋兩字耳將掀髯一笑乎抑戟手而罵乎薌泉請改職意或因此然天下之呼牛呼馬者何限必欲事事與之計較亦正無此閒工夫耳霞仙覆奏上未知批答云何此君平時太自負故平空有此汗巖幸蔡壽祺之荒謬爲天下所共知有此一彈榮於九錫也楊園

先生宜祀兩廡。十數年前聞之鏡海太常。曾託友於浙購其遺書讀之。服習漸久。頗有解悟。丁君書來。以此爲請。乃夙志也。暇當敬以入告。聞尊兄有捐修當湖陸先生墓事。爲此於世衰道微之日。良不可緩。當更求年譜及考異合刻之爲要。近接陳紳其元書。言減賦宜減租。極爲有理。然弟意此事。須由各紳戶自爲主持。自相倡導。乃無他弊。且一經官司示諭。反長佃民抗納之風。又此次浙中減賦。主意在恤小戶。抑大戶。究是小戶實惠爲多。若再由官示令大戶減租。似亦未免偏重也。凡事過於求好。必多不妥之處。請試籌之。湖南會館合祀死事諸人。極爲合體。聞老兄與薌泉各捐廉金。弟亦須出些少以成此舉。請於浙省應解督署廉項內。劃扣千兩可也。諭閩六禁一本奉覽。可知此間政衰效廢大概情形。

### 與劉克庵

鎮平克復報到。卽咨請由武平安遠信豐一帶。赴南安桂陽一帶截勦。蓋制賊本謀也。當初亦慮及賊不能一氣掃滅。麾下兵力尙單。故於芎巖一軍。屬其追賊。後仍暫駐鎮平。意欲畱爲助江保湘之師。今芎巖已據報由東石平遠取道回師武平。弟已咨其會



同尊軍。向安遠信豐進發。此公能戰。惟性稍褊。老兄可善視之。當取同心之助。凡將領。須先得其心。不必以權勢相壓。昭烈親武侯。而關張不悅。在昔豪傑。亦所不免。當統領之人。不患無權勢。患在不能下人。而必欲強人以就我。劉蔭渠。馭別部。以德以度。蕭濬川。馭別部。以才以術。蔣薊泉。馭本部。以權以威。而其效驗昭然可睹。昔人云。位居千萬人之上。心須居千萬人之下。此有道之言也。將來與其會隊時。務乞畱意。武官至實。缺提督。尙須謹受節制於人。其心必有所不服。其心有不服。而更以權勢相迫。則其交更離。必然之勢也。劉簡青。簡紹雍。微察其心。不甚相附。或咨歸芎巖。而以劉端冕易之。亦可。隨兄斟酌。弟無成見。亦非別有所聞。樸堂可用。則令專司一事。不必令參於貳副之間。曾侯先遠。沅浦繼復。近之迪庵。在時希庵。所將不過一營。今之張恒祥。代凱章。鈴峯。瑤階。互以軍事授受。非古也。汪逆黨夥。敗散殆盡。其死黨本不過數千人。餘皆劫於兇威。若再打一二勝仗。必更零落。尊軍與芎巖萬餘人。當足制之。况復有高劉康緊追。江西邊境。兵力又尙厚乎。弟已致信峴莊中丞。請其與老兄商辦矣。弟無移軍入粵之理。賊不深入江西。亦無移駐江西之理。且閩省釀亂數十年。正須及早整理。倘一搖足。

必不可問。藩糧鹽相繼參劾。中丞老而世故深。又易爲浮言所惑。弟亦不能遽離此間也。廣東兵不能戰。而最善攘功。此次未見一人一騎助勦。亦殊奇特。不戰尙可。何以并不能堵。不堵尙可。且恐其資賊以軍裝器械。如何如何。弟將此間事件辦清。轉運局設定。當以四府土匪付朗青料理。先回省城。廣東軍事交果臣軍門。助江保湘之事。交閣下與芍巖軍門。兵事請各咨江粵湘中丞代奏。一則使朝廷早聞捷報。一則免彼此陳奏歧互。致干詰問。惟各軍餉事。弟仍當一手督辦。斷不使前敵諸軍有後顧之憂。如一時轉運不及。則預請江、西、粵、東墊發。仍由閩、浙糧臺歸欸耳。

### 答周受三

閩省徵收之弊。權在書吏。不在官。概行文量固不能行。然丈量不行。不能就田問賦。則民間苦樂不均。終是不了。孟子以仁政必自經界始。宋儒亦以此爲急務。江陵當國。亦主此議。然事繁而鉅。能言者究不能行。此一節總非實心爲民之州縣。不能安得數十廉明耐勞苦之縣官耶。閩事廢弛萬狀。非他省所有。計部諸裝痴聾。惟試行鈔票鹽。則居然欲參辦創議之督撫鹽道。一何可笑。前疏奏駁。其詞頗亢。樞垣諸公。必不右之。此

後諸事必多挑斥。亦無如何。分明與部中書吏辯論。往復而必。以輕視朝廷之咎。坐之。慎孰甚焉。賊入粵後。橫行不能復制。閩軍勦急。始遁入江西。江西勦急。則仍遁入粵。其時閩軍爲粵匪所害。致滯戎機。迨高果臣整軍復進。粵又趣令赴河源。以護惠郡。繞由龍門增城。以護省垣。致此賊又回竄嘉應。無一軍截勦。廟堂諸公。不究粵東貽誤之督撫。而欲閩督代其勞。不究粵東諸將之驕怯。而欲閩軍承其弊。是以閩督代粵督。以閩餉充粵餉也。將來應將閩省越境之餉。奏爲福建協粵之餉。以清眉目。而便報銷。試與桐雲共議之。明日即赴大埔。由瑄溪至平和。師行之艱萬狀。聞大埔嘉應路徑亦然。諸將來瑄溪者。毫無不樂之色。以餉事無請不應。不致掣肘也。惟老湘則嚴札撤之。以其食閩餉而專顧贛州也。計半年所省之餉五萬有零。以之貼補洋人利錢有餘矣。

答郭筠仙 丙寅

自汪逆殲後。賊中恟懼益甚。早知竄走之必速。惟西北則鮑軍遲遲不來。西南則曾鄭兩軍自相恟喝。觀望不前。連用函牘嚴加敦迫。正恐長圍未能速合。終任拚飛。日夜企望。須髮爲白。自十七鮑子始進相公亭。十九進平城鋪。二十二日曾鄭始進長沙墟。

小密。

土音密近味

賊即於是夜二更傾巢而竄。由水南走小密。曾敏行不能禦也。閩軍偵知。募食急進。由泮坑出。天明抵黃沙嶂外。斬馘已多。比入嶂則羣峰攢刺。一徑縈紆。矛刺刃決。如狼驅羣羊。齧食所餘。概隨顛墜。而開路之胡瞎子。已穿巖度澗。驀入豐順縣北四十里之大田北溪一帶。弟慮其突犯潮郡。星夜調駐蓬辣三河壩之扒船。駛赴留隍。自率親兵急進。比至松口。則各軍馳報嶂內賊勦洗殆盡。惟鮑軍絡繹奔赴。撞擊攫掠。兵賊不分。而胡瞎子一股。尙未追及。有高軍門劉署。夤夜截之。足可捕除。賊勢衰微。斷難他竄。乃檄江軍防興甯。粵軍防長樂永安。自駐松口。以待續報定進止。二十七日。高軍飛報生擒胡瞎子。并降死黨千餘。全數蕩平。乃輟潮郡留隍之行。檄諸軍分北降人。分地造冊。誅其桀黠。宥其脅從。資遣其老弱婦女。簡其精壯。隸之各營。以竣安插。蓋人數多至數萬。非旬餘不能料檢也。十萬餘負隅之寇。以三萬餘乖和之軍了之。十五年。遭誅之寇。以二十餘日迫促之期了之。鮑軍來遲。未及赴長圍之約。到相公亭後。急於進取。又違速戰之戒。追勦後期。因人成事。而冒居殲渠之功。此則各營官爲之。非鮑子本意。疏中多假借之詞。復分閩餉犒之。亦古人賜几杖賜金帛之意也。度閣下覽至此。

亦必服其戡定之敏。調度之周。又必疑其自詡之太過。所言之未必盡然也。姑書此以俟。諸異日何如。粵東吏治。軍事玩愒。粉飾閣下。力圖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又不能得人爲輔。徒於事前。諉過事後。彌縫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儕我於曾李之列。於不佞生平志行。若無所闕。而但以彊日之何其不達之甚也。甚欲與閣下惠州一晤。稍罄誠款。念閩事千端萬緒。急待整經。督閩浙三年。居節署僅十又二日。本分應爲之事。曠誤甚多。不能不急圖返旆。一俟料檢畢事。當卽率所部啟行耳。粵將無一可用。而欠餉過多。不能遽撤。方耀之屋。被勇拆毀。卓輿因索逋逼迫。吞生鴉片圖自盡。暫以計懾之。終必譁變。始誤於不擇樸實之將。量其力能。而惟務貪功貪多。縱詭隨以冀僥倖。繼誤於餉事匱竭。不能不作騙賴之局。而不顧兵力之艱難。吁。可畏也。巨寇雖平。憂虞正迫。如何如何。平生好過慮於密友前。言無不盡。屢以此見忤。曾侯茲復以此犯嚴威。極知狂謬。然鄙懷如此。亦不敢有所隱匿。但使閣下稍垂察納。早爲區處。勿使吾言之幸。而中則所願畢矣。因忠而憤。以直而亢。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三月二十五日。接奉初二日建字第十二號鈞函。以英國、阿使欲中國、雇外國、輪船、緝擊海盜一節。已照會各國允辦。屬卽函商少荃中丞。酌籌購買。一面先行雇覓。將各口應用輪船若干。并水手兵丁礮械。以及控制訓練旗號各項。妥議章程具覆等因。宗棠等查閩省爲濱海巖疆。洋防緊要。節經咨行水師提督。分派兵船。嚴密梭巡。上年二月。因洋人私運軍火米糧。接濟漳郡踞逆。曾飭通商委員轉託稅務司美里登。購得英國輪船一號。改名長勝船。檄委前安平協副將吳鴻源管帶。并於三月間。經官軍擊獲濟賊古董輪船。照約入官。更名靖海船。俱易用中國旗號。配撥弁兵。兼雇洋人駕駛。以備巡海緝匪。并轉運餉糈軍火之用。嗣因廈口稅務司巴德濛。准赫總稅司將靖海輪船一號。札調粵海關聽用。至今未據交還。邇來閩省洋面。尙未能一律肅清。茲奉尊諭。宗棠等公同酌議。竊以輪船向外國借用。調遣不能自由。久暫不能自主。卽緝獲盜船。亦間有需索耐謝之事。彼此稍涉計較。未免多一論端。萬一事出意外。賠補更多爭執。是借船雖可偶一爲之。究非妥便之策。至暫行雇賃。固較借用爲宜。然火船工費最多。船主居爲奇貨。索價不啻倍蓰。又必與之說定年月。未能卽換中國旗號。舵水人等不肯

盡聽中國管束。調停駕駛。甚費周章。惟購買則一切尙可自由。較之借雇。均爲省事。然亦、有、數、難、焉。彼、族、嗜、利、之、心、無、微不至。其、出、售、船、隻、必、先、其、舊、者、敝、者、或、製、作、未、能、堅、緻、及、彼、中、所、噴、爲、舊、式、者、未、賣、與、中、國、之、先、均、噤、不、出、聲。既、成、交、之、後、始、揚、言、某、件、已、壞。某、船、止、若、干、馬、力、止、裝、若、干、噸、數、必、須、改、造。乃、堪、適、用。既、依、所、論、改、造、又、必、用、其、料、用、其、工、任、意、措、索、莫、能、駭、滅。以、彼、之、長、傲、我、之、短、以、彼、之、有、傲、我、之、無、我、無、如、之、何。其、難、一、也。船、卽、買、定、仍、須、雇、用、彼、人、管、駕。以、管、車、看、盤、諸、法、非、熟、習、者、不、能。中、國、人、如、寧、波、上、海、及、廣、東、各、海、口、之、人、在、輪、船、受、雇、當、水、手、舵、工、者、多、而、能、當、船、主、者、極、不、易、得。既、必、用、外、國、之、人、管、駕。則、另、雇、更、換、均、難、由、我、不、得、不、勉、強、將、就。以、冀、相、安。其、難、二、也。輪、船、無、一、年、半、載、不、修、之、事。欲、修、造、則、必、就、外、國、所、設、船、廠、鐵、廠、估、價、興、工。彼、又、得、居、爲、奇、貨。我、欲、賤、而、彼、欲、貴。我、欲、速、而、彼、故、遲。其、難、三、也。有、此、三、難、則、購、買、輪、船、又、不、如、自、造、輪、船、之、最、爲、妥、善。惟、輪、船、爲、彼、中、數、十、年、甫、有、之、奇、器。中、國、欲、一、日、奪、其、巧、爭、其、奇、勢、必、不、能。既、無、製、作、之、器、具、又、無、製、作、器、具、之、器、具。不、特、無、可、爲、師、匠、之、人、并、無、多、識、洋、字、熟、諳、洋、算、通、曉、洋、書、之、人、堪、隨、其、學、習。故、數、年、以、來、羣、知、以、此、爲、當、務、之、急。然

稽延至今。思其艱而不能圖其易者。蓋以目前之經費難籌。日後之咎責莫追也。宗棠等公同商酌。就局勢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買。買不如自造。而自造一層。雖已商議及之。尙未能確有把握。應俟議有端緒。再行奏咨辦理。茲阿使既有雇借船之說。自宜謹遵來示。先籌雇買兩端。大約雇用輪船。須先議定每月雇價。所需煤炭約畧數目。及修理費用。并包在雇價內計算。免其另生枝節。購買輪船。須先議定馬力若干。噸數若干。價值若干。換用中國旗號後。或雇洋人管駕。或雇中人管駕。均由中國自行斟酌。約計閩省有輪船四隻。已可勉敷調撥。一面派委員弁赴香港寧波上海尋覓。一面飭司預籌經費以待。其船內應用水手兵丁礮械。暨如何控制訓練建立旗號等事。俟飛函與少荃中丞妥商。再定擬章程察核。并由宗棠另具公牘呈達。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昨建陽途次。接奉鈞函。於輪船局務。指示周詳。無微不至。欽佩何言。宗棠於此事。思之十餘年。諷之洋人。謀之海疆官紳者。又已三載。適彼人有借法自強之論。遂通盤籌畫。亟請試行。雖奉命西征。猶且日夜計畫。必期章程周妥。經理得人。而後去。蓋將欲堅洋



人之信冀此事之必有成不敢失此機會也。事前不得不密者緣彼族險競嗜利有益於我之事彼必撓之別國有結好於我之意彼必忌之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說行其間於外國或以工繁費鉅事難必成之說行其間於中國使我疑信相參顛倒於彼術之中而彼得久據其利故我之謀之也藏之隱微祕之機緘未啟之始惴惴乎猶虞其或泄也。迨計議确定要約已明立局於大海之濱島族熙來攘往之地與洋員往返定議畫押鈐印於島族萃處之所彼已譁然屬耳目聞已刊入新聞紙雖欲密之亦烏從而密之乎。輪船之製式各不同約而言之爲兵船爲貨船兵船以堅緻爲主宜避礮火故船面不高貨船以多載爲主船面安礮少而造屋多此其異也。同一輪船而各國師匠爭新鬥巧時出異式約而言之有明輪有暗輪有木底有鐵底明輪吃水淺而速然水力不敵風力時有傾覆之虞暗輪行稍緩而入水較深船亦較穩故外洋兵船多用暗輪而明輪絕少也。鐵底船遇礁觸損難於黏補遇近處有船廠尙可收泊修整否則竟成廢物木底觸礁以木塞補即可駛行故外洋兵船用木底不用鐵底其出售亦鐵底多而木底少鐵底廉而木底貴也。此次開局試造取暗輪不取明輪取木底不取鐵

底。蓋欲仿其國自用之兵船。工精料固。不欲仿其國自用之貨船。用久則賤售於人也。船既求精。工料所需自鉅。此費之不可惜者一也。泰西諸國。以奇巧著聞。自唐以來。載籍詳之矣。惟火輪船之製。從前未有所聞。據彼中人言。近四十餘年。乃始造成。以西歷推之。則道光初元前後也。萃彼中千數百年之奇祕。併之一船之中。百物之所爲。備正不但。輪機一事。巧奪天工。而我欲於五年中。盡其能事。歸之於我。其不容有所靳也。明矣。夫使學造輪船。而僅得一輪船之益。則自造不如雇買。聊濟目前之需。惟必求其精。求其備。而盡其所長。歸之中土。以相衍於無窮。非許以重賞。彼必有所靳。我若節節爲之。如市賈之易。薑買爲零。沽費益多。而效難驟睹。正恐所得不償其勞。此費之不可惜者二也。今之入局學造者。內地工匠耳。執柯伐柯。所得者不過彼柯長短之則。至窮其製作之原。通其法意。則固非習其圖書算學。不可。故請於局中。附設藝局。招十餘歲聰俊子弟。延洋師教之。先以語言文字。繼之圖書算學。成而後督造。有人管駕。有人輪船之事。始爲一了百了。此費之不可惜者三也。合計自始事至歲事。五年之中。需費至三百萬兩。可謂多矣。而果有成。則海防官運治水轉漕一切歲需之費。所省無數。而

內紓國計。利民生。外銷異患。樹強援。舉在乎此。惟賴朝廷堅持。定見力排。浮議方能宏。此遠謨。揅此險局。宗棠兩次密陳。請勿惜小費。勿求速成。昨疏陳船政章程。復瀝忱入告。并將稟約各件。咨呈尊處。計已蒙鈞覽。唐劉晏造江淮運船。價五百貫者。輒給一千貫。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制。須使人有餘潤。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故轉運五十餘年。船無破敗。造尋常運船且然。何況學造外國輪船。兼習駕駛。又將因機器化。一爲百乎。條約中於估計。微存寬博之意。亦使彼有餘潤。然後肯爲我役。且復無以加也。宗棠瀕行。語日意格德克碑曰。條約外勿多說。一字條約內勿私用。一文儻有違背。爲中外訕笑。事必不成。爾負我。我負國矣。日德唯唯。此幼丹中丞及司道所共聞者。日德力任其成。且言脫有差謬。不見信於中國。亦不見容於其國主。比送行登舟。猶請勿庸過念。情詞懇摯。實出衷誠。虛糜之慮。似可免矣。宗棠首倡此議。所恃者。由寒素出身。除當年舌耕所得。薄置田產二百餘畝外。入官後。別無長益。人所共知。幼丹中丞清望素著。謹慎有餘。其無虛糜之事。不用虛糜之人。尤可預決。若必於事前時。申徹之。曰。無蹈虛糜之咎。竊恐幼丹將爲三字所束縛。不敢任事。而差遣各員。惟求。

脫卸。干係。不肯。奮往。圖功。古云。蓄疑。敗謀。又曰。疑事。無成。良足。鑒也。香巖。幼丹。既均。非  
豪縱。之人。苟可。節省。自知。節省。伏求。鈞函。下逮。時勿。以虛。糜爲戒。庶少。一分。瞻顧。即多。  
一分。擔當。而局。外浮。言。島人。蜚語。均不。禁自。絕矣。輪船。所重。在輪機。水鋼。烟筒。學造者。  
以此。爲急。駕駛。輪駛。之要。在看。盤管。車。而船。主總。其成。學駕者。以此。爲急。至於。蓬桅。碇  
索取。材。則中。外皆。可用。用人。則中。外無。弗宜。見在。外國。輪船。掌蓬。桅碇。索。多雇。廣東。甯  
波人。卽其。徵也。此外。節目。尙多。非楮。墨所能。罄。擬陛。見時。面奏。請旨。敬詣。邸第。一詳。陳  
之。

### 答王子壽

正初。何小。宋遞。到去。秋惠。寄前後。兩函。所論。西郵。方略。與鄙。意不。謀而。合。有業。經入。告  
者。有已。見施。行者。不勝。欽服。自古。用兵。塞上。營出。以裕。軍儲。車營。以遏。突騎。方略。取勝。  
勤撫。兼施。一定。之理。壯侯。初不。見信。於漢。韓范。終不。見用。於宋。以千。數百年。富強。之區。  
化爲。榛莽。茲承。彫弊。旣盡。之後。慨然。思所以。挽之。非倚。任之。專。積漸。之久。何以。致此。捨  
逆披猖。患在心。腹。僧邸。歿後。未受。大創。鄂秦。均作。敗局。弟此。來僅。攜部。卒三千。步隊。以

外。并無騎兵。所擬以制賊者。均未就緒。未敢倉卒卽戎。簡書有嚴。無以道責。蓋不待到金城而始三疏要君矣。謝麐伯秦人而實楚產。上年曾疏請入幕。聞十月內已入秦。抵陝後當可就見。霞仙已奉旨罷斥。弟疏請仍任秦事。未知能邀兪允否。鄆太愚無實用。但工作壯語。霞仙保擢知府。或在秦軍中稍樹聲績。亦未可知。俟入秦後察之。所欲言者何止千萬。盼速臨一叙。幸勿我吝。

答駱籥門宮保

丁卯

宗棠自奉度隴之命。專籌勦回。繼則擒逆大入秦鄂。先奉諭旨堵秦捻入鄂。繼諭先勦秦捻。而所部僅步隊三千。馬無一騎。不得不從新募練。率以西行。適鄂捻披猖。鄂軍屢次大挫。敵軍在此。人心恃以爲固。一旦遠出。大局難以復問。而行程由德安隨棗以向樊城。皆賊蹤出沒之所。旣不可避賊繞道而行。必當遇賊卽擊。以期兼顧。甫行抵澠口。賊卽由麻城黃岡繞黃陂孝感以趨西路。與漢水師船相持。沅浦中丞亟圖調集淮軍霆軍。遙合長圍。絕其紛竄。敵軍繞由孝感雲夢以出德安。沅浦亦來。共商制賊之策。適鮑春霆引疾乞退。所部久頓樊城。不肯赴洋梓雙河之約。狡賊乘間折竄京山。淮軍甫

抵德安。亦未能赴京山宋河之約。賊遂乘間以窺隨棗。比敝軍於前月二十七日馳抵隨州。則賊已於次日竄至州西之芽茨畝一帶。其地固可隨可棗也。二十九日。賊竄由歷山東至高城。前隊已抵萬家店。察看行蹤。似漸向應山。比卽飛函沅浦。準備東路。而潛師擊之。甫至塔兒灣。距萬家店尙十里。賊晨炊方熟。適大軍掩至。賊卽踉蹌而行。官軍整隊躡之。狂奔不已。沿途專覓山溝以避槍礮。比官軍馬隊馳至萬家店一帶。則先夕踞賊亦已走盡。熱飯在釜。衣履包裹。拋棄滿地。賊馬迅疾。驀山越澗。非步隊車隊所能追。而馬隊新練。又僅四百有奇。不能再進。乃收隊而還。是役原有可乘之機。因初次與此賊交手。官軍未免稍存持重之心。而馬隊太少。不能窮追。故斬獲獨少。然賊之畏礮車。不敢稍撓其鋒。則既有明徵矣。見留劉克庵副帥一軍。由新溝來德安。助沅浦防勦應山之賊。而淮軍已陸續齊抵應山德安之交。賊但稍停數日。當可痛予剪除耳。捻逆初起。伎倆亦甚平常。僧邸以邊騎勦之數年。兇燄已滅。最後因驕憤失利。所部三盟及東三省良馬健兒多歸於賊。於是賊氛益熾。而湘軍以勦髮逆之法勦之。淮軍以勦常捻之法勦之。宜其不支也。入秦之張逆。總愚一股。似不若鄂捻之悍。侯相遣劉鎮松

山入秦。連獲勝仗。秦民德之。惟秦軍無能。且多譁潰附賊。公行殺掠者。擒又勾結逆回。與爲首尾。其患寢熾。宗棠奉諭入秦。義不可久延。初二日隨州收隊。初三日卽拔營前進。初五日行抵棗陽。初八日可抵樊城。齊隊卽長驅前進。由潼關入陝。大約入潼關後。卽當察酌情形。或先勦同朝之捻。遏其趨晉。以屏蔽京師。遏其渡渭。以保固中土。皆當殫忱盡瘁。權其緩急。以爲分合。不敢藉坐鎮之論。先居省垣。致失機會也。至捻逆專擅。馬隊之長。宜平原。不宜山谷。前此曾窺各峪口。意欲就食興漢。後忽全股渡渭而北。未嘗擾及山南。其因道路崎嶇。野掠不易。不敢自趨絕地。亦可概見。興漢無事。蜀中自可相庇以安。縱使南窺山內。我之步軍。設法攔截。較之平原之戰。可以避短就長。亦斷不致任賊縱橫。莫如之何耳。宗棠入秦。自當夾渭而軍。杜其紛竄。尊處先由興漢。進兵一。疏於賊情地勢。未有當也。且僕方奉命節制晉防。自宜取道潼關。以期兼顧。何可崎嶇山谷。自敵於無賊之地乎。陝西運道由老河口溯漢而上。取道丹水。是雍正中運楚米入秦。賑飢之道。甘肅運道由嘉陵白水者。蜀商載鹽貨入隴。貿易之道。數年前梅令震煦宰廣元時。曾稟蜀藩。蜀商願捐資開鑿白水江險灘。以便運載。求飭甯羌畧陽兩州。

縣聽商自便。毋許奸民藉風水之說阻撓。此策果行。隴固得餉。饋之便。蜀亦得懋遷之。饒。何憚而不爲乎。見在周達武提督駐軍廣元。檄其體察情形。就近督辦此事。蜀吏雖不必其樂爲。蜀商則必欣然從事。縱使捐貲一時難期踴躍。則酌提援甘局捐項。先爲鳩工興辦。工畢後。抽蜀商鹽貨釐稅以充援甘之餉。甘事畢卽行停撤。其爲甘肅之利。暫而爲四川之利。長賢者有益於人國。豈不大哉。來示順保兩府採辦甘米萬石。運脚已費銀七萬有奇。米價在外。殊堪駭怪。以此計算。每石水運卽須七兩有奇。縱使寸寸皆灘。船船磕損。亦斷不若此。果每石須七兩。則改用騾子。亦可陸運。不必復用船運矣。大抵別省官委於危。疆休戚漠不相關。其不肖者反藉此爲冒領虛銷之計。所望公忠體國之老。大臣殫誠竭慮。爲朝廷力拯飢軍。顧此危局。以定見排此浮議。率作興事。共濟時艱。誠不宜因先入有言。畏難自阻。周達武見駐軍廣元。以蜀將防蜀邊。以蜀米餉蜀將。昨詢其來弁。亦未聞米貴至此之說。廣元兵米。豈非購運得來者哉。至廣元運米入甘。自應由甘省設轉運局。專司收發。不令有等待之苦。霉變之虞。從前楊厚庵如何布置。無從得其詳。俟尊處定見後。宗棠當熟計以覆。并一面具奏咨行也。關隴籌兵籌



米。難。於。籌。餉。晉。省。疆。吏。既。不。知。恤。隣。爲。何。事。協。餉。欠。至。二。百。餘。萬。蜀。省。協。餉。見。明。文。者。亦。僅。解。至。上。年。八。月。兩。省。在。今。日。尙。稱。完。善。之。區。而。猶。如。此。其。他。更。復。何。望。陝。甘。之。不。能。不。有。望。於。晉。蜀。者。爲。其。地。近。而。有。輔。車。唇。齒。之。誼。晉。蜀。縱。不。爲。陝。甘。謀。亦。當。善。自。爲。謀。如。公。前。撫。湘。以。一。隅。貧。瘠。之。區。潤。及。江。西。湖。北。廣。西。貴。州。廣。東。爲。天。下。所。稱。頌。仁。者。之。事。亦。智。者。之。事。也。晉。不。足。與。謀。而。宗。棠。猶。不。能。不。有。望。於。蜀。者。以。從。公。七。年。熟。仰。公。當。日。所。以。保。江。西。湖。北。廣。西。貴。州。廣。東。以。保。我。湖。南。者。頌。書。宏。遠。異。於。時。賢。竊。料。公。於。今。日。之。陝。甘。其。必。不。能。忽。然。也。至。宗。棠。一。介。書。生。受。兩。朝。特。達。恩。知。褒。榮。顯。貴。實。出。非。望。陝。甘。之。命。欽。符。之。界。本。非。所。堪。而。其。不。敢。辭。者。亦。恃。我。公。在。蜀。有。應。協。之。誼。鄙。人。入。秦。公。或。有。度。外。之。施。也。朝。廷。方。以。秦。隴。爲。憂。天。下。事。亦。宜。以。秦。隴。爲。急。請。公。速。籌。所。以。拯。之。否。則。無。及。矣。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九月二十七日。臨潼營次。接奉密函。猥蒙垂詢修約事宜。敬悉。蓋慮周詳。無微不至。敢不畢竭愚忱。仰奮鈞命。竊維時務之可慮。籌策之多艱。夫人知之矣。於此而欲變已成。

之局。別圖自強。不但海疆將軍督撫難得其人。且內地寇盜縱橫。人物彫耗。其力亦斷不及。尊諭時有未可。勢有未能。亦既言之詳且悉矣。所有此次修約。有可遷就者。有不可遷就者。謹據愚慮所及。條具說帖。附陳鈞座。伏候裁擇。

一議請覲自古帝王不能胥外。而臣之於是。有鈞敵之國。既許其鈞敵矣。自不必以中國禮法苛之。強其從我。泰西各國與中國遠隔重洋。本非屬國。康熙中官書曾有英圭黎來朝之事。其儀節不可考。厥後各國祇有商人往來中國。間或因而請安。并不知中國有朝聘之禮。至嘉慶中英吉利思結好於中國。始遣使臣入覲。聞當時接待大臣。故以快車載使臣。顛簸特甚。比仁宗御殿而使臣。因困頓不能成禮。致干天怒。嗣命大臣松筠護送。由廣東番舶遣歸。松筠於途間疊奉諭旨。加意防維。聖慮蓋已洞矚幾先矣。英人崑端實伏於此。其時皇威遐暢。彼族亦未審中國虛實。不敢妄逞耳。茲當修約屆期。必首先以此事相瀆。其必不遵行拜跪儀節。自在意中。愚以泰西諸國君臣之禮。本極簡略。嘗於無意中詢知島人見其國主。實無拜跪之事。今既不能阻其入覲。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禮。使臣未必遵依。卽能如來。諭酌中定制。亦似於義無取。竊思彼

族以見其國主之禮。入覲在彼所爭者中外鈞敵不甘以屬國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請。記曰禮從宜使從俗古人已言之矣。惟呈遞國書儀節須預爲商榷或由使臣面遞御前大臣代爲呈進其國書必先譯出然後可允其上呈此爲使臣呈遞國書行其國君臣之禮。除呈遞國書外使臣自無須請覲若欲請覲仍照中國行拜跪禮乃可。庶預杜其後此煩瀆也。

一議遣使外國於中國山川政事土俗人情靡不留心諮考而我顧茫然駐京公使恣意橫行而我不能加以詰責正賴遣使一節以調各國之情僞而戢公使之專橫尊慮遠隔重洋擇使旣難籌費不易自是目今實在情形惟思自海禁大開以來江浙福建廣東沿海士商經歷各國者實不乏人其中亦有通曉各國語言文字者除廣東人情浮僞喜事不宜輕用外其閩浙兩省堪膺斯選者尙多惟責成各督撫及總理船政大臣精爲訪擇必有可應命者此項人才以游歷爲名搭坐各國輪船所費亦少其使臣則五年一派卽從此項人才內挑派假持使節如彼時輪船局學藝已成自能駕駛無須搭雇外國輪船則所費亦無多也。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此皆洋商慫恿所致。若允其請。則中國奸商均附洋人。與局卡爲難。影射偷漏。釐稅因而減少。船商行戶因而失業。所關非細。伊以輪船多用華人爲言。豈知所養活者僅止傭工。趨食粗人。其船商行戶等因而失業者。不知凡幾。修約時以此折之。仍須各船商行戶自行內禁之法。地方官訪辦。旬引華民。兩者相輔而行。庶能有濟。

一議販鹽挖煤。洋船拖帶鹽船。大爲鹽務之害。如按照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申明禁例。彼必不能力爭。此事似宜責成鹽販船行。設法查禁。洋人挖煤。實則開礦。其言煤者託詞耳。將來開礦一事。亦必議及。准其租山。則變成夷業。年月久暫。殊難預定。必滋事端。此條與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以中國商情民情。斷難允從。官司不能禁制阻之。

一議開拓傳教。外國行教之人。中有清修好善者。如喇嘛之有黃教。有邪僻爲非者。如喇嘛之有紅教。上年朝鮮搆兵時。據日意格說。係由英人慫恿。云朝鮮有金山銀山。可開。不過藉殺行教之人爲衅端耳。法國公使曾奏其國主。請示應否加兵。國主答以應察明教師有無邪僻爲非情事。再定行止。亦疑行教之人啟衅。察看情形。法國之待教。

師與中國之待喇嘛同。似非專以行教爲陰謀。宗棠去閩時。日意格德克碑走送至船。猶告以來時勿帶教士。伊極口連稱斷不敢。蓋亦明知彼教之見惡於中國也。若遇有中國民人與教士構衅之事。中國但持原議與之爭論。彼亦不得橫生枝節。至潛移默化。如尊論不禁之禁。則全在地方官之賢者爲士民扶持正氣。乃能漸睹成效。非一時所可驟幾。觀天主耶穌之教。自利瑪竇等入中國。至今三百餘年。根株不能淨絕。可知塞源拔本之難。惟不令教民得恃爲護符。遇有教士干涉公事。袒庇教民。則地方士民公同排斥。官從而維持之。尙可隨時補救。

## 答楊石泉

兩浙數年休養。漸有安樂之望。聞之深爲浣慰。東南被禍最先。底定後施治亦易。西北則不然。以餉源無可籌畫。民力困敝。不獨治本非旦夕可期。即治標之策。亦無可著手也。以民風論。秦晉習尙。日非質實之餘。流爲閻弱。河朔則悍。鶩難馴。燕齊則驕。狼成習。而默觀時局。朝野上下。敬畏之意少。縱恣之意多。官司虛僞相承。冥然不知危亂之將至此。其可慮者多而去治日遠也。揜事本可早歲。而數百里之內。大臣三總督一巡撫。

三。侍郎二將軍一。而又以邸營加之。稟命專命。均有不可束縛馳驟。奚以爲功。弟率軍東馳。轉戰而前。差免顛覆。至於無戰不克。則劉壽卿郭善臣之功偉矣。郭驍果有血性。劉則忠勇性生而寬厚樸謹。尤可愛重。弟疏稱爲一時名將。無爭功諉過之念。蓋錄其實也。璞山舊部得此誠不寂寞。而滌俟晚歲以湘軍付之。庶不愧知人之明。前月二十一日捷後。殘擒不過二三千。能戰者不過數百。且乏器械。二十七日竄至荏平。李少荃宮保遂報蕩平。惟張總愚尙無確實下落。張正祥王老貫聞皆同時竄逸。此局恐仍未了。弟見加派馬隊。四出大索。尙未得有確耗。擬事畢入覲。將經手大件縷陳殿陛。自陳衰病乞罷。專辦秦隴屯田之事。旣安止足之分。復免隕越之虞。或可仰邀鑒允乎。克庵宦情甚淡。志在乞休。受三則已拂袖徑去矣。近日殮泄益甚。肢體酸軟。左臂作痛。足背浮腫。老態逼人。殊堪憎厭。而生平志事十無一成。徒博銘旌光耀耳。一笑。在閩曾校刊正誼堂所蒐輯儒先遺書。甚爲善本。亦多近時罕見者。兄如欲之。可向小濤索取。小濤天津驗收軍米。順便引見。還閩總在秋仲也。

答沈幼丹中丞 庚午

船局一事。得公主持。遂底成績。每觀章奏。知籌度之精。運量之廣。足拓萬古心胸。欽佩無已。因歎泰西船堅礮利。橫行海上。自宋元之際。已抵海南。明末大礮開花彈子。多入中土。上年鳳翔城樓。見舊開花彈子。大小數十。與今製無殊。今春平涼巡城。見洋礮一尊。上鐫天啟年號。字雖磨滅。而總督胡等字。尙可辨識。是開花礮彈。前二百餘年外國有之。中國亦有。並非始自近時。昨德克碑到平涼。令其登城省視。亦知非妄言。此爲大呂宋物耳。可見西洋火器。早已流傳中國。自徐元扈後。無人講求。遂令島族得以所長傲我。今船局藝堂。既有明效。以中國聰明才力。兼收其長。不越十年。海上氣象一新。鴉片之患可除。國恥足以振矣。關隴民氣剛強。自逆回肇。以來。積弱成風。閭閻不可言狀。揆厥禍始。實鴉片流毒。有以致之。吸食之徒。浩劫不能盡。上年示禁罌粟。免稅土烟。竊以從此入手。可無煩擾之慮。而飢餓垂盡之民。亦當知所緩急也。示本呈覽。德克碑昨來。必求離開船局。以與日意格不協。不甘爲其副也。比以船局體面。不宜讓人專美。且奏案不宜輕有更易答之。惟飛輪礮既是利器。而新樣開花彈藥。於軍火尤爲得用。可以代購。渠亦欣然。已備公牘咨達冰案矣。此人倔强。而究是爽直一路。屬其聽台端

指使勿別生枝節自誤。頗能領會。臨辭戀戀。大有飛鳥依人之意。回閩後當無異說也。西事敗壞至極。不特玉關以外不可覆按。卽玉關迤東亦多名存實亡。彌望白骨黃蒿。沙石斥鹵不似人世。光景七八年來。養癰之效如此。此時而言戡定方略。自非勦撫兼施。不可。譬猶垂斃之人。氣息僅屬。表裏俱急。不用攻伐之劑。病無由去。用攻伐之劑。以祛病。不急培養元氣。則病未去而命先傾矣。教民既別。習俗攸殊。種類不同。狀貌亦異。欲歸則已無家。欲逃則苦無地。其不敢就撫。不但畏目前難。邀兼覆并育之施。亦知仇衅四結。無所藉以自保耳。非威信既申而至。誠惻怛之意。又足致祥和而孚異類。此局實未易了。弟於前年入覲時。卽以五年爲請。聖意頗嫌其遲。自燕齊返旆。復理前緒。三秦初定。乃陳師三路。以武臨之。籌糧糗。籌轉運。籌耕墾。籌安集。粗具規模。志在圖數十年之安。不爭一時戰勝攻取之利。中間數失大將。而軍心尙定。賊勢仍衰。金積老賊一除。隴事尙有了日。惟追求速效。則非衰朽所能。亦非愚陋所敢知耳。

### 答夏小濤

來書具悉。沈丹林先生之喪。頃於閩牘中見之。當事疏懇慰留船政。想幼丹亦不能過



執常制也。船政爲時事。要着較之。從戎尤有關係。弟擬日內具疏陳之。津事草草了結。侯相頗不爲時論所許。然當倉卒時。議論紛紜。莫敢執咎。侯相平日於夷情。又少講求。何能不爲所撼。觀其內媿。方寸外干。清議之奏。亦可謂較然不欺者。彼張皇夷情。挾其勢以爲重。與嚴索抵償。重賠郵費者。獨何心。與法布相訐。法失其主。事近確實。然與中國自強之道。毫不相干。數月內。尙有談夷務之人。稍暇則。又將腦後置之耳。金積鎖圍已成。剷除尙須稍待。見正擬打援賊也。補帆中丞想已履新。其注意敵軍甚切。可感。但閩之設籌。不如粵之易。今冬協餉。較春夏尤減。年終一月滿餉。慮無所出。茲備牘分致閩浙。婉懇設法。窮人志短。深以爲慙。不知香巖補帆石泉諸公。能援手否。借洋欸一着。自可無須奏明。但出印票與雪巖當可辦到。子錢由敝處認還。想無不可也。芝岑想已抵湘。湘中正鬧哥匪。未知已否安謐。孝威等擬於十一月葬母。并飭爲我營生壙矣。致唁幼丹中丞一函。并祭文四幅。希爲送去。外需奠敬二百兩。乞於解欸內割撥爲荷。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兩奉鈞函。祇承一是。節錄諭旨出示。謹已遵辦。鈞示津案辦結原委。敬悉其詳。奉職西

陸。見聞固陋。不敢多所論列。上瀆清嚴。前得閩信。法蘭西與布洛斯搆兵。法國主路易。非斯爲布所擄。其詳雖不可得而知。然法人有倣南北花旗之例。立大將軍。權主國事。一議。又法布兩國商船。重洋相值。時有爭奪。法餒而布驕。似法爲布敗之說。非無因也。前接崇地山侍郎咨。知奉命持節西行。未知何時遄發。因思泰西各國。雖尙兵爭。然遇有人爲之調停和解。亦知敬慕。縱各是其是。兩不相喻。然於居間者。固無忤也。布洛。斯卽普魯社。久爲法所侵凌。近銳思報復。精製後膛螺絲開花大礮。法與英不能敵也。法之敗聞由於此。嘗取布之義耳。礮。義耳音義中國譯之即礮字與法人新造之飛輪礮。玩之則義耳。意匠精緻。極開花礮之能事。非飛輪礮之所可同語。卽一物之微。而法布盛衰繫焉。布商來中國者。知慕華風。不似英之狡。法之傲。如能以息事安人之說動之。則仇旣復而忿亦解。宜可從也。法恃其槍礮輪船橫行海上。兵以不戢而焚。而國勢尙強。人心尙固。其主路易非斯。鑒拿破侖以黷武爲英吉利所放。徙居荒島以死。矯以寬厚。國人戴之。茲雖被擄。失位。法國不即亡也。我於此時。姑樹德焉。法如知感。布亦安之。雖英夷亦將頌義不暇。何患之能爲。數年以後。閩局輪船日多。駕駛日熟。器械日精。島國且將延頸跂。

踵以附中國。得以鞭箠使之矣。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又曰：禮失而求諸野。倘亦有合於此。芻蕘之見。伏希財察。近讀寄諭。以江西漏洩機要。致貽口寔。敕疆吏倍切慎密。此固急應遵行。然既已有所傳播。彼又挾之爲論端。似不必更有所隱。方津事之殷也。彼方虛詞恫喝。調兵船入津門。由電綫寄信本國。我能無戒備申警乎。彼如思逞疆吏自當防患未然。豈能束手以待正詞斥之。彼似無可藉口。謹附陳及之。

答浙撫楊石泉中丞

浙中兵事。有閣下及芎巖主之。非各行省所及。弟頗有所聞。泰西水戰。專恃船礮。距水稍遠。則大礮難用。故自來無離船惡仗。初時論者謂其不善步戰。不知其隊伍之整。步伐之齊。乃過於中國。洋槍又非中國所有也。以中國不教之民。當之。何怪其見則必北。今能造輪船槍礮。則水戰不患無其具。步戰於洋槍之外。有長短劈山。以洋匠作之用架擗放。不用人扛。五人可管放一尊。出行隊追賊。較長劈山尤輕便適用。暇時當以一尊奉寄。洋礮以普洛斯新出之。後膛螺絲開花。名義耳爲第一。洋槍以後膛連七響爲第一。可屬胡雪巖閒時採購。浙江形勢較江南爲好。海疆有警。浙或無虞。然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計已在。賢者籌策中也。普法構兵。法已大創。此時自顧不遑。何能爲我患。趁此整理。洋防。庶可建威銷萌。以規久遠。一旦有變。不致茫茫。近時言練兵者。多係套話。平日餉項太薄。無以招致精壯。臨陣何能得其死力。精壯者不肯入伍。即間有入伍者。非尋別項生業不能贍其身家。弟在閩時。講求裁兵增餉之制。閩中已有端緒。浙則馬穀山與閣下力主之。故均見成效。近當日見長進。惟制兵百人。則必有千把。外額數人。不若勇丁。除百長什長外。無頭目事權。一而號令專也。裁去塘汛。無用之兵。裁去冗雜之外。額然後制兵可得。而用。幸卒留意。西事自金積蕩平後。全局實已在握。再將河州料理完楚。餘可不煩兵力。惟餉糧轉運。艱阻萬狀。刻費經營。非弟衰病之軀。所能勝任。幸事有成緒。將來覓替亦易耳。論者每謂隴西荒遠不足有爲。其寔山川城郭固與內地無殊。土脈泉源亦無區別。若如內地。一一施治。得人久任。未必竟成荒服。惜自周秦以來。不霑濡聖化。教養兩端。無人過問。遂亦愚惰成風。與戎羌等見於已復。各郡縣督耕墾興水利。刻經籍立義學。大作基址。以待後人。不敢避迂疏之誚。而尤嚴禁栽蒔罌粟。以挽頹風。意者剝極而復。機關在此。金積克復。甯靈肅清。鹽茶廳固原一帶伏莽。銷除畧盡。

刻由會甯安定以規河州。一一肅清。則大局不日定矣。辦回務。非勤無以爲。撫亦非撫不能。勤雖謂。剿撫兼施。其中次第。曲折極多。入手稍錯。便不易了。不比髮逆。稔逆一了。即了也。十數年不顧家私。內子逝世。卽家信亦不輕寫。頃大兒孝威來省。始稍慰意。惟聞湘中事變紛乘。慮歸後亦無止泊處耳。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到七月二十二日鈞函。敬悉一是。俄國代復伊犁一事。欽奉諭旨後。比將擬調徐提督占彪赴肅情形陳覆。計批答已在途矣。以見在局勢言之。朝廷所以處之者。祇合如此。其能否有濟。則固未可預料也。竊維俄人既稱代爲收復。一時似難遽啓衅端。榮侯此去。彼自將以索兵費爲要挾之計。如所欲無多。彼此定明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權宜允許。俾其無所藉口。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費。故意與我爲難。此時曲意允許。後難踐諾。彼翻得有所藉口。以啓兵端。縱此時收復伊犁。仍慮非復我也。俄在外國。最稱強大。其國境東西廣於中國。南北較中國稍短。又偏於北方。寒凝之氣多。和煦之氣少。故生齒蕃滋。不如中國。人文亦遜焉。其戰陣與泰西各國大畧相同。火器精利。亦復相似。見

在隴。右兵事方殷。固難舍近圖遠。即令河湟甘涼肅一律肅清。苟非釁端自彼先開。亦未可橫挑肇衅。蓋彼已之勢均。而我國家當多難之餘。如大病乍蘇。不禁客感也。如天之福。事可速了。即宜妙簡邊才。錯落布置。靜以圖之。若此計不諧。彼方思逞。則宜收歛。固齋以收節短。勢險之效。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之於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爲強。詘以求伸。此智謀之士所優爲。黃老之術所以通於兵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至俄國戰法。聞與英法米之專講陣式一律。宗棠前在閩折。亦頗留心。曾延洋人演習其式。步伐整齊。進止周折。均有常度。實較尋常。練陣之法。爲精。惟彼法專用口令。不能教大隊。仍須師其委曲繁密之意。以求整齊。參用中國金鼓旂號令。以資捷便。方期周妥。又外國戰事。專尙火器。重者自數十斤至數千斤。萬斤不等。謂之礮。十斤以下。皆謂之槍。礮質重而能及遠。非舟車駝騾不能載之。以行。非安架不能施放。槍則人持而趨。最爲迅捷。馬步皆宜。然質輕子小。不能遠至里外也。是宜參用中國之人扛劈山礮。架放短劈山礮。乃爲盡利。如遇敵礮。不能用槍不能及之處。以劈山當之。飽以群子。或實以開花合膛員尖子。輔以洋槍。護以刀矛。必期

得手。蓋師其長，并能補其短也。如俄人既啓釁端，則我所以待之，亦必期其詳盡，而無幾微之憾。乃可杜其貪狡，以規久遠。謹承明問所及，忘其孺昧，一併陳之。至甘肅吏事軍事，無一可以按實。宗棠已稔知之，必俟進駐會垣，乃可逐漸整理。安定距省一百八十里，兩日可到。俟河州兵事有緒，糧運暢旺，餉能應手，即當進省也。再奉密諭，法國修好一節，李繙譯業經回國。地山自可成禮言旋，傳聞法國此次和議，割地四分之一，銀六萬萬，作十八年歸款，亦可謂創鉅痛深矣。故王歸國，法民不免怨懟。其國人之與地山，齟齬亦羞惱所致。恐見輕中國，遂故作驕態耳。德克碑來信，雖諱言國惡，而述及此事，亦多淒楚之音。至津郡前案緣起，乃德克碑由平涼回滬所親聞，必能詳爲告知。想其君主當失勢時，決無偃蹇之理耳。布國嗙哩吧，前奉恩旨，賞四品藍翎，奉到行知時，大張賀延。各國官商，均來道賀，計數十席。自言受中國新恩，謹當力圖報效。并言伊國製水雷，能破法國輪船，請自備資斧，帶同中國工匠，前往學習。其榮幸圖報可知。大抵洋人情性，雖多巧詐，亦知愛好。如得其情，馭之未嘗不可。去其毒而取其益，即此兩人，亦可概見。東洋素強，近更學習造船製器諸事，聞其援西洋例，請通商，似可照准。不須

多所裁抑。懷諸侯。則天下畏。與其含怨而終不受制。曷若樹德而先爲之。所想朝廷自有權衡也。

### 與劉毅齋京卿

得漢上來牘。知忠壯靈輜。一路安適。殊深慰愜。計期已早。抵里門。想重闡康豫。忠阡協卜。一切定如臆頌。承鈔示侯相覆函。得知章作堂軍門。有八月成軍東下之說。江南正須名將。侯相素重作堂。且其舊部。自以速去爲是。但不知舊傷全愈否。湘中子弟。賦閒已久。又正值湖平江順之候。想投袂而起者。興致更加也。金積一帶。新稼甚豐。河西事定後。雖尙有餘氛。飄忽出沒。然人數無多。不能爲害。和甫已升烏里雅蘇臺將軍。朗齋仍暫寓甯夏。黃彝峰暫駐中衛。惟器小易盈。利心大重。不堪重寄。弟已將蜀軍分七營。交徐提督占彪統帶。益以桂錫楨馬隊三營。令駐靖遠。正擬調其由蘭州西向。會攻河湟。忽奉密諭。以俄羅斯代復伊犁。并有代復烏魯木齊之說。廷旨令成提督出關。會景副都護規復烏塞。以爭先着。敕弟派勁旅赴肅州。扼嘉峪關。弟已覆奏。派徐占彪率馬步十二營赴肅州。令黃道撥兩營交張道玉文帶赴靖遠接防。惟察俄人此事。不懷好。



意。景成。頓兵。數年。不能。克。烏魯木齊。望其。有。爲。難。矣。徐占彪。樸勇。能戰。所部。馬隊。亦頗。壯健。恐到。肅後。廷旨。必責。其出關。而甘郡。肅州。回氛。徧地。無人。收拾。且俄人。侵。占。黑龍。江。北。地。形勢。日迫。茲復。窺。吾。西。陲。蓄謀。既久。發機。又速。不能。不急。爲。之。備。閣下。假期。將。滿。希即。挑募。數千人。於。九月。率。以。西。行。是。爲。至。要。俄人。戰事。與。英。法。畧。同。然。亦。非。不。可。制。者。見。既。代。復。伊。犁。去。其。國。界。已。千。餘。里。若。復。長。驅。深入。如。遇。能。戰。之。軍。未。有。能。善。其。歸。者。弟。本。擬。收。復。河。湟。後。即。乞。病。還。湘。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急。舉。替。人。爲。異。時。計。想。閣。下。當。知。我。心。耳。侯。相。意。減。尊。處。餉。項。不。知。以。後。少。募。則。可。減。以。前。用。去。之。欸。則。無。可。減。也。已。請。舫。仙。密。啟。之。將。來。尊。處。即。減。去。章。作。堂。一。軍。三。千。兵。力。亦。不。嫌。單。來。時。或。先。赴。江。南。一。行。必。蒙。見。諒。也。

答陳舫仙 壬申

沈漢卿稟請每營月發柴火銀二百兩。已允之矣。惟據稱擬交馬占鼇經理。似所見者小。伊意不過欲藉此整飭營規。免兵民交涉。易滋事端。然自古軍興。樵采在所不禁。官軍出錢辦取。已屬格外體恤。若交馬占鼇承辦。是隱以頭目之權。見授。無論馬占鼇將。

所領銀兩實發與否未可預知且責之以事即予之以權將來一切公事仍須仰其鼻息是設官與不設官等耳有官與無官等耳流弊可勝言哉大約移軍河州之始人地生疏糧草柴薪自不能不責成馬占鼇承辦有給價者有不給價者至一兩月之後州官到任已久紳民書差可備傳喚柴火即可交地方官採買供軍不必件件問馬占鼇方是道理亦不獨採買柴薪一事爲然凡事專其責成是假以權勢紀綱法度規模都從此出一或不慎以後便成積重之勢不可不知此信乞傳示沈鎮潘牧俾知其大意大抵官民之意欲其通隔闕不得官民之分欲其明將就不得治國所以尙禮也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癸酉

上年曾奉兩鈞諭并與俄使辯論各節及摺稿謹聆一是因察訪關內外兵事久稽奉覆元日復奉上臘十九日尊函并疏稿及與俄使議論各節略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見乎詞尊處持正論折之實足關其口而奪其氣惟自古盛衰強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勢以見在情形言之中國兵威且未能加於己定復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機竊踞雖泰西諸國亦知此爲不韙不敢遽肇兵端然旣狡焉思啟必將不奪不饜恐非

筆舌所能爭也。榮侯深入無繼。景都護兵力本單。後路諸軍。久成遷延之役。兵數雖增。仍多缺額。且冗雜如常。并無鬪志。望其克復要地。速赴戎機。實無把握。并慮徒增擾累。以後更苦無從著手。甘涼肅及敦煌玉門。向本廣產糧畜。軍興以來。捐派頻而人民耗。越站遠而牲畜空。見在僅存之民。已皮骨俱盡。屯墾之地。大半荒蕪。年復一年。何堪設想。宗棠所以有從內布置從新籌度之請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烏城克復。我武維揚。興屯政以爲持久之謀。撫諸戎。俾安其耕牧之舊。卽不遽索伊犁而已。隱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旣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遣使奉國書。與其國主明定要約。酌賞犒勞。令彼有詞可轉。彼如知難而退。我又何求。卽奸謀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勞逸之勢。攸分。我固立於不敗之地。雖國大兵強。難與角力。苟可相安無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爲強。制此勞師襲遠之寇乎。就餉事而言。西征諸軍。各有專餉。如肯撙節支用。無一浪費。無一冗食。或尙可支。今乃以擁多兵爲名。不戰而坐食。惟知取資民力。竭澤而漁。不顧

其後。往事之可睹者已如斯矣。欲從新整理。非亟求實心。任事之人。重其委寄。別籌實餉。於肅設立總糧臺。司其收發。并將各軍專餉歸併爲一。相其緩急。均其多寡。應之不可。非核其實存人數。汰其冗雜。疲乏不可。非定採辦價值。差徭欸目。不可。而尤非收回各軍專奏。成命不可。此亦宜及早綢繆者。要之目前。要務不在預籌處。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擇出關之將。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烏魯木齊。衰病之軀。智慮耗竭。何敢侈陳大計。既蒙垂詢及之。不敢不畢獻其愚。

###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閩省船廠事。徹始徹終。未留罅隙。均賴大猷堅定。不動聲色。卒要其成。海宇幸甚。德克碑秋杪來蘭州。俟宗棠凱旋。始赴閩去。晤語之下。亦頗言中華多好手。製作駕駛。均可放手自爲。引看蘭州新設製造局。亦謂能翻新也。幼丹諸疏。語語切實。能見其大。尊疏議允其每年造船兩隻。庶幾有基無壞。日起有功。洵爲開物成務要圖。嘗歎泰西開花礮子及大礮之入中國。自明已然。見在鳳翔府城樓。尙存有開花礮子二百餘枝。平涼府西城。見有大洋礮。上鑄萬歷及總制胡等字。餘皆剝蝕。然則利器之入中土。三百餘。

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今幸閩廠工匠自能製造。學生日能精進。茲事可望有成。再議遣人赴泰西遊歷各處。藉資學習。互相考證。精益求精。不致廢棄。則彼之聰明有盡。我之神智日開。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綽有寬裕矣。就此一節而論。沈議遣赴英法。曾議遣赴花旗。竊意既遣生徒。赴西游學。則不必指定三處。儘可隨時斟酌。遣如布洛斯槍礮之製。晚出最精。其國囁嚅吧曾言。彼中新製水雷。足破輪船。如中國肯挑二十餘人同往學習製造。則水雷後膛螺絲開花大礮。亦可於三年內學得。宗棠雖有所聞。卻以相距太遠。不能決也。然卽此類推。則不獨英法。咪應遣人前往。此外尙可商量。明矣。所遣之人。須派人領帶。無論內地員紳。卽華人在泰西各國貿易日久者。亦可由幼丹採擇委用。如此則取材廣而事易集。至每年造船兩隻。既需鉅資。而修船養船經費。閩中實難獨任。宗棠原奏。請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所雇沙船之價給之。并聽商雇薄取其值。藉以護商捕盜。與見設之招商局所議畧同。若論取效捷速。則尤以新成輪船裝運淮鹽。屯集湖口。漢口。聽各地商販分運行銷。各口岸爲是。顧儀徵爲綱掣總要。江西湖口湖北漢口爲囤鹽總

要。始事經費。非各省籌措不可。而納貨行銷。仍遵兩淮見章。絲毫於淮無損。於閩廠修船養船有益。惟事屬東南各疆。臣主持不能保其各無意見。且於見在行鹽商人已辦之鹽。頗有窒碍。必多方造語。言以相搖惑。疆臣不盡透澈根底意見。外加以阻撓。殊恐難觀成效。故宗棠前此因關隴餉源日涸。頗思藉籌鹽餉。而不敢遽以入告也。至少荃以兵船商船宜間造。以便商雇一著。閩廠亦曾有議及此者。按西洋商船兵船。本分兩種。不僅艙榻高低多少攸殊。卽工料良窳亦異。近時外洋輪船每失事。而閩廠居然無損。亦緣閩廠所造皆兵船。而洋人所用多貨船耳。今造商船待雇。萬一偶有失事。則領雇者必少。而耗費亦多。似不若仍精造兵船。益求堅緻。而以引帶各口商船。則無須間造商船。而藉資養船經費。亦猶是也。當沿海各省。皆有洋船。藉捕內洋盜賊。紅單艇船拖罾各有所宜。輪船捕洋盜之效。人能言之。至內洋捕盜。則聞警卽開。熟諳沙綫。非若輪船必需舉火。必需覓帶水之人。稍有停待也。宗棠在閩擬造輪船。亦從提督李成謀之議。改造紅單。故內外洋迄無盜賊之警。由是言之。則沿海內洋各船可議減。而又未可盡廢也。至閩廠與津滬各處。人才及遣往英法各國生徒。均宜彼此派撥。以收相觀。

而善之效於事理均宜無所窒碍固不待言大抵輪船既成僅籌修船養船經費事本非難東南以海爲國七省通力合作如果各盡乃心孜孜謀之不爲織人私議所阻則漕務可興裝運內地貨物可興行銷官鹽可興如是何事不成又豈但區區養船修船云爾哉。

與總統嵩武軍張朗齋提軍

哈密既苦於兵差又被賊擾駐軍其間自非力行屯田不可要之籌軍食必先籌民食乃爲不竭之源哈密地方沃衍五穀皆宜節候與內地不異祇以纏頭被白逆裹去者多有地而無人耕今舉行之初須察纏頭見存若干其力可耕墾若干無籽種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別發給令其安心耕穫收有餘糧由官照時價給買以充軍食其必須給賑糧者亦酌量發給粗糧俾免飢餓壯丁能耕每人每日給糧一斤老者弱者每名每日五兩其種籽必須臨時發給庶免作賑糧食去又不下種也若民屯辦理得法則墾地較多所收之糧除留籽種及自家食用外餘糧皆可給價收買何愁軍糧無出官軍能就近買糧省轉運之費不少此時由官給賑糧給種籽牛力秋後照價買糧。

在、纏、頭、有、利、可、圖。何、事、不、辦。惟、須、用、廉、幹、耐、勞、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絲、毫、擾、累。勿、於、銀、糧。出、納、時、稍、有、沾、染。則、聞、風、至、者、多、而、事、易、舉。此、民、屯、要、策、也。營、中、兵、勇、辦、屯、田。要、好、營、官、哨、長。多、方、激、厲、勸、督。乃、可、圖、功。每、日、出、隊、耕、墾。均、插、旗、幟。分、別、勤、惰。每、哨、雇、本、地、民、人、一、二、名、當、夫。給、以、夫、價。以、便、詢、訪、土、宜、物、性。籽、種、須、就、近、採、買。或、用、糧、穀、換、牛、力。如、不、能、多、得。騾、驢、亦、可、用。騾、驢、不、可、得。卽、以、人、力、代、之。三、人、一、犁。每、犁、日、可、數、畝。最、要、是、照、糧、給、價。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圖。自、然、盡、力、耕、種。營、哨、官、出、力、者、存、記、功、次、優、賞。否、則、記、過。各、營、勇、丁、吃、官、糧、做、私、糧。於、正、餉、外、又、得、糧、價。利、一。官、省、轉、運、費。利、二。將、來、百、姓、歸、業。可、免、開、荒、之、勞。利、三。又、軍、人、習、慣、勞、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閒。致、生、事、端。究、易、染、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

### 答譚文卿

桑、爲、秦、之、宜。隴、則、山、高、氣、寒。不、能、與、秦、同、候。此、時、課、民、種、桑。利、在、五、年、以、後。蚩、蚩、者、未、能、遠、慮。固、宜、緩、圖。至、棉、花、則、秦、隴、無、不、宜。但、向、陽、肥、煖、之、地。種、培、得、法。獲、利、必、多。近、涼、甘、之、民。亦、知、務、此。上、年、赴、肅。路、過、山、丹、撫、彝、東、樂、各、處。正、值、棉、熟、時。每、停、車。父、老、聚、觀。



輒傳令近前。與談一切。皆知棉利。與罌粟相埒。且或過之一畝之收。佳者竟二十餘斤。每斤千文。其費工力。翻省於罌粟。剷果刮漿也。論關隴治法。必以禁斷鴉片爲第一要義。欲禁斷鴉片。必先令州縣少吸煙之人。欲吸煙之人少。必先禁種罌粟。欲禁種罌粟。必先思一種可奪其利。然後民知種罌粟之無甚利。而後貪心可漸塞也。弟之勸種草棉。以其一年之計。勝於罌粟。因其明而牖之。不欲用峻法求速效。致扞格不行。高明必能鑒及。湖茶之銷售。回番蒙古。大約元以前。卽如此。至明初。踵而行之。以茶易馬。其意蓋欲以致番馬耳。國朝用北馬。得察爾哈地爲牧場。馬大蕃息。北馬矯健。易於調馴。雖形狀毛片。不如西產之偉。而戰陣可恃。能轉旋於路徑曲隘之處。其筋骨健於西馬。朝廷以西馬意態狀貌可觀。宜於進御立仗。故例有選充天廡之舉。至戰陣所尙。則非北口所產不宜。西馬既不見重於時。從前以茶易馬之制。遂廢。總督銜繫茶馬。乃專意權茶。以佐軍儲之急。而實則茶務一事。并無解人。百數十年任。其廢弛。弟以老農。出預世事。屬有兼管茶馬之責。故欲一爲檢校茶務。奏事於試辦之始。不敢爲過盡之論。實則以後潤色此稿。大畧已具矣。來書所稱茶以包計。似係湖茶之下者。三十年前館小淹

即單中所  
寫小安。陶文毅里第。即山陝茶商聚積之所。當時曾留心攷究。知安化夙稱產茶。而小  
淹。前後百餘里。所產爲佳。亦最多。商之挾貲來者。多購求。甄茶上品。中品。最下。則捲包  
客售。其價之最賤者。不及甄茶十之一。安化後鄉。老小。屆時打草充茶。蹂成。上。篋。其中  
雜。真。茶。不過十之二而已。所謂草者。柳葉。栗之屬耳。并刈凡草入之。縣志有云。甯採  
安化草。不買新化好。言新化真茶。尙不如化草之易售。上冬所庫存陳茶一封。試看果  
皆草也。山陝商販。不能辨真茶。卽高價所採。亦多是粗葉。亦攙有雜草。但得真茶七八  
分。卽稱上品。至新芽初出。如穀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難得。每斤黑茶。至賤。亦非二三百  
文。不可得也。近時海口。暢銷紅茶。紅茶不能攙草。又必新出嫩芽。始能踩成條。索。其價  
亦實較行銷西北之茶。貴可數倍。此次湖茶之圖。暢銷西北。蓋以頭茶。二茶。新嫩。陽芽  
均。售。海。口。而三茶。及翦園茶。無可銷之路。不若仍作黑茶。可以獲利也。除安化茶不計  
外。湖南北江西之茶。何可勝紀。如果黑茶銷路通暢。卽頭二番新茶。亦必有改作黑茶  
者。卽安化見作紅茶出售者。亦將漸改黑茶。而海市一日不絕。茶利亦一日不絕。中土  
之利也。陝西銷茶之多。非盡銷之陝境。蓋浸入甘境。出口者實多。本地所銷之茶。不過

香、片、珠、蘭、等、等、名、色、未、做、成、封、者。

此未做成封之茶乃私茶也

其價每斤貫至數錢。分上中下三等。完

釐以成本計之。蓋較包茶甄茶爲輕矣。其已做成封之茶。則無所分別。只能按引抽釐。照正雜課計之。每引已暗減數錢。又奏減湖南北釐銀十成之八。本尙不重耳。總之此事試辦伊始。全在相時裁度。斟酌出之。乃可規久遠而少流弊。希爲留意。汴生中丞新廉訪於此中情性。自難深悉。秦中故商雖有解此者。然與個中講論。又似與狐貉謀其皮。必不肯自陳其底裏也。一切如何籌辦。幸隨時示及。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十月十三日接讀大咨。并奉鈞函。承示臺防完案條款。及海防事宜兩摺稿。敬悉一切。竊維此事起於六年。合衆國商船遇礁撞破。船主羅妹及其衆上岸逃生。生番殺之。并掠其餘貲。該國領事李讓禮懇臺灣鎮道。求辦生番以儆將來。意在收斂殘屍。救回活夷。求中國收其地。設兵管守。永杜番害。未嘗別有要挾也。臺灣鎮劉明燈。臺灣道吳大廷。鑒其無他。卽與定議。又令生番曉事頭人卓杞篤。與李讓禮商議善後諸事。李讓禮遂與生番連和。自具申陳。由鎮遞閩省督撫。鎮道并備公牘。請示辦理。督撫允行。事遂

寢。厥後吳大廷堅求內渡。劉明燈因閩撫有意吹求。謗議上騰。遂被奏撤。而前議閣置。不復過問。李讓禮心懷不平。以其事告知本國。求發兵勦番爲護商計。該國責其生端肇衅不許。并奪其駐厦領事職。李讓禮不得逞。乃以臺郡地圖示倭。唆其勦番。資以利器。倭窺臺郡後山地險而沃。冀據爲外府。此違約稱兵所由來也。宗棠前得幼丹中丞覆函。堅持不貪戰功不傷國體之言。服其洞達時務。又信其必能了此。大疏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閱遠精密。無少罅隙。計各處覆奏到時。亦必詳明曲盡。足使題無遺義。顧天下事言實易而行之維艱。不俟成效。畢臻之日。無由知其誠然也。以練兵論。西人所傳洋槍隊式。行列整齊。進止有度。較之中土所演陣式。不但槍械子藥遠勝。其束伍結陣之法。亦良不易及。然自勦辦髮捻。中國材武之士輩出。善戰者亦多。尙洋槍而不盡習其陣式。如前廣東提督劉松山。今蘇松鎮總兵章合才。所練陣法。足平髮捻。亦可敵洋人。宗棠實親見而信其能。以簡器論。礮以布洛斯所製之後膛螺絲開花大礮爲最勝。槍以後膛七響爲最勝。從前西人舊式槍礮。本已精工。近改用螺絲內膛。後圓前銳。注藥之子。又極合用。較其舊式。光膛圓子。更爲精妙。故致遠取準。勝

於舊式。近又改用後膛進子之法。進口大而出口翻小。如布國新製大礮及後膛七響洋槍。則極槍礮能事。無以復加。凡槍礮之用。在致遠取準而已。其能致遠取準者。在礮子必合礮膛。槍子必合槍膛。子不離藥。藥力全注其子。故也。布國新製大礮及後膛七響槍。不但子合藥膛。且大於膛口以數分計。而能不傷膛口者。由于之外面用鉛皮包裹。火著子出。鉛皮融脫。故出口不傷。子聚藥力。毫無外散。故能及遠。子滿膛口而出。毫無偏倚。故能準也。此間見設製造局。能自造銅引銅冒大小開花子。能仿造布國螺絲礮及後膛七響槍。近令改中國舊有之劈山礮。廣東無殼拾槍。用合膛開花子。劈山架改用雞脚。又無殼拾槍改用一人施放。選用甯波及粵閩工匠製造。以總兵賴長督之。飭中軍副將崇志。教練本標將弁兵丁演習。俾製器之人。知用器之法。用器之人。通製器之意。向之劈山必用十三人。今只五人。向之無殼拾槍三人管放兩杆。今一人放一杆。且更捷便。蓋欲參中西之法。兩兼其長。爲行隊接仗營卡守具所必需。縱未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當。如果能得地勢。用教練之將弁。帶習練之兵丁。其制勝確有把握。以造船論。閩局創設五年。限內效已可觀。至鐵甲船一種。船式質重而堅。不能入

口收泊。其利在衝劈輪船。至西人擬爲水礮臺便輪船依泊之說。中國輪船行駛外洋。收泊每依山島。均有一定之所。無須乎此。若收泊各口。鐵甲不能駛入。亦不畏其衝劈也。至中國輪船局分設閩滬。閩局地勢難得。所設船鐵諸廠。費至鉅萬。論其成效。則華匠能以機器造機器。華人能通西法作船主。滬所不如。聞鐵甲輪船亦無甚謬巧。到閩後令華匠仿製。亦可有成。惟慮船槽不能展拓。然究已有局勢。較滬尙易爲功也。如撤滬局。而以所有經費畀之閩局。則仿造鐵甲輪船。不無小補。以籌餉論。海上用兵。私帑公藏。爲之耗竭。然猶藉洋稅釐金。歲入鉅款。得以支持。雖受其損。亦獲其益。於是紛議購船置器。增兵募勇。冀倖目前無事。不暇計經費之足支與否。局勢之能久與否。戰欲其勇。防欲其怯。揆之情理。無足深尤。今於臺防。漸有成議之時。規畫久遠。似宜合始。事之費。與經常之費。分籌并計。度餉源之贏縮。權其緩急。應之乃期。詳慎於始。要成於終。可大亦可久也。就海防言之。閩粵吳越燕齊。及孤懸各島。凡可收船寄碇之處。均宜逐加察勘。而預爲之防固也。然合七省通籌。則祇此一海。如人之身。有氣隧。血海。筋脈。包絡。皮肉之分。卽有要與非要之處。要處宜防。宜嚴。非甚要處。防之而不必嚴。可也。天津。

者人之頭項。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島之要。如臺灣定海。則左右手之可護頭項。要脊皆亟宜嚴爲之防。此外則視如髓髓。謂其無足愛惜。固不可謂其必用全力注之。亦不必也。輪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勝防。得此則一日千里。有警卽赴。不至失時。可以以戰爲防。五年僅成船十五。不敷海防全局之用。今旣議閩局不撤。賡續爲之。則購船之費。可省爲造船之費也。礮臺各式。以西人鐵製爲最。次則軋砌。層留礮眼。頂用鐵軋。兩尺厚者。蓋成圓銳形。臺身周圍囊沙五尺厚護之。外用三丈闊兩丈深之濠足矣。費較鐵礮臺爲省。而功用相當。臺上所安大礮。宜對準船之來路。度礮力所能及。必無虛發。乃可。牀下宜安活輪。隨時取準。可放多數倍。而不費曳輓之力。水面闊。安大礮。水面狹。安次者小者。再能如西人測定墜數施放。則用船設臺。能事畢矣。其各口守具。莫妙於布洛斯之水雷。前年布人嘔噀吧邀其師匠來閩。簡藝童學之。如其有成。則海防固而費亦可節也。至西人所稱鐵甲。足以制輪船。又云巨礮可以擊鐵甲。揣其用意。似因閩局輪船有成。欲藉此炫奇爲居奇之計。且俟鐵甲購到。加以察驗。如在所必需。雖費不惜。否則祇宜從緩。愚見見在用兵乏餉。指沿海各省協濟爲大宗。甘肅尤甚。若沿

海各省。因籌辦防務。急於自顧。紛請停緩協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指之餉。大局何以能支。諺云。扶起東邊。倒卻西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卽海防言之。凡所籌畫。宜規久遠。始事之時。卽悉索以供。不留餘力。設此後釐稅衰減。經常之費。又將何出。萬一島族生心。調發日煩。需用孔急。將何策應之。此皆宜通籌合計。早爲之所者。伏希鈞度及之。

與譚文卿 已卯

蒲城錢糧。歸紳徵收。官但報解。又借息耗扣其例得盈餘。小民究未霑其實惠。殊堪髮指。浩劫獨鍾一方。有自來矣。愚見紳士頑梗至此。非擇尤嚴辦。不足息此刁風。州縣之不能整頓。固由玩泄成習。各存一得。過且過之心。亦由司道未能擇人任使。預存一息事之見。以致釀此厲階。亟宜遴選廉幹之員。前往整理。乃收實效。譬猶痞塞之症。非峻利猛劑。無以爲功。庸醫但以甘草薄荷進。希俾目前無事。究至奄奄待斃。終於不治而已。秦中仕氣。繇懾豪惡。全無忌憚。由於喜用圓熟而善敷衍之人。謂能了事。不圖痼弊日深。將益決裂也。誠遴得能者。假以權勢。資以津貼。飭辦清漕。察其橫梗者。鉏之。一復



自封投櫃成法。宿障自清。乃可徐覩治效。想高明亦以爲然。辦此等事。須先存一拚字。庶僚屬胸有成竹。不預存畏事之見。乃能破除積習。克竟全功。始雖怨謗。終必謳思。蓋所惡者害人。濟惡之奸豪。所恤者愚懦。受欺之百姓。於理爲順。於事爲平。斷不致釀成事故耳。如需將辦法先行入告。亦可會弟後銜。并希卓酌。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開歲以來。連奉三次鈞諭。匆匆未及覆陳。緣疾病間作。心緒不清所致。茲幸稍愈。謹覆於左。

承示西事撮要。於俄國舉動。言之頗詳。由丟門有水道。可通塔爾巴哈臺一說。自非虛造。俄境與塔爾巴哈相連。中隔一山。山南水流入中國。山北水流入俄境。其源則發自山腰。俄人之欲開鐵路。以便轉輸。在俄境辦俄事。我自無詞禁止。然海口已准通商。沿海且辦鐵路。我於內地力爲防禦。彼族亦無能爲。況此區區一線之微。何關輕重。其謂與中國新疆蒙古大有攸關。殊非足信。

甘肅向陽腴地。均宜草棉。亂後荒廢。無人業此。每淨花一斤。市值大錢七八百文。皆由

川陝轉販而至。吐魯番所產較內地爲佳。向本由哈密行銷內地。亂後無販銷者。民苦無衣。甚於無食。老弱婦女。多不蔽體。數年前刊發棉書。教民種植。近始稍有成效。畧粟禁嚴。加意課種。此後或可有增無減。上年淨花。每斤值錢四百內外而已。吐魯番花價。每斤亦須三百文上下。即內地轉販。亦無甚利。將來或聽外人銷售。并非不可。

羊毛一種。有粗有細。內地人不甚區別。但取以織褐織氈。價不甚高。業之者少。羊毛每斤值銀一錢幾分。每年可剪兩次。民間畜牧之利。以毛爲上。蓋取其毛之利長。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近製造局員。賴總兵長。以意揀好羊毛。用所製水輪機織成呢片。與洋中大呢無殊。但質底微鬆。又織成緞面呢。裏之絨緞亦甚雅觀。自以水輪機不及洋製火輪爲速。意欲購置一具仿造。而苦難驟致。宗棠適以陝甘旱災。宜思患預防。胡道、光、塘、寬、開、河、鑿、井、諸、機、器、并、雇、匠、同、來、以、資、教、習、遂、并、致、胡、道、購、織、呢、織、布、機、器、見、可、到、蘭、州、須、數、年、後、始、覩、其、利、擬、先、內、地、而、後、關、外、與、棉、利、同、規、久、遠、未、知、能、否、有、成、至、西、路、通、商、將、來、必、有、議、及、者、愚、見、棉、花、羊、毛、似、可、任、外、人、轉、販、於、我、無、所、損、而、收、其、出、口、稅、釐、亦、實、有、益、但、於、各、城、通、市、之、處、立、貿、易、圈、於、城、外、以、處、外、國、商、旅、不、令、深、入

各城腹地。私與本地商民貿易交接。流弊自少。惟開鑛一事。必當禁止。若其租地開掘。則後患不可勝防。屆時自當具奏。請旨遵行。定爲永例也。至鐵路電線。本由泰西商賈競利起見。各島族遂用以行軍。一似舍此無制勝之具者。實則生計之羸絀。兵事之利鈍。不在乎此。觀彼商之近多折閱。各國之互有興衰。同有鐵路電線。而其歸不同如此。亦可得其大概。

俄邊官奉召回國。和甫將軍謂未得確耗。大約七河巡撫。上年九月內。有親赴伊犁查拿漢回一事。因而傳訛。惟此數月內。各處并未接過俄國七河巡撫圖爾齊斯坦總督文件。其中不無可疑。俄人近浸衰弱。非若從前驕倨。則情狀顯然。地山星使到彼都後。議論俄官無從知。新正喀什官軍出外卡追勦安集延布魯特。斬其汗與條勒三名。軍威益振。此後兵事當少耳。馬加國奧斯國來游歷之人。攝政義等。到肅接見。意欲出關尋通青海西藏之路。將實在無人經田情形。詳爲告知。彼意中總不釋然。又擬以出哈密徧歷新疆。據通事說。彼仍思覓通海藏之路。亦且聽之。或覓路不得。當廢然而返。未可知也。法國傳教韓默理等。同時來見。以正論示之。不阻其傳教。惟本地從前入教者。

不准詔附引導。教獠升木。接商州稟報。又有普國人前來。此後來者恐源源不絕也。

### 答楊石泉

開河當於涇源下手。採金當於肅州試行。愚見始事總宜加意撙節。不可放手。或不致漫無約束。洋匠去留加減。與事之開辦。停止均可自由。縱喫虧亦不大耳。吳柳堂侍御尸諫一疏。都門傳誦。想九重亦必灑然動容。疏中自稱罪臣。而山陵訖事。猶稱大行。似其微意不以廟號爲安。蓋先皇御極。削平大難。在本朝爲中興之主。穆之與毅。不足盡之。當時定議。固未及詳審耳。又大統之歸。自是正義。非感恩圖報之私。所可託。柳堂爲正義。而以尸諫。卻屨入此節。亦似不倫。此君骨鯁。可風而意見微偏。在所不免。其絕命詩亦可誦。遺屬其孤。就我求賙。卹當分廉給之。惟乞歸有時。未能代謀久遠耳。前月初三日後。於酒泉濬湖築隄。周可三里許。見已畢事費可二百金以廉泉注之環隄外拓出地畝。約數百畝上腴可蔬可稻。作亭其上。并造湖船。爲此間勝蹟。附聞。

### 答金和甫

中俄界址。按同治三年原議。俄人尙無多佔。惟黑宰哈薩克遙附。俄人與內附哈薩克

互相仇殺一節。此番分界。應與議定。免其詭混。啟衅。當黑宰哈薩克遙附俄人時。原不料中國後此復強。俄不足恃。故有潛附俄國。歲納租稅之舉。此時伊犁議還。則塔屬之黑宰哈薩克失所庇恃。其不願遙附俄人。納其租稅。固在意中。惟不預爲畫定。稍涉含混。則後此俄與黑宰均有所藉口。至黑宰哈薩克向只准入外卡。過冬見乃潛入內卡。不復遷出。致與內附之哈薩克互相仇殺。伊犁交還以後。中俄界址既清。自無准其潛入內卡之理。似宜將此段諭知黑宰哈薩克。欲附俄則宜遠徙外卡之外。俟收還伊犁後再議何如仍附中國。亦只准於外卡過冬。不准潛入內卡。卽將來新立分界條約。必不宜漏俄於伊塔。向未通商。咸豐元年雖有奏定章程。然旋經變亂。未及舉行。概從閣置。此時自可重理舊說。惟前此俄使布策與總署會議及嘉峪關外一層。此時新疆南北兩路均經收復。時勢迥殊。若許其嘉峪關外列爲通商口岸。必致與華商銷路有碍。且與俄商亦不利。見在地山星使雖允其通商。而一切事宜。尙未開議及之。如將來所議通商各口。並無嘉峪關一說。則事體尙易照辦。若已有成議。則轉圜匪易。正恐俄商由漸深入。不但釐稅難徵。且中俄混雜。亦防不勝防耳。高明以爲何如。至貿易亭一層。原以邊境

相距太遠。商人來往。須有屯棧之處。若往來甚近地方。自毋庸另設貿易圈。致啟他日爭端。尊論極爲明透。愚見古今邊防。凡交界處。所彼此各留隙地。以明界畫。而永杜爭端。史冊所稱。甌脫之壤。是也。卽如山水。本天成。界限山以頂顛。爲界水以涯涘。爲界事理。易明。然立界於山巔水涘。而卽於其處畫地而居。則一舉足一涉水。而卽有踰越之嫌。不但日後必啟爭端。卽目前亦成話柄。此大段之先宜爲論列者。星使忽忽攬轡。恐未必留意於此。不能不有待於外間之斡旋也。大抵交還伊犁以後。議論方長。非合群策而折衷。一是必有噬臍之悔。愚衷未敢釋然。幸麾下與子猷深謀遠慮。必能慎始圖終。爲朝廷謀及久長。衰朽藉此得預榮施。曷勝感佩。至纏頭安集延等負販。藉俄商爲名。俄官得規給照。事所必有。應如何設法譏禁之處。亦當預爲籌及。并請麾下與子猷熟商。如愚慮或有一得。亦必竭其誠悃。以備採擇。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吾三人者。黽勉同心而已。再同治三年前。將軍與俄官雜哈勞會議。將外層展移之地。盡畀俄人。僅以內層常設卡倫爲界。其議既載入約章。會要俄人於常設卡倫之外。已成都邑。勢難翻案。此次自毋庸置議。如實係要隘。萬不能已。或卽以彼此各留隙地之說動之。尙

非不可。盍與子猷參贊商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已卯

奉五月十七日鈞函。知所陳勦撫兼施、分別辦理、并安插陝回各節。已蒙鈔寄地山星使。昨得和甫將軍覆函。知兩次會銜告示。均經會印分由各處張貼。想回民見示。其漢纏各回。固堅其就撫之心。卽伊犁土回。亦無詞煽衆。或不致別生枝節。和甫信并稱圖爾齊斯坦總督。已遵召赴俄都。所有各務。并交七河巡撫代辦。已接彼中文書矣。地山星使所稱交收事宜。分通商分界補卹俄民爲三大端。復將商務界務各分三條。鈔寄問答節畧。并格爾斯隨其君主往南都。所有事宜。暫由布策代爲商議。其狡執特甚。惟務損中益西。不想可知。俄人之令其暫代格爾斯。自有深意。似須俟格爾斯回。星使方可與之計議。布策得寸思尺。未足與言也。論中俄地界。自塔爾巴哈臺、東北沙濱。至西南浩罕邊、蔥嶺。按同治三年大臣所議。俄人雖有侵佔。尙不甚多。惟黑宰哈薩克一種。本歸塔城管轄。每年冬深雪大。准入外卡。過冬。伊塔變起。黑宰哈薩克乘隙潛踞內卡。不復遷出。遙附俄國。自稱俄屬哈薩克。與中國之克里哈薩克互相劫殺。致成仇隙。蒙

漢種族騷然。此次議及界務。照人隨地歸約。章黑宰哈薩克自應仍歸塔城管轄。俄人不得越界佔管。倘俄人不肯清還黑宰哈薩克。又甘爲俄屬。則應遷出卡外。不得再踞我外卡。尋隙生端也。此外尙有哈薩克布魯特等各種族之附俄國者。近時多爲征歛所苦。紛紛內徙。或佔踞吐爾扈特舊區。或佔踞布倫托海游牧。亦富逐加清釐。以明界畫。而復舊制。星使攬轡匆匆。只能計畫大處。其餘緊要各節。均須由外間主議之人。與俄官隨地隨時相度定議。列入新約。以便遵循。至彼此交界之處。應留隙地不居。名爲甌脫。本是古今通義。所以別嫌明微。而杜爭占侵越之萌者在此。如界務之必指山水爲斷。以其有一定形勢可憑也。然山以巔頂爲界。大水以中流。小水以涯際爲界。固可一目了然。惟立界於山巔水涘。而即於其處畫地而居。則一舉足。一褰裳。即便踰越所定界址。彼此均啟爭端。何若各讓其地不居。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乎。舊約以二十丈爲言。未免過促。其與漫無限制。亦復相同。將來定界時。必須於立界牌鄂博外。彼此各空出地段若干。禁止架屋插帳。庶期免煩唇舌。可規久遠。星使只須議及大界畫。不宜議各細節目。致求密而反失之。疏頃又接和甫將軍來函。論及卡倫一事。凡例有三。內



曰常設。外曰移設。再外曰添設。三者之中。惟常設卡倫爲永遠駐守之地。餘皆暖則外展。寒則內遷。進退盈縮。或千里。或數百里。皆在常設卡倫之外。故伊犁塔舊界距俄甚遠。同治三年。明將軍誼與俄官雜哈勞會議。值新疆亂作。草率從事。將外重移設。添設之地。悉畀俄人。僅以內重常設卡倫爲界。今此議已載入約章。會要自此常設卡倫之外。尺寸皆非朝廷所有矣。竊意成案。雖不能翻。然亦宜設法補救。惟以甌脫爲例。我不索。還移設。添設地段。彼亦不居。移設添設地段。作爲界外隙地。可免實逼處此之嫌。但未知能否有成。至交還伊犁。須交還全境。不獨全境以內不容其侵佔。留住卽境外亦宜多留隙地。此是一定之局。固無須贅說。星使當知所以處之。朝廷允其通商。俄商止有陸路。此次布策所議。并及嘉峪關以內蘭州秦州漢中直達漢口。蓋欲爲俄商廣貿易之路。而不肯爲華商留一線生機也。此何可許。從前約章本無嘉峪通商之說。布策始微露其端。此次格爾斯猶未敢顯以爲言。布策則專以爲重。且於嘉峪關外議及川楚土貨。網滙之。漢口宜昌等處。意在盡奪中國茶商之利。歸之俄商。籠陝甘新疆之利。併之俄國。星使欲以誠感之。恐布策之貪狡。居心非誠。可動也。續奉五月十七二十二

日鈞函。并錄示星使與布策兩次問答應酌條件。竊料星使於格爾斯南都言歸後。必有剴切之論。格爾斯正派而知大體。俄國又極敦睦誼。轉圜之速。固在意中。惟泰西各國大計。多決於商人。布策在京在國。所持異論。多出自俄商之口。非將商務利弊。剴切詳明與俄官商之。則俄官蔽錮日甚。惟務損中益西。以苟目前之利。其弊仍自其國家受之。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苟違義而爭利。則失和而終失其利。有必然者矣。試爲俄商計之。其圖通商貿易。固將以求利也。論其求利之方。一在銷本國之貨。一在置中國之貨。俄貨入中國者。如大呢哈喇粗細氈毯皮張之屬。其精好者。非民生日用所需。其粗者。價值低微。新疆南北兩路所產不乏。其銷路必不能暢。由嘉峪入關。歷肅甘涼以達蘭州秦州漢中。素非繁富之區。兵燹之區。彫劫日甚。銷售殊不能多。漢口則江漢總匯。商販爭趨。可期暢旺。然洋商營運。皆由水路。俄獨由陸。數千里轉般而來。腳價增多。奚翅十倍過之。運費費則成本加。成本加則銷路滯。一定之理。又俄貨之出售內地。則各國差同。人情數見不鮮。減價招徠。難言踴躍。合此觀之。銷貨一事。不但無利可圖。且折閱亦鉅也。如此則俄商之利。惟在內地置貨入俄行銷一事。俄商置貨。以茶絲爲大宗。

茶惟楚產者良。蜀雖絲茶并產。而茶遜於楚。亦少於楚。此次以漢中漢口宜昌併請者。欲於絲茶廣產之區。自行採購。徑運入俄。利源併歸俄商。獲益自饒耳。蜀絲無販運來。甘者。茶則西甘莊三司所屬行銷。舊本官商引地變後。官商歇業。片引不行。乃議招販改票代之。惟時值流亡未復。戶口彫零。行銷甚滯。比肅克復。南北兩路。以次戡定。引地收回。銷路可期。稍暢矣。而又因歸綏包頭私茶浸灌。官茶仍苦壅滯難銷。近則各番亦有轉販私茶。由俄邊達吐魯番阿克蘇者。雖茶價漸長。而銷數仍滯。計官茶之見存關外者。尚存百萬斤。按照見在銷數。非二三年不能全完也。俄商入內地產茶處所置買。運赴俄境出售。自期合算。惟合茶價運脚計之。則每斤合銀若干。與華無甚增減。以茶色高低價值多少。雖有不同。而路程遠近。脚費低昂。彼此同出一途。固無二致也。若按實在情形言之。則見在改引爲票。招販運銷。與向之承引茶商。一切費用。均爲省節。與俄商入內地自置自運。合爲成本比較。則節省之多。又不待言。爲俄商計。與其入內地自置自運。不能獲益。且須防損。孰若嘉峪通商。收買票販之茶。價平運速之爲得也。票販自行採運。脚價均省。與俄商不同。要之星使之議通商。本意在持平辦理。務使中俄商人。均霑利益。兩

不相妨。乃可顧大局而規久遠。嘉峪關通商。俄享其利。華商尙無所損。引地無虞。佔  
只須於哈密。巴里坤。古城等處設卡盤查。防其透銷。新疆引界尙易照料。較之深入內  
地。防不勝防。猶爲得之。星使力持此議。將彼此取益防損之說。詳與商酌。彼誠知一切  
詳細情形。或易轉圜。如彼堅執前議。則嘉峪關開設商口後。由其選派妥人。請給護票。  
徧歷察看商務情形。從長計議。亦未爲遲也。此商務之應籌者。星使當知所以處之。茲  
承詳諭及之。謹舉愚臆所及。披陳尊覽。可否摘取附寄星使。聊備採擇。敬希卓裁。

答朱茗生少司馬

人才盛衰。由於運會。而拔取振作。則全在知人者。用人者之權衡不爽。陰陽進退之機。  
所關不淺。而所以成其材。各適其用。盡其長。勿見其短者。亦在其中。是拔取振作。固寓  
造就人材之妙用也。守成之朝。自不能盡廢文法。別開舉門徑。然沿襲既久。立一法。  
卽生一弊。見一弊。復立一救。弊之法。以防之。展轉加增。日趨繁縟。於是君相之權。漸移。  
入胥吏之手。而不覺積久成爲運會。莫可挽回。尊論近日人材日少。較同治初年遠不  
相若。不佞奉職邊方。誠不知其何如。然就今日而回溯同治初年。則固有可得而言者。

同治初所用之才。除曾文正。胡文忠。曾經仕於京朝外。餘皆起於草莽。出自行間。洊擢顯秩。寄以重柄。若以今時吏兵兩部之則。例束之。則沈於下僚。老死不復挂名朝籍也。卽以弟與所部人才言之。除王貞介。周開錫。早逝外。惟楊石泉。撫浙時曾經入覲。劉果敏。則由教官署巡撫。補京卿。未嘗入覲也。至武職由勇丁立功。保至提鎮。生爲名將。歿爲忠魂者。尤不可勝紀。謂才武不世出之人。未可援以爲例。固也。然安知進京引見者之可用。未引見者之不可用乎。近數年來。海宇漸平。風氣愈壞。保舉。補缺之准。駁。專以部費。有無多寡爲斷。其無貲者。往往藉故推延。甚或求免保舉。求緩補缺。爲省。湊部費起見。良可憫也。如是而歎人才日乏。不亦宜乎。

答楊石泉

十一日書到。具承所示。應秋試者二千六百餘人。試題正大。兩典試具人倫鑒。分校又皆一時之選。賞拔定多佳士。揭曉後數日。當寄示闈墨。欲先覩爲快也。劉毅齋之應留新疆。天下所共知。上年因其歸計甚決。再三爲其陳說。始有轉念。今春復以換防爲言。詞意迫切。弟不得已始允換防。原議陸續分起。不料其誤爲全數凱旋。立意歸里也。孟

感身在局中。以公義私情度之。知毅齋此時萬無去理。翻謂弟不應允其換防。又謂毅齋不料有此。弟不知其何說。弟於毅齋傾誠相與。惟恐稍拂其意。原以時局倚賴方殷。不得不爾。毅齋用財之泰。與所處之難。弟所深知。責弟未能先意承志。以曲供其揮霍。猶之可也。謂弟之有意裁制。遂因其換防之請。允其全撤。爲節餉之謀。實反而求之。不得吾心。且原文分起陸續及極盛難繼等語。又何以云乎。若毅齋因注意營私。輒以去就要挾。則毅齋施之於弟。亦似非其心之所安。弟亦無以應之也。老湘軍專餉。自曾文正至沈制軍。積欠至今。已五十八萬數千兩。此後能否照常協解。不至由緩而停。實難逆料。頻年函牘催索。久已穎禿唇焦。然從未以瀆毅齋清聽。孟威此次之函。未以缺乏爲詞。尊處前後餉數。有案可查。無煩贅述。若指兩江實欠之畫餅。責弟以應解之實銀。似於情理亦有不合。不若舍畫餅不題。統向西征糧臺支領實餉。尙有實濟也。至欽差虛銜。非奉有朝旨。不可畧奏。曾文正在籍。禮部侍郎辦兵事。以欽差署銜。爲軍機處所詰責。卽其明徵。弟於克庵。屢請幫辦軍務。推爲平行。亦欲朝旨之優加。而始終未蒙鑒照。弟亦未敢申請。毅齋擢至三品京卿。以常例論。奏事列銜。應在督撫之前。然欽差

響銜。非弟所敢擅請。或俟此次報捷時。以相距太遠。一均切由其主持。地處極邊。非藉國威靈。難資鎮壓。且強鄰因畏威而生忌嫉。不假以重名。或啟盜憎主人之念。能蒙俞允。亦未可知。平心論之。則地山出使。尙假全權。筠仙出使。尙補少馬。豈立功絕域。爲漢唐以來所僅見者。所可比乎。惟爲毅齋計。所重固不在此。卽愛敬毅齋。亦當以抑損可永終譽。盛滿足招愆。尤視爲良箴。不可忽也。尊意當以爲然。如毅齋不復以急歸爲言。則總統費每年萬兩。辦公每年以數萬計。尙可商量。要非他人所可援照。如必欲徑歸。須自爲具摺。以符體制。希與孟威熟商之。弟不敢贊一詞也。毅齋上年屢以凱撤爲言。弟以新疆局勢甫定。湘營聲威甚盛。未可遽議及此。往復陳說。嗣毅齋遣員護其祖太夫人及眷屬東歸。似其意已轉。歸計亦稍緩矣。上臘今正。連獲奇捷。朝廷倚注極隆。三月二十日。忽接其二月二十五日函牘。則又以換防爲言。力求凱撤。詞多迫切。弟不測其故。躊躇良久。閏月二十六日。始以函牘覆之。具言軍士久役思歸。亦本人情。換防一節。謹當照辦。分起陸續。尙非不可。惟總統則極盛之後。難以爲繼。毅齋覆函。遂以全撤爲言。不但羅道余提督均撤。卽已亦擬帶第三起而歸。是與弟意有違。并與其轉念亦

覺不類也。見復接羅孟威致監印處信。稱今正剿贖賊。曾愛木克漢條勒阿布都勒哈瑪。因俄人不肯收納。寄居烏魯克恰提。近招致回部游手。意在窺邊。正在築壘預備截擊。弟已於八月十一日覆陳摺內附叙。續於拜摺後。接毅齋公文。所言賊蹤及布署一切尤詳。擬俟後再報。正值邊務戒嚴。毅齋方整旅以待。歸計自宜緩議。即此起應手了卻。伊犁交還後。界務商務。頭緒紛紜。尤無忽遽言旋之理。惟軍士歸思甚切。不可無以慰之。當預籌換防營頭以待。弟前以譚冠英爲忠壯舊部。毅齋及湘軍分統各營官。均與契合。前曾函催速來。并酌選其從前同事諸君同行。併成一營擬俟其到。再商撥馬步。歸其分統。如冠英來而毅齋肯留。則冠英仍歸節制。如毅齋決計言旋。則冠英與孟威共總戎務。亦非不可耳。且侯秋冬之交再說。毅齋係大三品京卿。應專摺奏事。上年補太常正卿時。弟即以故事相勸。而毅齋總不見聽。及補通政。弟復申前說。仍置若罔聞。此次如擬乞歸省。則非由其專奏不可。弟不能爲其代奏。前已屢言之矣。至羅孟威本弟舊幕。諸分統營官。或陝甘官。或陝甘人。弟可定其去留。毅齋在軍。則總統所轄。弟不可分其兵柄。如毅齋歸省。弟自當引爲己任矣。或以西四省專隸一總統。或隸分統。屆時



再議亦未爲遲。劉忠壯之入陝。曾文正公援劉霞仙耳。月餉亦萬兩。取給江南。却於應協陝甘之餉不復照解。其意蓋謂解老湘之餉。卽屬解陝甘之餉。本可作抵公義私情。庶幾兼盡。陝甘不得而爭。戶部亦不得而駁也。故其初任兩江。卽立意不解陝甘之餉。雖向其催索。不顧也。馬端敏莅兩江。乃別解陝甘餉以補文正之缺漏。僅及數次。遇害而止。文正復督兩江。仍悍然不解陝甘之餉。并調章合才回江。裁老湘餉一萬五千兩。畀之維時。何小宋由晉調撫江蘇。目見陝甘窘迫情形。以文正所爲未合。恐到蘇後爲文正所制。遂於未到任前。預飭釐局急解陝甘之餉。文正意不謂然也。而老湘全軍之餉亦多未解。劉忠壯嘗與弟言。陝甘之餉。兩江似不肯解。老湘之餉將歸無着。不如由其自行。陳乞或尙可邀准。文正旣沒於官。此欵旋輟。沈幼丹制府知老湘戰事方殷。餉未可斷。而必欲劃斷。前欠不解。以示撙節。弟以函牘催索。得其咨覆。只從。光緒二年起。叙列批數。而歷年欠解一字不題。弟處總覈兩江欠解老湘月餉。自同治七年十月起。至光緒二年十二月止。共銀三十一萬五千兩。此曾文正以後。至沈制軍任內之欠數。又自三年分批起。至光緒五年第五批止。共欠解銀二十二萬五千兩。此則沈制軍所。

欠實數。內閏三月。未計。截至今年七月底止。共欠解五十八萬五千兩。毅齋處無案可稽。但知我已解未解實數。不知兩江欠解實數。故專就兩江應解之數計之。謂每月應餘銀一萬一千七百餘兩。而不知所謂餘銀。乃兩江積欠五十八萬五千餘兩以內之畫餅。非弟已收之款。故斬不與也。見開單送尊處壹閱。希飭支應處覆核有無舛錯爲荷。見擬咨催沈制軍。恐此項必歸無著。如其專解欠項。毋論是何任應解之款。尊處接到江南公文。即如數徑解毅齋。亦無不可。古之稱頌將材者。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莽。曾文正從前與弟縱談及之。弟無以應。但云此材固難得。然就有此材。亦恐爲世俗所不與耳。毅齋天姿豪邁。氣概器識。遠異儕偶。應酌揮霍。乃其佳處。弟已刮目相待。豈有按尺寸之見。以繩之理。惟其自處未畱餘地。動致迫促。未據一言相告。弟實無從懸揣私衷。竊計總統每月三百兩。本是尋常營制。弟幫辦江南軍務時。亦只如此。然非所以待毅齋。故每歲擬撥給萬金。然老湘營制本優。新疆營制又別。毅齋應酌規模。閱京外均所傾倒。亦不可無以慰其意。總費一項。必不敷用。擬另解辦公經費之款。補其缺畧。此項不定多少。數目聽毅齋開報支取。或由毅齋自定。但後人不得援以爲例。似此。

較爲相宜。如尊意亦以爲然。或於覆孟威函中。詳爲商榷。或卽以此信徑寄孟威。一聽尊裁。至孟威意欲以兩江月餉。全給毅齋。弟可免多少煩雜。豈不心甘情願。惟自曾文正任內至沈制軍之欠款。肯應承與否。尙未可知。卽沈制軍任內。三年分短解一批。四年分短解兩批。五年分連閏合計應解十三批。裁至七月止。尙只報解五批。似有年減一年之勢。恐此後難以復按。毅齋雖極力催索。或奏請飭。亦難必如願相償。此不可不爲毅齋預計者也。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八月初四日鈞函。知地山電報謂俄君首以山南之地爲請。注意甚堅。見在約章定明繕寫。勢難再議。尊意謂言界務而商務已不問可知。是此錯鑄成。無可復說。而宗棠八月十一日拜發一疏。所陳空言無當。惶悚奚如。邊疆出使。同厠班聯。彼此等夷。尙容分辯。一奉諭旨。則遵行恐後。莫敢異同。地山與俄官議論。亦頗言朝廷批准和約。官員萬無不遵行之理。是見在約章。雖定繕寫。勢難再議。而准否。應候御筆定之。非全權所得擅也。邊臣欽奉宸斷。遇有疑難及應須補救之處。尙可請旨遵行。卽俄君首以山南

地。爲。請。注。意。甚。堅。亦。不。過。就。俄。君。一。面。而。言。以。鈞。敵。言。之。則。朝。廷。之。意。云。何。不。但。非。俄。官。所。得。而。知。亦。非。全。權。大。臣。所。得。而。假。星。使。或。意。在。畱。此。以。待。朝。命。免。俄。官。嘲。雜。未。可。知。也。至。洋。藥。一。項。既。俄。商。無。販。運。之。事。布。策。又。有。應。否。歸。入。違。禁。貨。物。之。請。正。宜。卽。入。酌。改。章。程。立。與。芟。除。何。以。十。五。條。內。復。又。列。入。亦。不。可。解。或。地。山。別。有。用。意。耳。八。月。二。十。七。日。復。奉。鈞。函。知。商。務。既。無。可。商。伊。犁。以。南。挖。去。一。片。誠。如。尊。諭。懲。前。毖。後。斂。費。躊。躇。容。當。殫。竭。愚。忱。於。無。可。籌。措。中。勉。思。補。救。然。就。目。前。言。之。既。得。不。償。失。就。日。後。言。之。則。患。無。底。止。也。至。金。和。甫。昨。有。信。來。實。無。急。索。伊。犁。之。事。兩。次。張。貼。告。示。曾。經。宗。棠。函。告。尊。處。茲。將。原。函。鈔。呈。鈞。覽。新。疆。并。無。添。兵。之。說。俄。人。自。造。謠。言。爲。要。挾。迫。促。之。計。皆。地。山。卑。已。尊。人。故。裝。糊。塗。有。以。致。之。耳。

與署甘藩楊石泉方伯

廷旨飭公暫署藩篆。斷無辭謝之理。憶前耦耕先生總督雲貴。因案左遷豫藩。卽由常德赴任。并回籍之請。亦不敢發。張石卿制軍改黔撫。亦卽履新。公此時事體。正與相同。隴藩雖介邊方。然有督無撫。常權督篆而卽真。與內地地方伯稍異。廷旨仍幫辦新疆善

後事宜。藩篆尙是署理。似朝廷別有用意。卽不然。則屈居藩服。亦拜君恩。豈有偃蹇自遂。不守臣節之理。進秩猶不可辭官。矧由屈而漸及升階者乎。至崇使已辱命而還。御批奉到。當在臘月。諭旨以補救挽回。責第一人。無可旁貸。昨疏請賞毅齋。欽差幫辦北路軍務。不過閒執讒慝之口。至西四城本邊。匪緊要地方。毅齋何能暫離。且換防之兵。不能卽到。毅齋兵力太單。亦不能兼辦北路區區之愚。擬自帶親兵營外調馬步數營。出屯哈密。以重北路之勢。如伊犁俄兵敢犯我邊。則以金軍及卓勝軍禦之。而毅齋與朗齋一從阿克蘇。一從烏什。徑取伊犁。擣其巢穴。俄官詭計甚多。心憚毅齋威望。諒必不敢傾巢東犯。如僅先驅陝回入犯。和甫一軍。加以卓勝各營。當可合力敵之。毅齋暫可無須北顧。和甫及卓勝軍本不足恃。弟赴哈密督之。或尙可望其振作。以素所同事故也。若驟易生手前往。必不肯受商量。公雖毅然自任。恐於事無濟也。弟先擬請公移駐肅州。嗣聞朝旨已有甘藩新命。適周渭臣軍門來肅。卽改請渭臣駐肅。關內外布置。仍請公主持爲要。餉事仍不見旺。大農照常一催。未卜得勁否。然洋防見尙無他。東諸倅營亦無詞可駭。峻峰方伯改調東藩。亟於成行。十餘年同患之人。一旦分手。殊難爲

別擬從廉項內提撥一竿爲贖公之謝疏宜早拜發爲要。

### 答楊石泉

崇、使、謬、率、定、議、忽、遽、言、歸、蓋、只、爲、脫、身、計、耳、然、使、臣、定、議、彼、國、畫、押、仍、須、御、筆、批、准、外、間、始、能、遵、行、中、間、尙、有、層、折、與、先、允、後、翻、不、同、以、實、在、情、形、言、之、還、看、自、己、強、弱、何、如、我、實、在、能、強、則、無、理、亦、說、成、有、理、我、不、能、強、則、有、理、亦、說、成、無、理、古、今、同、然、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在、勢、而、不、在、理、也、此、次、使、臣、違、旨、定、議、業、經、諭、旨、駁、飭、自、無、批、准、之、事、不、得、謂、之、後、翻、且、中、外、交、涉、事、宜、以、直、爲、壯、曲、爲、老、我、於、界、務、商、務、只、圖、保、境、安、民、非、有、損、於、彼、准、其、嘉、峪、通、商、則、并、有、益、於、彼、復、允、給、償、欸、尤、爲、彼、初、願、所、不、到、三年西洋新聞紙載俄人自言要、還、伊、犁、須、俄、元、二、百、五、十、萬、元、茲、對、崇、使、所、說、要、五、百、萬、元、而、總、署、不、覺、翻、謂、其、就、範、也、官、軍、襲、屢、勝、之、威、直、取、伊、犁、如、風、掃、籜、而、猶、必、俟、彼、先、動、殺、機、傾、巢、出、犯、乃、擬、潛、師、取、之、以、言、乎、理、則、兵、以、義、動、也、以、言、乎、勢、則、盤、馬、彎、弓、惜、不、發、也、至、於、遲、速、緩、急、非、能、預、言、而、兵、端、不、可、自、我、先、開、則、一、定、之、局、來、示、所、云、實、獲、我、心、矣、弟、出、屯、哈、密、應、增、調、馬、隊、數、百、騎、見、調、黃、玉、林、一、營、五、百、餘、以、利、分、布、步、隊、擬、調、周、玉、堂、此、外、再、須、一、營、即、可、足、用、請、公、擇、之、緣、和、甫、將、軍、不、足、深、恃、僅、金、景、亭

一軍亦難分助故耳。譚雲亭擬自立一營。并挑帶三營。備換防之選。席大成戴宏勝兩人。可各帶一營。譚冠英八月十三日信來。言營壘已畢。惟腰骸疼痛。刻難赴調。一俟痊愈。即來。弟已催令起程。并令自帶一營。到蘭再帶數營。以厚湘營兵力。似此布置。關外尚似周密。公以爲何如。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重陽日奉到鈞示。聆悉一切。伏讀八月二十三、四日諭旨。并鈔示摺片。聖意深遠。不僅商務界務。得有遵循。即古今保大定功之要畧。無有外之者。感幸欽佩。莫可名言。因候和甫子猷信未至。久稽陳覆。而崇地山回京覆命之期。相距伊邇。又亟宜罄其愚忱。上塵省覽。本日拜疏馳遞。謹錄副稿呈閱。伏希賜照。竊維中俄接壤。均係陸路。俄踞伊犁。舊界已不可復。按又誘脅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等各種族。歸屬俄部。其勢更張。窺其用心。皆爲侵佔蠻食而起。此次論界務。商務。明佔伊犁。南境。西境。外處處爲俄屬。留地步。并冒安集延爲其屬。欲令中國待俄屬之人。如俄并伊犁。漢土各回之附。俄者欲中國亦以俄屬待之。佔我土地。誘我部落。勢不至化中爲俄。不止商路大通。隨地招致。由

邊。而。腹。其。禍。患。靡。所。止。極。夷。情。方。藉。稱。向。未。與。中。國。肇。衅。實。則。以。和。誤。我。得。恣。其。奸。謀。我。仍。虛。與。透。迤。日。後。更。難。著。手。地。山。所。列。十。八。款。除。償。款。已。見。諭。旨。應。暫。懸。以。爲。餌。塔。城。界。址。應。從。緩。議。嘉。峪。設。領。事。留。作。未。著。餘。皆。置。之。責。成。疆。臣。悉。心。妥。議。但。宜。於。地。山。覆。命。後。將。不。可。允。行。各。條。明。旨。宣。示。俾。中。外。咸。知。聖。意。所。在。則。正。氣。常。伸。人。心。自。奮。矣。諭。旨。頗。以。先。允。後。翻。曲。仍。在。我。爲。疑。宗。棠。愚。見。地。山。雖。以。全。權。出。使。而。所。議。約。章。均。須。候。御。筆。批。准。是。先。無。所。謂。允。也。嗣。奉。御。批。不。得。以。後。翻。疑。之。且。俄。自。踞。伊。犁。墮。我。九。城。久。假。不。歸。納。我。叛。逆。屢。索。不。與。四。縱。逋。寇。擾。我。邊。境。此。次。地。山。出。使。與。俄。官。議。和。彼。先。以。恩。赦。爲。請。比。殷。提。督。齎。示。張。貼。俄。官。不。許。且。麾。之。境。外。是。俄。已。啓。衅。曲。本。在。俄。也。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勢。勢。之。所。在。卽。理。亦。因。之。而。長。無。理。亦。說。成。有。理。勢。所。不。存。則。仰。面。承。人。不。能。自。爲。軒。輊。有。理。亦。說。成。無。理。古。今。成。敗。之。迹。大。抵。皆。然。諭。旨。責。令。挽。回。補。救。敢。不。盡。心。畢。力。慎。以。圖。之。惟。事。機。轉。圜。全。在。御。批。之。准。駁。以。目。前。邊。事。言之。論。理。固。我。所。長。論。勢。亦。非。我。所。短。只。盼。內。外。堅。持。定。議。詢。謀。僉。同。欽。奉。諭。旨。以。與。周。旋。則。先。之。口。舌。繼。以。兵。威。諒。無。不。濟。當。彼。竭。我。盈。之。會。機。有。可。乘。邊。臣。有。所。稟。承。指。揮。必。能。如。意。



如界務。商務。各大節目。俄均降。心相從。此外無關緊要者。自當示以包荒。不與計較。否則檄南路之兵。分由阿克蘇。烏什。兼程急進。直取伊犁。兼索叛逆。集關內之勢。塞其蹊徑。令其就我範圍。均有把握。特岬端之開。不先自我。乃操全算。自當隨時具陳。聽候鈞度。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十月初六日鈞示。并承寄示地山所寄條約章程全分。其中伊塔喀三處分界各條。地名與舊圖不合。承鈔寄子猷和甫毅齋。各就地考詢。以憑參核。查舊界內。本多各部。落游牧之地。夏則展移。冬歸故土。地圖不能全載。至其山川之名。每因土俗所呼。時多變易。有重譯所難定者。惟山川條列。固不可移。論界務者。只就舊界爲憑。則中與俄所屬。本自了然。其被俄誘脅歸附者。皆同治三年以後之事。俄人所暗佔者也。至伊犁南境。與西境地段。議劃歸俄屬。則係明侵。豈可輕許。俄之議還伊犁。而劃其南境者。蓋欲孤伊犁之勢。使官軍以孤注遙寄其間。不能久存。彼探囊而取。易於反手也。劃去西境者。欲絕伊犁之援。使官軍不能由阿克蘇。烏什出兵。以遂其穩踞伊犁之計。少荃相國

奏稱。伊犁西境。劃去數百里。其患猶淺。而宗棠合南北兩路通籌。則尙擬從阿克蘇烏什出兵。若西境果允其劃歸。俄屬則伊犁無西路之援。而南疆失北路之險。其勢亦孤露。而不可久。至商務一節。允其嘉峪設領事。原作爲末著。若再議推廣。而恃用人立法兩事。互相維持。無論水陸萬里。事隸四省。斷非勢力所及。且自此引其深入。防不勝防。不僅西北之憂已也。區區愚衷。已畧具十月二十一日一疏一函中。伏求垂鑒。至毅齋材器實堪重任。又年方三十有六。只以久備馳驅。俄人因畏生忌。實所不免。此次崇使歸來。布策及固必納吐爾。是否別有訾議。殊難逆計。宗棠衰病日臻。恐所事不終。先填溝壑。而後顧茫然。故前奏有請加欽差名號一節。明知南路未可解嚴。毅齋難以兼顧。故又請自駐哈密。以固北路之防。一面催調西征立功諸將。帶勇出關。均歸其調遣。以資分布。旋奉諭旨。新疆准設行省。宗棠竊擬請先簡總督。庶諸務可以會商。定局而南路有巡撫。張朗齋亦其選也駐紮善後一切。亦可就近料理。不若北路從新布置爲難。非毅齋不可也。容將新疆設省請先簡督撫具奏。如毅齋蒙恩優擢。則不僅虛名。即可責其實効矣。謹一併陳明。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十一月初五日。接奉十月二十一日鈞函。正擬裁覆。又奉二十八日尊諭。并補遞崇使。中秋在俄所寄一信。閱照畫俄國兵部地圖。大致亦與中國地圖相合。惟中國於各部。游牧地方。從略。而彼加詳。彼於游牧。加詳。而於各城部位。界址。從略。即方向。亦不甚準。不能無參差也。按伊犁。大城地形。與阿克蘇。南北相望。俄圖。則伊犁。稍偏於西。又不繪烏什。建城處。喀什。噶爾。本在烏什西南。俄圖。則混列於西。蓋循人行路。徑測度。繪形。不若中圖。以南北極。出地爲準。如飛鳥下視。易於得真。又不明地學。準望之法。故於方位。時有誤會也。俄圖內所占地段。里數。以縱橫計之。實不止數百里。蓋除去從前侵佔者。已據爲己。有視爲俄屬。不計自交。還伊犁。定議。又思別有侵佔。爲廣疆拓地之謀。其餘伊犁。則設爲圈套。畫地成牢。其於南路。回疆。則踞浩罕。舊部。誘脅部衆。以與我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尋衅。生端。將來日蹙百里。勢所難免。故界務之要。以力持舊約。爲主。能持舊約。則山川條列。尙有可憑。而哈薩克。額魯特。布魯特。各種人。相庇以安。不致被其誘脅。爲我樹敵也。推其用心。議劃伊犁。南境。西境。地段。歸俄屬者。其明侵土地。顯而易。

見者也。其暗佔各部游牧戶民併爲俄屬。狡焉思啟者。隱而難知。嘗考俄國兵制。因地廣人稀之故。不能多設額兵。故擬就地增兵。以補兵力不足。所謂就地增兵者。取其數多餉薄。以其兵法部勒。聊爲實邊守界。得寸思尺之謀。可省人力而節餉需耳。論其辦法。與中國團練之制。正同。以之守土。或猶可恃以之。言戰則斷不足恃。即俄人亦能知之。觀上年兵進南疆。俄官惶恐。亟於調兵。而所調到者。不過二千三千之數。可知其難。即此次先擬請中國急於撫諭伊犁。陝回漢回土回後。又擬分歸俄屬。私爲俄有其情。亦大可見也。茲幸朝廷明矚萬里以外。俾邊臣不至墮其奸謀。足以預操勝算。若廟堂堅持定計。邊臣實其心力。奉以周旋。罔敢失墜。置成敗利鈍於不計。則決之理而不謬。即決之勢而無所撓。議者或謂邊衅不可開。我縱得志於西北。俄得肆志於東北。則防不勝防也。宗棠竊計俄之國大兵少。又方爲土耳其所窘。不能多作豪舉。勢有固然。姑不具論。就見在局勢言之。非用兵收取伊犁。乘機將舊屬各部部落種人劃清界限。斷有不可而收取伊犁舊土之外。尙有索取叛逆一節。可爲兵端。彼如擅起兵端。侵掠我迤東地方。我亦可深入俄境。索取叛逆。彼且自顧不暇。豈尙有餘力多方誤我哉。是先之。

議論尙是空談。繼之兵威。乃有結束也。日昨接得毅齋朗齋覆書。并毅齋所寄地圖一紙。謹照畫并鈔稿奉上。伏乞留意省覽。兼備採擇。至東洋近務。與俄事實不相干。可不并論也。愚見如斯。是否有當。敬候訓誨。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諭詢伊犁西南路俄兵。究紮至何處。天山南北兩路肅清後。伊犁西南路有無官兵駐紮。按伊犁與阿克蘇南北遙對。自伊犁南渡伊犁河。踰索果爾達巴哈。過特克斯河。六百五十餘里。踰冰嶺而至阿克蘇。共一千二百二十里。俄踞伊犁。未嘗紮兵南境。此次之議。劃帖克斯川歸俄。蓋欲佔伊犁南。至阿克蘇北境之地。而隔絕阿克蘇與伊犁相通之路。兼裹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衆。歸其屬也。考伊犁南與阿克蘇交界。計程五百餘里。帖克斯河。即特克斯河發源阿克蘇北冰嶺之西。地在阿克蘇東北山名漢騰格里三支合而東流。八百里北入伊犁河。若劃歸俄屬。是俄佔伊犁河上源八百里之地。而特克斯河兩岸各部落游牧之衆。悉爲俄有也。如是則喀喇沙爾賽立木阿克蘇之北均與俄境緊連。而防不勝防。伊犁阿克蘇舊界不可復按矣。張朗齋函中所言已詳。至南北路肅清後。伊犁西

南。既無俄兵駐紮。亦無官兵駐紮。惟阿克蘇之北。時有伊犁商販往來。官兵設卡盤查。兼司偵探。蓋亦從前無事時。南路纏回貿易往來通行徑也。俄人得浩罕三部落後。卽塔什干城爲省會。設圖爾齊斯坦總督駐之。安集延未爲所并。其酋阿古柏糾集餘衆。竄陷回疆時。曾與俄畫地定界。俄佔安集延故土。已不爲少。阿古柏滅其展拓之外。卡是此次用兵所得。非俄所能爭。且以山川向背言之。本有自然界畫。可指循其條列而免爭競。劉毅齋所畫地圖。已具大畧。此見在外卡之地。并未駐兵。其距伊犁界甚遠。而俄新拓之邊。則近也。竊維俄人蓄謀甚深。其圖佔土地者。意在爭我游牧各部衆爲所屬。以遂其蠶食之謀耳。我得伊犁故土。而割伊犁南阿克蘇北八百里之地。歸俄。我得伊犁。各種逆回而先棄歸附之游牧各部衆。得失甚明。勿論南北兩路。後患無窮也。至地山所稱。俄人從前所佔東西七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今收回者。南北寬處二百四五十里。狹處一百七十八里。似係就俄圖伊犁地形而言。并非伊犁舊時界址。若論伊犁南界。則五百七十里方。與阿克蘇接。西南界。則八百數十里方。與烏什接也。喀什噶爾不與伊犁接界。故商販皆取道烏什。若由喀什噶爾北行。折而東。亦可達伊犁。惟必

經由安集延、布魯特、各種人游牧之處。卽毅齋圖中紅界內外也。謹一併詳陳及之。白逆已經俄人禁錮。本擬押解喀什噶爾。旋復停止。毅齋所遣纏回偵探所報如此。據稱逆黨只存數名。俟續探回再報。

答劉毅齋 庚辰

頃接惠函。具領勝籌詳審。進兵之路。言之了然。惟其中尙有與鄙意未盡協者。應詳陳奉商。以憑核奏。謹條列左方。伏希察覽。

冰嶺崎嶇險阻。兵行至艱。轉饋難繼。本非用兵正道。弟初意頗以出奇制勝爲是。故有由阿克蘇烏什兩路進兵之說。茲接尊函。始悉烏什冰嶺一路。實不可行。自應卽作罷論。惟阿克蘇一路。據朗齋疊函所稱。似尙非不可進步。但須開鑿平治。以利師行。而龍魁、潘時策所繪地圖。大致亦似。與新疆識畧所載相合。觀於伊犁商貨取道此間。從前絡繹不絕。是此路尙可行。兵由阿克蘇踰冰嶺。至伊犁河邊。一千二百五十里。尙有臺站。春融平治。復故。似尙非難。已咨詢朗帥矣。尊意庫爾勒有路。可由瑪納斯西湖徑達伊犁。是卽成裘札布乾隆時過兵之路。見在黃長周黃玉林。亦曾由喀喇沙爾西北查

勘路徑。據稱由哈布齊哈口行山澗中。有路可通西湖精河。揣度尊意。似即指此路言。之。惟乾隆中將軍成衮札布舒赫德等由喀喇沙爾赴伊犁。是否繞西湖精河。抑出山澗沃博孟取道西北行直指伊犁。無從詳悉。大約由庫爾勒喀喇沙爾取道赴伊犁。是循開都河上源行走。過嶺而西。亦可與阿克蘇循特克斯河之路相合。惟路徑迂遠。不如阿克蘇直捷。若更擬繞由西湖精河。則迂遠尤甚。殊不相宜。應作罷論。

來函近日回疆商販之往伊犁。大半繞道邊外。未審係由邊外何路。希即示知。商販既可由邊外繞道。官軍自可由此覓路前進。希并留意。查道光年間那彥成德英阿等遵旨復陳伊犁至烏什十七站約于二百里俱有水草人

馬可行較冰嶺一路稍平爲北路換防捷徑茲另鈔覽

來示進兵以後。南北兩路防勦均爲緊要。諸軍宜各自爲戰。各自爲守。彼此斷難兼顧。此一定之理。弟所擬於換防外別爲增竈計者。意正如此。西四城幅員遼闊。路徑紛歧。一經用兵。卽爲前敵。進戰既未可。孟浪圖功留後。諸營亦防疏虞。債事應另揀文武兼資。威望素著大員與以可戰可守之兵前來填紮兼辦善後諸事。具劄籌策精詳。無微弗喻。惟就現在局勢言之。則實無以應。如文武兼資威望素著之選。代有幾人。即弟自



咸豐十年出典軍事。至今幕佐賢能卓然有所樹立者。曾有幾人。尙難盡滿人口。同時曾胡諸公。極意蒐拔。號稱人才淵藪。究竟事功顯燦。世無遺議者。亦難多覩。此外固無暇具論矣。見如周渭臣器局閎遠。曾著偉伐。亦由弟薦拔而起。然西征大將。能勝任愉快與否。試問之渭臣。恐亦有難以自信者。其他可知。夫人之才識。由歷練而生。語云。熟能生巧。今以驟未涉手之人。令其獨樹一幟。率素不相習之將卒。與狡虜相嘗試。此固古今名將所難。而乃過望之。渭臣責以征黔。半苗之。烈庸有幸乎。至於關內將卒。除汰撤外。存者多以久防而損銳氣。故調省挑練。汰補如額。資遣出關。改坐糧爲行糧。添置軍裝隊騾。所費不貲。而內地兵制未復。又不能不留客軍以資鎮壓。合此數者。亦不能多所派撥。頻年催餉之疏。盈篇屢牘。總署戶部亦極盡心力。而各省關裒如充耳。莫可如何。上年欠解之數。專指新餉而言又二百數十萬兩。關內外積欠三百數十萬。從前挑練可戰可守之兵。亦難集事。只盼伊犁珠還。別爲布置。或尙可逐漸清理。以冀復原。此見時未能預議者。將來伊犁底定。大纛北行。南路自當別有布置。喀什噶爾英吉利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似當於尊部中妙簡文武。以資熟手。屆時仍煩擘畫。弟如在事。亦當竭

慮盡忠以佐遠謨。不敢有所諉謝。想高明亦能諒之。至俄。雖國大兵強。而土曠人少。究難與中國并論。頻年贖武不已。仇衅四結。英德各雄邦。均不義其所爲。土耳其一役。勉以和議。敷衍了局。而衅端仍在。彼此相猜。近復與奧臣里加搆兵。法助俄而德助奧。弟有所聞。函託楊石泉無意中向德國人夏克在蘭州織呢局詢探一切。據夏克云。已得有家信。亦如是云云。奧爲德之屬國。故德不肯坐視。彼方務於西。又肇衅於東。似亦難逞其毒。近日附近伊犁各部。苦其征斂橫暴。頗有急盼大兵之意。昨得金和甫信云。伊犁俄官又有催征本年錢糧之說。如此則各部之解體。更可知矣。我惟於時整軍經武。慎以圖之。取回伊犁。索取逋逆。均中國應辦之事。崇使前議已成。廢紙師直爲壯。我本有詞。游牧各部落。自無助其爲暴者。機與勢固。有可乘也。見擬進規伊犁右路。以卓勝軍嚴扼精河。杜其東出之路。中路以嵩武軍馬步由阿克蘇前進。直取大城。檄黃長周劉見榮等馬步數營銜尾而進。貴部詳察路徑。能按那彥成德英阿所奏。昔時北路。路換防。官兵往來捷徑。取道冰嶺之西。越布魯特游牧地七站。以指伊犁。似於局勢尙無不合。惟精河一路。恐尙須由哈密分營助防。嵩武僅十二營。且不足數。如全軍選銳前進。尙須撥

易、開、俊、等、馬、步、代、防、後、路、貴、部、如、取、道、布、魯、特、七、站。由此路挑足精銳三數千已足後路當不空虛以、抵、伊、犁。則、聲、威、甚、盛。合、力、并、規、當、操、勝、算。倘、此、路、雖、避、冰、嶺、之、險、而、轉、運、仍、難、暢、達。或、即、屯、兵、北、界、以、張、索、入、俄、境、之、勢。令、俄、不、敢、以、大、隊、進、援、伊、犁。俾、嵩、武、及、各、營、馬、步、得、次、第、攻、拔、各、壘。收、復、各、部。迅、速、蕨、役。是、免、卻、多、少、勞、費。而、克、集、大、勛。并、足、潛、弭、隱、患。厥、績、光、於、史、牒。矣。至、師、期、必、在、伊、犁、收、獲、之、後。可、免、運、饋、之、勞。給、價、收、買。嚴、禁、擾、累。俄、兵、限、期、回、國。漢、回、投、誠、就、撫。仍、准、入、關、安、插。土、回、兇、惡、者、聞、已、遷、入、俄、界。其、良、懦、者、仍、准、復、爲、王、民。蠲、除、俄、人、苛、征、重、斂。似、亦、可、相、安、無、事。閣、下、高、瞻、遠、矚。卓、識、閎、猷。視、弟、紙、上、談、兵。尤、有、確、鑿、不、易、之、論。願、得、領、其、詳、焉。明、以、告、我。乃、至、幸、也。此、間、尙、未、接、明、旨。大、約、總、署、必、俟、閣、部、九、卿、翰、詹、科、道、議、上。始、以、入、告。見、在、師、期、尙、遠。正、可、商、量。即、奉、旨、以、後。尙、有、先、之、議、論、一、層。亦、不、至、過、於、迫、促。且、由、湘、挑、選、募、召、各、營。亦、必、俟、夏、盡、秋、初。始、可、到、喀什、取、齊、也。

與楊石泉

二十五日行抵西安州。計七日程途。所歷均是沙磧。人煙闕寂。草樹亦稀。詢之玉門安

西官弁。皆云歷係如斯。近自馬四竊踞肅州。擄脅焚燒。大道兩旁。被禍尤烈。故景況蕭條。較前倍甚。緣馬四踞肅十年。安西無官軍鎮壓。地方蹂躪。甚於各處。而該逆本惠回獵戶。於赤金安西一帶地方。往來最熟。故誘脅爲多。署收龔愷。才可有爲。副將尙兆嘉。樸廉足取。若及時整理。或可望其相與有成。弟見擬劃提養廉二千兩。飭令購買種羊。發交兵民。以收畜牧之利。冀流亡盡復。荒地續開。尙有可爲也。戈壁乏水草。不能度地。以居民固也。然憑軾觀之。亦有所得於心者。沙石間雜。中含潤氣。雖無湧見之源泉。而雨露之滋潤。亦足以蔭嘉穀一也。蘭州北山。秦王川者。昔稱五穀不生。近則產糧最多。省會民食。取給於此。老沙新沙。翻沙時形爭訟。其明徵也。惠回堡迤西而北。沙磧尙雜石片。安西前後沙灘。則石子相間。并少塊片。疑可仿秦王川法。用植嘉禾。就中大小沙堆。徧生野草。前有蘆葦叢雜。旣產草則必宜禾。奚僅宜畜牧。不便耕墾乎。至沙灘戈壁。雖乏樹木。然近水各處。亦見榆柳。疑下濕之地。皆可種植。奚僅宜榆柳。不宜蔬果乎。凡此皆旬日往來胸中。未能少釋者。擬先以畜牧道民。而令其漸謀耕穫。庶幾因其所明。加以勸相。漸合古昔實邊之政。而無其擾也。

##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六月初三日尊函。敬承一是。俄事改議。各國欽誦聖明。實無異說。其與俄不協者。尤爲稱快。至重治使臣。俄人引爲大辱。外間并無所聞。威使既奉其君主之命。代爲乞恩。法使亦以爲請。則暫從寬議。尙非不可。緣崇使雖罪有應得。要與改議兩不相干。朝廷法外施仁。亦本定案後應有之義也。東北防務。從新布置。主客勞逸。勢旣各殊。加意綢繆。奚憂外侮。沿海各口岸。有可戰之具。可戰之人。各國市舶埠頭所在。必各顧其私。同心敵愾。衆星所拱。皇極崇焉。以言保大定功。斯有賴矣。惟宜應預爲籌策者。約有兩端。事變靡常。局勢之久。暫難以懸度。則經費宜規久遠。勿徒爲取給一時之計。斯免前充後絀之慮。一也。用兵宜籌大局。水陸數萬里。布置固貴周詳。然成敗未可逆睹。幹旋補救。事在人爲。苟因一時利鈍。遽擬改圖。則受其弊而未睹其利。二也。俄之爲國。地大民少。近因兼并日多。兵力不資分布。征斂無藝。而躡武不已。內亂方興。仍勤遠略。凡茲數者。實具敗徵。今不自量力能。乃思一逞於我。勝負之機。無待著蔡。我之主戰。於理於勢。均無不宜。將來事機。順利。必有人居間說合爲之。求成許與之間。未容絲毫假借界務。

商。務。固。未。可。稍。與。推。移。卽。附。屬。部。族。亦。不。可。任。其。詭。混。否。則。和。議。甫。成。禍。胎。旋。伏。苟。一。日。之。安。而。釀。異。時。之。患。亦。何。取。也。曾。劄。剛。來。電。聞。西。塞。新。羈。俄。官。殺。俄。商。兩。案。而。於。俄。官。俄。商。姓。名。被。殺。地。址。年。月。概。無。指。實。大。約。傳。聞。異。詞。至。邵。小。村。所。稱。浩。罕。電。報。中。俄。於。浩。罕。交。界。接。仗。俄。兵。敗。回。之。說。自。指。湘。軍。上。年。第。四。次。大。捷。而。言。是。役。布。魯。特。汗。伏。誅。教。裔。條。勒。僅。以。身。免。俄。部。膽。落。宗。棠。上。年。十。一。月。初。一。日。具。奏。有。案。但。不。解。俄。部。得。報。何。以。如。是。之。遲。或。因。諱。敗。之。故。有。意。壓。閣。小。村。先。無。所。聞。耳。要。之。俄。事。尙。無。成。說。邊。軍。未。奉。明。文。斷。無。擅。違。禁。令。先。肇。衅。端。之。理。至。於。辯。論。異。同。必。不。能。免。儻。是。□□□□□□。涉。含。混。正。恐。貽。以。話。柄。致。啟。異。日。□□□□□□也。疆。場。之。事。嘖。有。煩。言。固。無。足。怪。若。但。以。煩。言。足。畏。而。卽。以。不。言。爲。得。計。似。無。此。辦。法。據。稱。俄。意。在。挑。衅。藉。索。兵。費。此。自。意。中。必。有。之。事。然。索。兵。費。必。在。勝。負。旣。分。之。後。似。無。勝。負。未。分。先。要。兵。費。之。理。若。俄。兵。越。界。卽。須。籌。給。兵。費。是。中。國。不。須。言。戰。并。不。須。籌。防。前。使。不。必。議。罪。新。使。亦。無。須。再。往。矣。愚。意。使。臣。之。選。專。對。爲。難。矧。茲。時。局。紛。紜。劄。剛。所。處。尤。爲。不。易。若。必。責。其。成。議。而。返。爭。勝。於。口。舌。之。間。竊。虞。其。不。逮。應。否。函。令。於。到。彼。後。察。看。情。形。如。俄。意。已。鑿。大。局。已。定。

固爲萬幸。若仍一味狡執。理喻情遣之俱窮。則或推之邊軍疆吏。或竟歸覆命。亦非不可。至威妥瑪之請從中調處。雖毋庸拒絕。卻不必深加聽信。致貽後悔。鄉里爭訟。專盼和事。人解紛。未有不墮其術中者。愚衷祇此。伏求訓示不宣。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七月初九日諭函。知前案辦結。已於初三日具奏。奉旨依議。比卽遵照出示。并馳告錫子猷會印張貼。俟其覆到。再咨呈備案也。西事如常。和甫毅齋朗齋三軍。各就界內屯駐。并無進紮之說。即俄兵越界放哨探路。亦祇照會俄官。與之議論。斷不肇衅。貽之口實。甚如俄兵越界屯駐。毅齋亦只據事照會。未嘗加以聲色。俄官旋將俄兵撤回卡拉康底克地方。未曾抗辨。但亦不給回文。已屬毅齋不再理論。亦本無須再提耳。至英俄通商。本題中應有之義。英請於葉爾羌通商。該處與俄商本無干涉。自可照准。前信致毅齋。重申鴉片入境之禁。免其夾帶入口。接其回信。已經照辦。惟北路查禁未嚴。已面飭該鎮迪道。爲料理。免貽英人話柄。福道當卽密告恭都護。剴切出示。至毅齋照會俄官。不許俄屬安集延布魯特等冒稱俄屬通商。本無不合緣。俄商之准於喀什噶

爾、伊、犁、塔、爾、巴、哈、臺、貿易、係、同、治、三、年、舊、章、厥、後、南、疆、用、兵、商、路、斷、絕、茲、許、俄、商、銷、貨、本、屬、創、舉、若、許、俄、屬、附、同、貿易、并、四、次、內、犯、之、俄、屬、而、亦、許、通、商、似、欠、分、曉、先、之、議、論、不、致、肇、衅、生、端、見、在、俄、官、亦、未、以、爲、口、實、也、頃、接、朗、齋、函、牘、知、俄、商、赴、阿、克、蘇、貿易、又、有、數、起、過、卡、候、驗、一、切、照、常、知、俄、官、亦、未、嘗、介、意、耳、郎、齋、據、回、商、之、自、伊、犁、來、者、聞、俄、人、自、言、伊、犁、之、事、已、經、說、好、俄、兵、把、卡、者、陸、續、撤、回、毅、齋、信、稱、竊、意、俄、兵、在、阿、來、者、不、久、必、當、撤、回、亦、非、無、見、是、西、陲、兵、事、將、息、已、露、端、倪、如、祇、閉、目、不、理、聽、客、所、爲、恐、話、柄、可、免、而、先、以、笑、柄、貽、之、似、爲、非、策、鄙、見、劄、剛、此、行、難、有、把、握、疆、吏、如、能、持、正、使、臣、或、尙、有、憑、藉、多、說、幾、句、硬、朗、話、否、則、依、違、遷、就、在、所、不、免、而、後、此、議、論、紛、騰、重、煩、唇、舌、尤、嫌、不、值、也、至、俄、用、兵、船、犯、各、海、口、似、無、其、事、從、前、俄、船、稀、由、黑、海、來、中、國、洋、面、者、由、泰、西、各、國、力、扼、要、津、不、得、逞、耳、俄、人、之、與、土、耳、其、力、戰、黑、海、蓄、意、亦、正、在、此、卒、爲、英、人、所、持、不、克、遂、意、今、英、之、君、臣、方、擬、爲、中、俄、調、處、於、防、護、海、口、埠、頭、之、事、自、必、力、籌、兼、顧、但、威、妥、瑪、赫、德、欲、借、此、居、功、不、肯、預、爲、道、破、耳、俄、人、微、露、其、意、各、國、遂、以、其、虛、聲、轉、相、恫、喝、於、是、封、遼、海、謀、高、麗、諸、說、并、作、大、凡、居、間、之、人、話、說、不、著、邊、際、只、圖、一、時、取、成、不、顧、日、



後。彼。此。利。害。愚。見。主。戰。固。以。自。強。爲。急。卽。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譬。之。圍。棋。敗。局。中。亦。無。非。勝。著。惟。心。有。恐。懼。則。舉。棋。不。定。不。勝。其。耦。矣。慨。自。海。上。用。兵。以。來。其。始。壞。於。不。知。洋。務。之。人。不。知。彼。己。眞。實。情。形。僥。倖。求。勝。其。繼。壞。於。自。負。深。悉。洋。務。之。人。不。顧。大。局。長。久。下。落。苟。且。圖。存。以。致。愈。辦。愈。壞。無。所。底。止。又。歎。與。戰。本。是。兩。事。大。計。決。之。朝。廷。見。機。宜。速。然。西。人。狡。詐。每。於。倉。皇。之。際。乘。吾。猝。不。及。詳。之。時。危。詞。迫。促。以。要。之。鮮。不。墮。其。度。內。則。欺。戰。未。定。之。際。尤。宜。定。計。於。先。而。從。容。暇。豫。出。之。乃。期。允。協。譬。猶。乘。船。遇。風。當。用。風。掉。槍。時。操。船。者。欲。張。帆。必。先。下。帆。令。舟。無。欹。側。乃。免。遭。險。若。隨。風。轉。脚。必。有。傾。覆。之。虞。茲。之。議。論。忽。遽。紛。紜。無。乃。類。是。狂。瞽。之。談。并。希。鈞。察。

與劉毅齋爵帥

聚晤數日。揖別登程。一思厚誼深情。感荷無量。時事多艱。惟思努力報國。方有息肩之日。衰庸無狀。敢不勉旃。麾下爲問世英奇。中外引領以俟久矣。而鉅任初膺。猶常以欲然不自足爲懷。異日豐功偉伐。必有非前人所及者。願更勤修令德。俾足開拓萬古爲望。俄事非決戰不可。連日通盤籌畫。無論勝負。云何似非將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

不可中俄之衅。實由此開。卽此次揚言封遼海。謀高麗。奸謀亦以此爲根基。前因中原多故。未遑遠畧。遂舉此千數百里之地。畀之恭邸。曾以入奏。謂當時未及細考輿圖。悔已無及。見在俄兵之據黑龍江。愛呼楚地方。其根在此。若由山海關北出一支奇兵。襲而取之。則俄之根本已傾。再將瑋春新營巢穴攻取。俄兵乃成無歸之游騎。敵可殲也。曾鮑李之軍。如能爲此。固屬幸甚。恐其意計不足。語此。其才力不足任此。則不能無待於間世英奇也。此說姑存之胸中。俟弟與謨謀諸公言之。再爲麾下詳細計議。以定進止。如此策果行。則似宜由古城取道東行。即蒙漢商旅往來之路較爲徑捷。大約張家口察哈爾古北口一帶。乃必經之途。請麾下詳細諮訪爲要。餘俟到蘭後再陳。

答楊石泉

治水一事。在畿甸尤急。弟自山西行入直隸。經過平定。井陘。孟縣。獲鹿。以達直隸。所歷諸州邑。境山谷之麓。積潦成冰。道旁又泥沙沒踝。行者顛躓於道。人畜皆困。憶十四年前。率師討捻。路途所經。光景迥異。當時只苦山石犖確而已。弟發行資數百金。交平定州先鑿南天門一徑。此次度嶺險道已成。夷塗而所謂四天門者。仍如故。道過王湖。晤

衛中丞請其從事於此。中丞慨諾。即籌發三萬金。次第修治。而以直境之工謀之。李相則姑漫應之而已。弟由正定抵都。皆野潦縱橫。歲收欠捻。除請賑外。別無善策。李相因防海居天津。於西路昏墊情狀。難以兼顧。而廳汛以防守爲務。但知於鳩工集料中覓生計。俸三汎平安例得獎叙而已。他何所知。弟來自田間。所部親軍。又皆農家者流。從事隴中。關外屯墾。於修渠行水諸務。尤捨。故毅然引爲己任。涿州之役。均已告成。即直隸十餘年爲之無成。且羣疑爲不可治者。醇邸遣人往閱。始歎爲創見。地當驛道。冠蓋往來。有目共睹。不待弟軍自爲揄揚。而官民歡呼鼓掌。朝廷亦停賑貸之例。尤其彰明較著者矣。若不躬親其役。能乎。否乎。朱子所云。居官無避事。亦無侵事。許魯齋言。大臣在君側而爭聲光。此危道也。直隸河務。向非直隸總督專政。乾隆初。怡親王外。尙有朱文端。孫文定諸公。爲之幫辦。方恪敏雖任事最久。彼此相與有成。未嘗以侵事爲怨。弟援此奏。請恭醇兩邸遙領其事。慈聖面諭遵依。李相亦極以爲是。蓋事關畿甸。地多王莊。不得以尋常水利視之也。况爲此於九載積用弗成之後。李相得稍寬責備。亦云私幸。尙何疑忌之有乎。弟自入國門以來。每聞朋儕許與之談。輒遜謝不遑。且以黨附爲

戒。遇言者指摘樞垣。必面陳勿予駁斥。以開言路。亦蒙鑒納。前之集矢合肥者。今又以弟爲衆射之的矣。至洋務公文。向來多取慎密。而各國每先多方窺探。得之反唇相稽。徒增話柄。弟入樞垣。力陳其失。以爲不如重門洞開。絕去關防。爲愈誠以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廣近如鴉片增加稅釐。奉諭通行各省。關弟慮外間照常咨轉移。必多譎脫。議刑行諭旨。原奏并發。以取捷速。亦俾外間知朝廷事。在必行。齊心振作。冀可日起有功。而主者不察。并以非故事。尼之未幾。英使威妥瑪。乃以申報中照鈔原疏。還以告我。噉其無益。弟據實覆之。伊乃噤不發聲。聞弟病假。旋即走問。以致殷勤。然則過事關防。匪徒無益。亦可見也。平涼水利。冬前或可蒞工。織呢不以鏡面爲定。至羊茸。不如洋產之細。卻似非眞。福克曾言。泰西均以寧夏爲貴也。此事仍須從容考究。毅齋見俄事已定。故急謀減竈。布魯特等種人。本可化弱爲強。能得好將領。教練馬隊。數枝。必勝南人耳。

### 答上海製造局李勉林觀察

來信具悉。聶仲芳非弟素識。其差赴上海局。由王若農及司道。僉稱其人肯說直話。弟

見其在此尙稱馴謹。故遂委之。又近來於造船購礮諸事極意講求。機器一局正可藉以磨勵人才。仲芳尙有志西學。故意其入局學習。并非以此位置閒人代謀薪水也。來書所陳曾侯舊論。弟固無所聞。劄剛聰明仁孝。與松生密而與仲芳疏。必自有說。惟弟於此亦有不能釋然於懷者。曾文正嘗自笑坦運不佳。於諸壻中少所許可。卽栗誠亦不甚得其歡心。其所許可者。祇劄剛一人。而又頗憂其聰明太露。此必有所見而云然。然吾輩待其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誠苦窘。狀不覺慨然。爲謀藥餌之資。殯歛衣棺及還喪鄉里之費。亦未嘗有所歧視也。劄剛在倫敦致書言謝。却極拳拳。是於骨肉間不敢妄生愛憎厚薄之念。亦概可想。茲於仲芳何獨不然。日記云云。是劄剛一時失檢。未可據爲定評。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閣下之處。仲芳亦自有道。局員非官僚之比。局務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則進之。不能則稟撤之。其幸而無過也。容之不幸而有過也。則攻之。訐之。俾有感奮激厲之心。以生其歡欣鼓舞。激厲震懼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棄爲廢材。而閣下有以處仲芳。亦有以對曾文正矣。弟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許與。天下所共知。晚歲凶終。

隙末亦天下所共見。然文正逝後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親友無異。文正之生存也。閣下以爲然耶。否耶。至於薪水每月五十兩。具稟會後銜均非要義。弟自有以處之。不必以爲說也。

### 答閩丹初大司農

水利一疏。昨已繕發。海防疏日內亦可脫稿。各提鎮集議。協力併規。誓以死守。西船如闖入長江。當不令其善脫。近事可喜者。如引近正人。蒐訪才俊。足繫中外人心。如行之以實。則治平之機有望矣。惟懲貪獎廉。必先將義利之辨。剖析至精。毫無假借。而後紀綱正。而仕風清。法戒昭然。纖鱗雖遺。吞舟必期。無漏也。官之薪廉。應得者也。此外如相沿之陋。規或藉以辦公。或取以充交際之用。尙可謂爲應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創立名色。因營私而潛通請託。則贓欺也。若亦指爲應得。而以陋規寬之。是夷跖可同科。貪夫多僥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又旣往不咎。四字本非律文。所應有。今因嚴飭。簠簋特開方便之門。又不指出立案。時日則貪者今日受贓。明日犯案。自陳即可免咎。夫亦何貪之不邀寬典乎。於是而望人心之正。仕路之清。能乎否乎。猶幸尙未著爲定例。可申正。

義而杜邪慝之萌。成平明之理。否則江河日下。時局恐有未可復按者。有道者幸垂察焉。鴉片流毒日甚。弟上年值樞垣。會上疏請加稅釐。王大臣均以爲然。合肥因事入都。亦無異議。恭邸請飭其入樞垣會議。合肥偕入。總署意在引威、妥、瑪入局。并稱威使欲藉此爲回國光寵。此後弟在假中。一切不復聞問。惟知威、翻前議。故作刁難。合肥亦無如之何。而總署仍以此事委之合肥。冀以事牢籠威、妥、瑪。并請給頭等寶星以示優異。弟於陛辭時。面陳威、妥、瑪斷不可用。而威、妥、瑪旋亦回國。此事亦無人議及。展轉一年。捐款少收數百萬兩。而外間見此事。旋作旋輟。亦且度外置之。弟方恥吾謀之不用。不敢復有論列。前詢之合肥。則若由總署主持。亦未嘗有所論列也。見奉諭旨責成曾劄。剛商辦當可有成。此事弟不欲再說。因王朗青來此。話間并述及尊意。屬代索原稿寄閱。徧覓得舊刻一本奉呈。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法越交兵一事。議論紛紜。究以執咎無人。莫敢以正義達諸政府。實則主戰主款無難一言而決。不但泰西諸邦。多以法爲不然。逆料其與中國不協。必致事無結束。悔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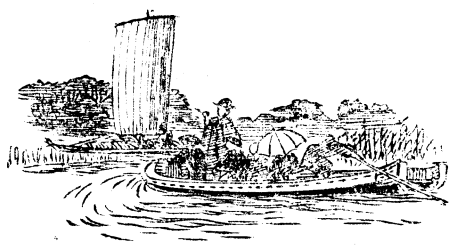
追。卽法人亦何嘗不慮及弊端一開。危險日甚。不過勢成騎虎。進退兩難。姑張虛聲。以相搖撼。覘我所處之者。何如別作區處耳。默察時局。惟主戰於正義有合。而於事勢攸宜。卽中外人情亦無不順。請得而極言之。越南地勢南濱大海。北阻崇山。與中國連接。隘口林立。實中土藩籬。法人所以圖越南者。蓋垂涎滇黔五金礦產。意在假道於越南。以開礦取利。故先取西貢爲屯兵儲糧及器械子藥之地。不僅以奪越疆爲止境也。滇黔礦利爲泰西各國所共爭。英人之越緬甸而來。意亦在此。茲見法人捷足先登。開通海道。必將接踵而至。法固不敢拒英。中國以欺法爲事。亦無詞以謝英。此外各國絡繹奔赴。實意中事。是越終必亡而我之外。藩盡撤。廣東邊宇危。滇黔之邊腹均形棘手。其禍患何可勝言。劉永福本永州一健卒耳。舊隸王前藩司德榜部下。充當勇丁。撤營後。由粵西流入越南。而湖南衡永郴桂一帶。向之以懋遷爲業。流寓越南者。推之爲渠魁。以助越拒法。自任號稱中勇。迨數挫法人。越南谿洞諸蠻慕其義。多薙髮結辮。冒稱中勇者。故其黨先止二千餘。見增至萬餘人。惟槍礮子藥均由戰勝奪獲。不由官給。所有一切情形。詳具西報。法人不之諱也。越南賴此。稍延喘息。任以提督。是劉永福在中。



國本非亂民而在。越南則義士也。王德榜部下多與熟識之人。卽兩江舊日管領小隊。參將張國林。亦曾與同棚當勇。均知其事。惟匹夫之勇。勢難敵強邦。傾國之銳。其敗。覬自在。意中惜越南積弱之邦。無有爲之聲援策應者。閏六月初中兩旬內。已作敗局。法人乘勢議取東京。恐越南不能圖存矣。論中國援越之策。應以海道爲捷。然法之兵輪。已從海道駛入。其水陸均早布置。反客爲主。我軍若接踪而往。節節入險。慮不得手。宗棠早知其非宜。嗣接西報。法國總統已下令。倘遇中國兵輪。卽開礮轟擊。是此策究不可行。進兵之路。仍非由廣西雲南邊界不可。三月二十五日上諭。法越交涉一事。疊諭令兩廣雲南督撫妥籌備禦。法人前欲與中國會商。該使寶海議分界保護及保勝設關通商各條。旋又中變。見聞法人攻破越之南定。勢更披猖。越南積弱之邦。被其蠶食。難以圖存。該國列在藩封。不能不爲保護。且滇黔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籬一撤。後患何可勝言。本日已諭令李鴻章前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此時防務緊要。必須厚集兵力。進止足恃。方可相機因應。江南防軍。何營堪備調撥。著左宗棠悉心籌畫。迅速奏聞。欽此。法國與越南交兵。諭旨諄諄。不但保邊字小之義。炳若日星。卽督辦越南事宜。兵力

宜厚。由陸路進兵。不取海道。亦在聖謨廣運之中。薄海內外。欽仰聖明。卽法人亦未敢一語支吾。自彰其慢。曾幾何時。忽敢虛聲恫喝。異論蠶生。其始不過巧相嘗試。旋卽視爲故常。所擬合同約稿。竟敢謂越南非我屬國。經少荃傅相理斥。始行刪去。各國多不義其所爲。無有相與附和者。而各處議論紛紛。所以歸咎於南洋者甚峻。適駐法二等參贊劉守麒祥。自法都發遞一信。及上海邵道轉報日本總領事面談一稟到署。謹卽鈔呈鈞閱。亦足見法人所爲不義。人情不與。實已至此。許久未得越南消息。不審近日東京尙無他變否。劉永福兩敗後尙能自立否。適王前藩司承修水利工竣。急請回籍省募。宗棠因奉有准留差遣之諭。飭其分批帶解雲貴前奏飭江南機器局覓解西洋槍礮一批。督同滇省委員就近搭解廣西。聽候岑制軍委員提撥。并搭解水電火箭軍械各件。已於七月初一日成行。由水路連往。藉省連脚。并屬回籍後。遣其舊部與劉永福熟識者。徑赴劉永福處。探視軍情路途。據實稟報。以便區畫。一盡南洋職分所當爲者。於心稍安耳。是否應行。伏乞鈞裁示覆。

左文襄公



三名臣書牘卷四終

二百十四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大洋二元



編輯者 香山何天柱

印刷所 上海西門外梅林山路順元里 廣智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英界四馬路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三名臣書牘)

